花与梦

救子之手

ISBN 978-7-5104-2409-9

----
www.5iipad.com----引领潮流ipad电子阅读新时尚

执子之手

第一章

死者，男性，二十七、八左右，面容俊俏。死时身穿白衣，身侧有宝剑一把……正确来说是剑鞘一把，宝剑不知所踪。死者无外伤，无中毒征象，无疾病征象，死因尚不可知。

展昭将掀开的尸布为死者盖上，让衙役们抬走，等站起时才发现，自己手抖得厉害，身上被汗浸得发冷，腹部也一阵阵抽痛。

不是……玉堂……

他日前在外地办案，案未办完，却已超出预定回程的时间。

一路紧赶慢赶的回到开封府复命，他连一口水都来不及喝，却忽然听说有一少年侠客死于城东门口，听人形容又是俊俏又是白衣，虽然年龄貌似不对，但他仍是眼前一黑，茶碗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来不及捡便飞身上马来到城东，直到亲眼看着，再三确认了不是那只任性的白老鼠，这才放下心来。

“展昭！”

远处一人驰马飞奔而来，只见他左手执剑、右手执缰，风中白衣翻卷，更衬得面如冠玉，身姿挺拔——那不是白玉堂又是谁?

一晃之间，白玉堂的马已经到了眼前，少年侠客按住马鞍，一跃而下，正正落在展昭面前。

“两天！”白玉堂怒吼，“两天时间就从那里赶回来！你一路上根本就没休息没吃饭对不对！刚回来屁股还没坐热就又冲出来！到底有什么这么吸引你展大人？命都不要了！”

展昭看着那张被愤怒涨得通红的脸，忽然展开双臂，将这只小白鼠紧紧地拥在怀里。

“你没事……你没事真是太好了。”他在他耳边低声说。

凶案现场本是是非之地，许多老百姓都在四周围观，展昭知道自己此举将会得到多少侧目，但他也顾不得了。

思念、担心、打击、伤痛，都不算什么，即使亲眼看到了那个人不是他，也难以阻止他惴惴不安的心，唯有紧紧抱住了这副温热熟悉的躯体，他才能真正放下心来。

白玉堂还是个飞扬洒脱、性急毛躁的少年，但那不代表他便会粗心大意、忽视他人好心。

他知道这位挚友的心意，更对他的心情感同身受，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专程出来找他。但……

白玉堂反手环抱住展昭的腰，心中满满的感动还不知如何表达，却发现手心中竟是一片湿冷，当即暗叫不好。

这只臭猫！果然又乱来！

痛骂的话还未出口，展昭的体重忽地全部压了下来。

“展昭？展昭！”

等展昭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床前满满地围了一圈人，包拯包大人、公孙先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每个人的表情都很狰狞，就好像要吃掉他一样。

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宁可自己再昏过去算了。

“各位……各位……”展昭讷讷道，“展昭已经没事……不好意思，让各位为展昭担心了……”

“你还知道别人为你担心啊。”

阴阳怪气的声音，从人群后方传来。

一圈人哗地散开，连包大人也悠然找了个不远不近的地方坐下，用意很明显——看老鼠怎么收拾猫呢。

白玉堂坐在桌旁倒茶，脸板得死紧，漂亮的眼睛死盯着水流，目光中隐含着雷霆冰霜。

“出去的时候，你答应了公孙先生什么？”

展昭汗如雨下。

“赵虎，念。”

赵虎出列，从一方小盒中取出一张纸，念：“立约：从即日起外出公干，展昭与开封府约法三章。一、按时吃饭；二、按时休息；三、有伤则即时治疗。若有违反，开封府内禁足一月。展昭，于宝元某年月日。”

展昭觉得刚刚才换过的衣服又湿了。

“关于这个问题，包大人、公孙先生、玉堂，各位……其实我可以解释……”

包拯捻须微笑，一张黑脸比起刚才更是一黑到底：“哈哈哈……展护卫不需要解释了，一个月，好好休息。”

话毕，抬脚就走。

瞬间集体走空。

走得倒是干脆……展昭无语。

屋内，只剩下一猫一鼠大眼瞪小眼，一人恨恨，一人赔笑。

“玉堂……”

白玉堂瞪了他许久，那个温文君子仍是一脸歉意的笑容。

对着这张脸，让人如何恨得起来？尽管许多次都恨得牙根痒痒，恨不得剥了猫皮才好，可是……唉……难道真是上辈子欠了他的？

又是狠瞪他一眼，单手端起已在桌上凉了许久的约碗，一步一瞪地走到床前，咬牙切齿道：“喝药！”

那口气，仿佛要喝的不是药，而是展昭的血……

展昭接过药碗，温度正不冷不热，于是一仰脖，统统倒进了喉咙里。温暖的液体从喉咙直达上腹，一股暖意从胸腹之间升腾到咽喉。

“玉堂……”

“茶！”

药碗消失，茶碗又及时出现在眼前。

展昭苦笑，伸手去接茶碗，却顺势双手包住了那碗茶……以及端茶人的手。

“玉堂，其实我不是故意要忘记那约法三章，实在是案情不等人。加上那凶徒背景复杂，要尽速回来复命，方能将那凶徒真正绳之以法，否则唯恐生变，因此展某乃是迫不得已……”

“总之就是凶徒比你重要是不是？”白玉堂脱了鞋，一脚踏上床沿，愤愤道，“总有一天，你把自己弄成死猫就算数了！是不是？”

“不是……”

知他心知肚明，他却百口莫辩。

不晓得是药渣留在口中还是从心中泛起的不适，展昭只觉口中苦苦，不由叹了一声，就着白玉堂的手喝了一口。茶水的清甘缓缓滑落腹中，却怎么也冲不走胸臆之间难言的涩意。

“展某明白白兄的关心厚爱，但有时身不由己，也是无法。这回展某受到了惩罚，白兄应该不气了吧？”

展昭握紧了白玉堂的手，直到他发现白玉堂脸上有些泛红，这才惊觉自己的动作有多么不适宜，慌忙放手。

白玉堂一个没握住，一碗茶险些全扣到被子上。

但这回他没说什么，仅是将好不容易稳住的茶碗塞给展昭，自己摸摸鼻子，好像这样就能掩住脸红。

“我我我……哼，我气什么！反正某只猫死了也和我没关系……”

展昭微笑，低头看着水中碧绿的茶，不易察觉地叹了口气。

屋里的空气突然变得憋闷起来，原本的默契转瞬变成了相对无言，两人都很不自在。

白玉堂不舒服地拉了拉领口，没话找话地说：“啊……呃……对了，这次你办的案是怎么回事？”

展昭也松了一口气，道：“是这样的……”

大概一个月前，一个名叫黄梁的小县城中发生了灭门惨案，普通的七口庄户之家，一夜之间被毒杀得干干净净，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没有逃过。

现场没有闯入的痕迹，没有洗劫的痕迹，甚至连佛龛上镶了薄银的佛像也没有丢失。

有人猜测是此家人遇到了什么难题，于是相约自杀。

但其桌上还摆着尚未食用的饭菜，即使要自杀，为何要做好饭菜干放着？这不合情理。

此事关系到的人命众多，影响极大，已有多位上官有意无意地“垂询”过，黄梁知县不敢怠慢，不吃不喝彻夜查办，却没有丝毫眉目，眼看乌纱不保，只得求助于上级。

本来案情复杂，求助上级也无不可，但由于此事实在重大，上级官员们无一敢接，皮球踢来踢去，最后还是踢到了开封府。

展昭受派到达黄梁之后，立刻开始着手调查。

经过几日调查，听说该地有一恶霸，乃是陕西转运使的妻妹夫，仗着家中有点小财和小权势，平日在县里作威作福，无恶不作。案发前几日，他曾有过欲强暴那死者家貌美儿媳之举，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得逞。

展昭直觉此人有问题，但提审他时，却发现此人那日强暴不成后便生了重病，卧床不起，短短几日便瘦得不成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是策划灭人七口惨案的凶犯。

后经过多方查征，他发现该恶霸之妻言辞闪烁，似有隐瞒，他故意请知县在大堂上演出一幕暴怒的戏码。

那女人的姐姐虽是陕西转运使夫人，但她却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普通女子，让知县这么一吓，立时什么都招了。

原来该女痛恨丈夫整日在外寻花问柳、调戏良家妇女，却不敢向姐姐如实汇报，只有打溶牙齿和血吞。

那日，丈夫不断夸那家儿媳美丽，并口出污言秽语，终于引得她恨意丛生，向上门的小贩购买了一点毒药。

趁着与那家儿媳攀谈的机会，将毒药抹在她的手和衣服上，自己回家后立刻用解药洗了手。

果不其然，当天恶霸偷偷摸去了那家，但不知为何异常颓丧地跑了回来。她以为他未曾得手，便也未让他以解药洗手。

直到发现他一日病过一日才知道不对，但此时再以解药洗手已无作用，她又没有其他办法解毒，再去找那小贩时他已无影无踪。

恶霸终究病体沉痼，而那家儿媳则因这手洗米、做饭、喂奶，早生生毒死了一家七口……

表面上，此案至此已是非常清楚，但展昭还是觉得不对。

首先，药物仅是抹于儿媳手上，竟可一连毒死一家七口，可见毒性剧烈，但却为何没有毒死那恶霸？

其次，恶霸妇人下毒是在中午，恶霸强暴不成则是下午，那一家人待儿媳做饭之后，尚未食用前早已死尽，那么那家的公公、小叔等等，又是如何中毒的？难道那儿媳不贞？

不，据说当她遭恶霸强暴时拼死挣扎，左邻有舍都被她声音引来方才解救了她，应该不是不贞之人。

还有，那小贩是什么人？为何竟能贩卖如此歹毒的毒药？他又是从何处弄来的？为何只卖给了恶霸妇人？最后又为何不见踪影？

这几个问题已经缠得展昭头昏脑胀，不巧转运使夫人又听说了妹妹的遭遇，一路找上门去又哭又闹，最后还带人把县衙砸得一塌糊涂，趁着混乱，将妹妹和妹夫都救出藏了起来，展昭好不容易将他们找出，转眼又被劫走。

这下连知县也碍于转运使面子不敢再查，展昭压力一日大过一日，案情本身虽已清楚，但其后枝节却让他疲于奔命，所以直忙到现在才抽空回程，此时那恶霸八成又被人救走了……

他这次回来的想法是，如能请求包大人将此案提于开封府自然最好，如果不行，至少要立个斩监候。

一旦定了此等大罪，那转运使至少不敢轻举妄动，好让他有时间继续彻查案件背后的问题。

听完展昭之言，白玉堂半晌没有说话，最终，叹了一声："如此简单的案子，背后却是这般复杂，也难怪你疲于奔命。"

展昭眼睛一亮："是啊玉堂！我真的是迫不得已……

话没说完，又被白玉堂眼中的冷光打了回去。

"不要找借口！就算是再忙也要吃饭！你说，吃一顿饭能用得了你多少时间？"

展昭无言以对。

"总之你好好休息！"白玉堂接过茶碗，将他推倒在床上，用和语气截然不同的温柔给他盖上被子。

"一个月！记住，一个月！至于那件事，有你白爷爷来办！我保证让那个转运使家里焦头烂额，鸡飞狗跳！哈哈哈哈……"

展昭急得汗如雨下。

让这只小白鼠去做，还不定搞成什么样呢！本来这事就够复杂的了，他再这么一掺和，最后还不得捅到天子那儿去！

"玉常，玉堂，你听我说！不能这么做！"

小白鼠得意洋洋地就要离开，展昭情急之下从后面一把抱住了他的腰，将他强行扯回床上。

展昭是急得没注意到自己做了什么，白玉堂却是不同，被他在腰上这么一围一抱，腿一软，全身竟失去力气，被他轻易拉了回去。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先斩后奏、装鬼吓人、他们卑鄙你便比他们更卑鄙千倍……”

展昭坐在床上，将白玉常从背后抱住，急道：“但这件事没这么容易解决！咱们现在是能处理便处理，不要再将事情闹大，否则会给包大人带来许多麻烦，这应当也非你所愿吧？”

小白鼠出乎意料地乖乖点头。

“所以这件事需要尽快禀告包大人，请他定夺。我想，这一个月我必然是休息不了的了。不过只要把事情一办完，展昭必当亲自领罚，希望白兄能够谅解。”

若是平日的白老鼠，必定以“君子一言”一口拒绝，但今日……他仍是乖乖点头。

展昭稍微平静下来，上腹又开始抽痛，他一边抵御着疼痛，一边思考如何才能真正说服对方，手下依照本能地抱紧白玉堂，一只手在他腰上滑动。

“展昭知道白兄的关心，不过这点痛不算什么，只要小心些，按时吃点药，应该并无大碍。况且此事其中环节纷纷扰扰，一时也无法一一细说，若是白兄去……当然并非展某怀疑白兄能力，但若换一人去，又要重查一遍，反倒不好。”

“白兄认为展某所说，是否有道理？”

白玉堂继续点头。

展昭从后方看去，发现这只白老鼠白皙的脖子已经红透了。

……嗯？

啊！

怪不得跟这只小白鼠说什么他都光点头！他怎么又……

他的理智告诉他，现在必须放手。

立刻、马上！

但那弹性柔韧的肌肉，温和的热度，抱在怀里便异常乖顺的身体，让人觉得仿佛两人本来就该如此契合，无论理智如何喝止，身体就是不听使唤。

“玉堂……”

叹息一般的声音，随着热气吹入白玉堂的颈项。

全身颤栗，酥麻，动弹不得。

如果再没有人喊停的话……

如果……

门“吱哇”一声开了，公孙先生拿着一只玉瓶边看边走进来，口中道：“白义士，这是过去圣上赐予包大人的药，正可治展护卫的病，从明天起请监督展护卫照三餐服下……”

“兵啷！”

公孙策抬头。

一只红透的老鼠站在床尾，一只红透的猫躺在床头——只有一小半，另外大半都从床上掉了下来。可怜茶碗掉在地上，难逃粉身碎骨的命运。

公孙策摇头。

“开封府财政困难……”他将玉瓶放在桌上，微叹气，“药可照三餐吃，这碗可不够三餐砸。展护卫、白义士，药放在这里，我先走了。”

沉默，直到公孙策出去。

白玉堂也不看展昭，蹲下便去捡那茶碗碎片。

可他是受尽兄长和嫂子们宠爱的幺子，何曾做过这样的事？刚拿起一片碎片，手便让尖利的锐角划了一下，指尖顿时溢出几滴血珠。

“玉堂！”一见他流血，展昭心痛万分，又伸了手要去握他。

白玉堂灵活地闪开，甩下一句“你在这儿歇着别动，我拿东西来扫”，便逃了出去。

展昭的手，收回，放至唇边，五指蜷了起来。

“玉堂……玉堂……玉堂……”

能看，能碰。

不能看，不能碰。

手中还留有他的触感，手心还留有他的余香。

近在咫尺，却是咫尺天涯。

即使是立下了那样的书面约定，展昭也的确把那三条违反得一条不剩。但案情万急，迟恐生变，展昭将事情原原本本禀告了包拯，谈话中又是下跪又是保证，总之只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让他继续参与此事，直至结案。

包拯经过一番考虑，心中也明白展昭说的确有道理，但展昭的身体也是他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不禁左右为难。

就在包拯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白玉堂忽然站了出来，主动要求和展昭同去。

白玉堂说："虽然白玉堂如今已辞了封赏，但至少曾任御前四品带刀护卫，至今仍有御赐金牌。若与展昭一同调查此事，想必也无人敢以此发难。况且'展护卫'从来不顾自己的身体……"

他把"展护卫"一词咬得很重，同时一双大眼睛狠狠瞪了展昭一眼，令展昭冷汗涔涔。

"若有我跟着，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哪里是"应该"不会有问题啊！只要他跟着，展昭肯定"绝对"不敢有问题。

但包拯所虑之事并非仅此一件而已，否则刚才他便可直接提出此议，不必这般顾虑。

他看着这两个飞扬少年，一个红衣如血，一个白衣无垢，并排跪在一起，是如此般配的一对。

然而他们的身边却有无数的阻碍，一重又一重，他们逃不脱，甩不掉，就如这般并肩跪着，竟也不能伸出手去碰一碰，哪怕是微微一触。

他对这两个孩子始终心怀愧疚，若能撒手放他们高飞，或许反而更好。

但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他此时却还不能放手，也不能开口。这次若让他们二人单独出行，一路上朝夕相处，若即若离，对他们来说既是幸福，也是痛苦。

一时间，他竟不能权衡其中利弊，更无法下定决心。

“包大人！”看出了包拯的犹疑，白玉堂朗声道，“此次前去，定不辱命！请包大人成全！”

短短两句话，已将决心表达得清清楚楚。既如此，包拯又有何理由阻止？

“好，白玉堂听令……”

虽然黄梁隶属汴梁，案情可提至开封府，但因两地之间路途遥远，天气亦逐渐转暖，不仅尸身难存，犯人和证物也不好押运，因此仍是交于黄梁县处理。而转运使之事，包拯将亲自斡旋。

另外，根据展昭带回来的死者肉片，以及对死状的形容，公孙先生正在查是何种毒药所致，一有头绪，即刻将消息传予他们知晓。

现在展昭和白玉堂到黄梁待查的问题有两个——

——那恶霸妇人究竟是从何处买的药？若是由小贩处购买，小贩何在？外表容貌如何？谈吐如何？

——尸体身上是否还有其他不明显的伤痕？是否果真被毒药致死？或是假托毒药，还有其他幕后黑手？

二人听从包拯面授机宜，频频点头后，领命而去。

望着在门口消失的挺拔背影，公孙策忧虑地道：“大人，学生还是以为……”

“公孙先生。”包拯加重语气说了一句之后，忽然笑了。

公孙策吃惊不小：“大……大人？”

“儿孙自有儿孙福呐。”包拯踱步离开。

公孙策恍然大悟。

赵虎戳了戳张龙：“大人什么时候有孙子了？”

张龙惊奇：“我也不知道！”

王朝叹气：“不是大人有孙子……”

马汉道：“那是谁的孙子？”

王朝：“……”

第二章

这一次赶路比上次赶回时更急。从案发到展昭进行调查，再到中间捉捉逃逃，加上他来回的路程，那些尸身都已经有了严重腐败的迹象，若是再拖下去，就更难办了。

但这次毕竟有一只白老鼠时刻跟随，若猫不吃，老鼠也一起饿着；猫不睡，老鼠也绝不歇着。

展昭可以不心疼自己，却万万不愿意那只被娇宠惯了的老鼠受苦，只有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同时还要听从老鼠的安排，该吃药就吃药，一顿都不能少。他拼了命两天就能赶回去的路，这一去竟走了三天还多。

一到黄梁，他们把迎接他们的知县等人甩在后面，首先便去查看那恶霸夫妇怎样了。

展昭想了许多种可能，连追踪他们可能逃跑的路线，和他们可能的庇护所都考虑到了，却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什么时候？”

“展、展大人您离开的那天上……”知县额头上的汗水滚滚而下。

恶霸及其妻躺在尸床上，尸身早就僵硬了。

展昭将视线从尸身上移开，转而毫无表情地盯着知县。可怜知县的衣服早就让汗浸透，现在抖得像打摆子一样。尸体腐败的恶臭还住口鼻中缭绕，但他们谁也没闲工夫去注意了。

“谁干的？”

“不……不知道……”

“怎么死的？”

“至今……尚……尚未查出……”

“凶手是否留有线索？”

“这……不……不……不……”

展昭紧紧地握着拳头，防止自己不小心就一拳打上去。血从他的指缝中流出来，顺着拳往下淌。

白玉堂低头看一眼，稍微一侧身，将他的手挡住，在旁人看不到的角度为他轻轻把手指掰开。

展昭微微放开，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两人十指纠缠，难分难解。

“事情已经发生，跟这些饭桶生气也没用，”白玉堂道，“我们还是再看看那七口人的尸身，也许能发现些什么。”

展昭点头，却忽然顿住，盯着知县厉声道：“那七口人的尸身呢？”

白玉堂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尸房东侧方的地面上有一大团焦黑的印记，好像曾有一些东西放在那里。

东面墙壁上也有被烧过的痕迹，怪不得进来的时候有烧糊的味道，只是他们刚才都被恶霸夫妇的尸身吸引过去，没注意到那里。

知县的身体就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扑通一声跪下，他身后的师爷、衙役们也都跪了下来，磕头如捣蒜。

“大……大人哪！”知县放声大哭，“下官糊涂！是下官糊涂啊！您走的那天晚上……”

展昭时任御前四品带刀护卫，虽然是个没有实权的官职，但品级很高，这位知县连七品芝麻官都不是，只是个“从七品”，展昭的到来让他的精神时刻处于严重紧张状态，加上和陕西转运使的问题，这小小的官儿整日吃不香、睡不好，就怕得罪了哪一边，甚至落得两边都不讨好。

展昭一走，县衙当夜便开始大肆庆祝，首先恭恭敬敬将恶霸夫妇放回家中，然后开始宴请宾客，转运使夫人和恶霸夫妇被他奉为上宾。

但乐极生悲，恶霸及其夫人宴会后回到家中，就没有人再见过他们，等他们的家仆第二天发现时，他们已经永远不必再坐牢了。

而当知县醒了酒，再到尸房去看那七口人的尸身时，已经被人在屋子里烧得干干净净，所幸墙壁乃是泥造的，因而只烧光了尸身，没有引起大范围的失火。

展昭和白玉堂的手越握越紧，白玉堂已经感觉到有点疼，但他并没有说什么。

展昭咬牙道：“仵作……验尸没有？”

跪在衙役最后的老头应道："小的无能……他们全身无外伤，无中毒迹象，看起来……应是睡梦中自然死亡……"

展昭扣住白玉堂的手，握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握紧，白玉堂知道他是在控制自己的怒气——温文君子展昭，是不会在无用的事上发怒的。

趁着没人敢抬头的时候，白玉堂抓起展昭的手，轻靠在唇边一吻，展昭的怒意顿时消散得无影无踪。

"你们起来，都出去吧。"展昭平静地说。

知县等人不相信自己居然有如此好运，激动得连连三拜，连滚带爬地就窜出去了，片刻，尸房里的活人只剩下展昭和白玉堂两个。

展昭看着白玉堂，白玉堂不自在地将视线移开，脸却是又红了。不过，这一回是一层薄薄的红，白嫩细润的脸颊中隐隐地透出红霞一样的颜色，竟让这只小白鼠看来异常绮丽。

展昭仿佛受到诱惑一般缓缓向他抬起了手，似要抚摸他薄红的脸颊，半途，忽然硬生生地住了手。

"玉堂，我们……"

"你不是该叫我白兄？"白玉堂低眉而笑，却没有丝毫平日的神采飞扬。

展昭无语。

白玉堂绕过他，走到恶霸尸身旁边，开始解他的衣服。

"玉……白兄！"展昭慌忙改口，"你做什么？快住手，别弄脏了……"

白上堂停下动作，似笑作笑地看着他："你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怕脏如何查案？嗯？"

尽管非常想说不希望那双白玉似的手沾染这些脏物，但心知这样说出来只会遭到白玉堂的讥讽，展昭思前想后，终于讷讷，不再言语。

由于尸体已经僵硬，再加上有轻微腐败，衣服非常难脱，为不伤害尸体本身，两人只能用刀将布料划开，这才脱了下来。

从表面看来，尸体果然没有什么伤痕，全身的痕迹只有身体背面大面积的尸斑，以及右下腹部一块从皮肤中透出的淤青痕迹。

展昭指着那块淤青痕迹，问道："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有人在他这里踢了一脚？"

白玉堂看了一眼，答道："不，这是他要烂掉的征兆，一般从那里开始，后蔓延至全身。"

展昭有些惊奇："你怎么知道？"

白玉堂显得更惊奇："我为什么不能知道？"

"……"

两人相对无话，忽而一笑，之后，笑得直不起腰来。

你了解我，我了解你，但，不过如此而已。

两人在恶臭中待了整整两个时辰，将恶霸的尸身从头到尾细细地查了个遍，连头发也剃光了，口、鼻、下体无一疏漏，却连个针孔也没看到。

一无所获的两人出了尸房，门外清新的空气让人忍不住猛吸几大口。展昭终于舒服了些，正要说话，却见白玉堂跌跌撞撞地走到一边，在角落里呕吐起来。

展昭大惊失色地奔至他的身边，无奈手上还沾染尸液，无论如何不想这么碰他，只得大吼："人呢！快来人！都给我滚出来！拿水来！"

看起来一个人都没有的偏院蓦地出现了许多人，知县等人像从地底下钻出般冲了出来，手中端的又是茶又是水，看来早就准备好了。

知县来请他们吃晚饭时，白玉堂还是不舒服，加上当时呕得太难看——虽然展昭根本不让别人接近他，甚至大部分时间都用身体遮挡他，但他还是觉得很没面子，因而坚持不去。

展昭心疼他难受得煞白的小脸，又不忍心逼他吃，便让人先送了一桶热水，让这只爱干净的小白鼠把自己洗一洗，洗掉身上依然沾染着的尸臭味，这样也许还能有点胃口。

没想这只老鼠今天怎么也不听话，连澡也不洗了，径自往床里塞，展昭想把他拉出来，却被劈劈啪啪打了好几个巴掌。

巴掌不疼，问题是好心被枉顾的感觉太糟糕，展昭不禁心头火起，真的像捉老鼠一样把白玉堂从被窝里揪了出来，嗤啦嗤啦几声，硬是将那身雪白的衣服撕成破布条，然后将那只白玉似的老鼠丢入澡桶之中。

白玉堂在澡桶中浮沉了几下，呼啦啦一声从水中站了起来，指着展昭大骂："你这只臭猫！不要以为你白爷爷病了就能乖乖受你欺负，我今儿非扒了你的猫皮做帽子不可！"

可惜白爷爷忘了一件事——他的衣服早就被展昭扒光了，现在全身上下是一览无遗，连下体的阴影也看得清清楚楚，偏偏他还抬起一只脚想从里面跨出来……

展昭只觉得鼻子痒痒的，有两股温热的东西流了下来。他慌忙去遮掩，但哪里瞒得过眼尖的老鼠?

白玉堂看看自己，大叫一声跌了下去，在澡桶里溅起大片的水花。

"展昭你这个伪君子！"白玉堂咬牙骂道。

展昭苦笑，捂着鼻子逃了出去。

是，他是伪君子，他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平日在别人面前总是装出一副温文有礼的模样，在真正面对考验时，却立刻就露出了隐藏在那张皮下的本性。

那肮脏的、不堪的、恶心的……本性。

白玉堂甩一眼仓皇逃走的猫，嗤笑，又叹了一声。

"真是……没用的猫儿……"

或许是包大人的斡旋起了作用，也或许是转运使夫妇明白了自己的错处，当他们二人再继续查这案子时，转运使夫人没有再来找麻烦。

可是这一次，有没有人找麻烦都一样了，因为所有的线索都已经被人切断，他们除了两具连死因都看不出来的尸体外，什么也没得

到。

展昭终究束手无策，就连平日自吹“聪明无双”的白玉堂，也不再鼓吹自己的聪明才智了。

经过仔细思考与探讨后，他们决定还是将尸身送回开封府，请公孙先生想办法查查看。

但鉴于那一家七口之事，这两具尸体绝对有可能也落得火葬的下场，展昭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由白玉堂将尸身送回，自己则留在黄梁继续查探。

听闻他的决定后，白玉堂大怒。

“什么必要！什么破案！根本跟那个没有关系！你只想让我离开罢了是不是？展护卫，展大人，不要跟我打官腔，我白玉堂不吃你那一套！”

展昭不语。

没错，尸体的安全只是小问题，大问题在于他们的朝夕相处。他们之间其实绷着一根无形的细线，稍一碰，便会弯曲，再一碰，便会断裂。若再这样下去，难保那根线不会提前断裂，到时再补救就晚了。

见他不回应，白玉堂气得笑了出来：“好，好，展大人，你不说话也没关系，我无所谓。不过我告诉你，我是不会回去的，我锦毛鼠白玉堂没有失败了就夹着尾巴逃走的爱好！我要在这里查案，直到查清楚了为止。”

“你想回去？好，你回去。正好再告诉你一个消息，”他顿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几分复杂的表情。

“月华，你的未婚妻……昨日已到了开封府，据说是想催着你完婚呢。展大人，恭喜了。”

“什么？月华！”展昭大吃一惊，“她怎么现在……不！我的意思是，你怎么会知道她的消息？”

白玉堂冷笑：“你当陷空岛的眼线、信鸽都是吃白饭的？展大人你就别装了，其实你不就是想见她吗？老老实实押着那两个回去吧，这机会再好不过了。”说完，转身就走。

展昭一把抓住白玉堂的左手，想将急于离开的他拉回来。然而白玉堂一转身，竟抽出画影抵在他的咽喉上。

“展大人……”他微笑着说，“展大人，展大人，别碰我，行吗？”

展昭纵使有一千、一万个不愿，却比任何人都了解白玉堂的自尊。如果再继续这么抓着他，他就算不砍了他展昭，也会砍了他自己的手，所以他还是强迫自己，慢慢地，一根一根地，放开了自己的指头。

“对，这才对。”白玉堂活动了一下疼得发麻的手腕，像面具一样继续微笑着说：“所以，还是你回去吧。”

展昭心中忽然涌上了一股愤怒。

我的心思你不明白吗？我的矛盾你不明白吗？我的痛苦你不明白吗？事情到这个地步，难道全都是我的错？

不由得，他也冷笑起来：“白兄说得是。正巧在下的身体最近仍是不适，若有月华在旁照顾，那才是真正的温柔好事，比一个会粗野骂人的男人好得太多。”

白玉堂没有回击——他竟然没有回击，而是抬眼看着展昭，目光中隐隐混杂了一丝痛苦。

“展昭……”良久，他说：“你真他妈的……是个混蛋！”

尽管口中吐出的是恶毒的咒骂，却掩不住莹亮的水光在他眼中微弱地闪烁。

白玉堂是谁？

他是意气风发、快意江湖的少年侠士！他不是展昭，他终其一生都不可能学会隐忍，只要他想，就不怕让人知道。

可是这一次，他在隐藏自己的情绪。

人，只在会伤害自己的人面前隐藏情绪。

展昭后悔了，他一辈子都没这么后悔过。

白玉堂抬脚想离开，展昭猛地从后面抱住了他。

“玉堂……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胡说八道……你说得对，我是个混蛋，我就是个混蛋。你骂多少声都没关系，我一定会听！玉堂……”

只要玉堂原谅他，只要玉堂原谅他……骂多少声都没有关系……只要玉堂原谅他！

白玉堂闭上眼睛，将眼中的水光眨回去，然后抓住展昭的手指，像展昭刚才努力放开的方式一样，一根一根，慢慢地，慢慢地撬开。

展昭避开他的手指，反而抱得更紧，双臂的力量大得就像要抱断白玉堂的胳膊。

白玉堂见无法摆脱，便开始烦躁地扭动，扭动得身后的人心急万分，却又不禁被挑起与怒火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火。

“展昭！你给我放开！展昭你听到没有！展——啊！”

展昭竟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又痛、又痒、又酥麻的感觉从伤口迅速地蔓延到了全身。白玉堂几乎整个人都软倒在了展昭身上。

“玉堂……”展昭在他耳边不断地轻声耳语，“玉堂……玉堂……玉堂……”

展昭的声音仿佛带了电流的酥麻，穿透了白玉堂的身体，让白玉堂一阵又一阵的颤栗。

展昭明白自己很卑鄙，因为他早已知道，只要他这样轻声叫着他的名字，白玉堂就必然无法逃脱他的怀抱。

他不能让白玉堂离开自己，不管用多么卑鄙的方法也无所谓！

因为他知道，若真让白玉堂就这样走了，他真的会就此“离开”，骄傲地甩下他，再不回头！

他一边呼唤白玉堂的名字，一边用牙齿扯开了他的衣服，从又逐渐变红的颈项，往圆润的肩膀和肌肉紧实的背部亲吻下去。

白玉堂闭着眼睛，紧咬牙关，就像隐忍痛苦般，隐忍着快感一波波涌上。

房中静悄悄地，只有两人并不明显的喘息和亲吻的声音细密而轻微响起。

忽然，只听“当啷啷啷”一阵串响，画影掉到地上，发出了相对于他们而言太过巨大的震响，打破了这绮丽的气氛。

两人如同刚刚从梦中惊醒一般回过神来，展昭微一分神，白玉堂猛地摊开他，拉起已经被脱到腰际的衣服，满面潮红地跑了出去。

白玉堂逃出了县衙，在街上茫然地转来转去。

他不想回去，也不想见到展昭，他怕再看到他，会真的一剑刺上去。

其实那件事并不怪展昭，他自己心里也明白。

在茉花村，丁家兄弟导演了一场比武招亲的戏，选手只有展昭一个人。面对丁小姐，展昭既不能赢她，也不能输给她。

所以他故意挑掉她的耳环，算是在无形中赢了她，这是风度；同时在表面上认输表示下风，这也是风度。

丁家兄弟和丁小姐却曲解了他的意思，硬说他是有心爱慕，强行为他订下与丁小姐的婚约。

等展昭知道时，他们已经拿走他的巨阙，换成了丁小姐的湛卢，并向所有人昭告了他们订婚的消息，让展昭百口莫辩。

白玉堂和展昭的感情其实一直都不太明朗，两人在暧昧中互相试探，一边惴惴不安，又一边享受着那些过程。

而这场突如其来的订婚却在刹那间破坏了一切，他们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之后，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纽带，瞬间便断裂了。

这又能怪谁？丁家兄弟？丁小姐？

其实谁也不怪，只能怪他们自己。如果他们之间的牵绊够深，感情足够成熟，对彼此有足够的信任，根本不会有现在的烦恼。

走着走着，白玉堂忽然停了下来，看向路边小摊上挂的铜镜。

铜镜反射着身后的影像，一名华服女子鬼鬼祟祟地远远跟在街角处偷看白玉堂，害得白玉堂也和她一起受注目，想不发现她都难。她却还以为自己藏得很好，一副“你看不见我”的架式，光明正大地躲在那里偷看。

铜镜中看不清楚她的容貌，如果这样掉头去问，说不定她还会尖叫“非礼啊”。

然后趁别人指摘他的时候逃走。这种事他经历得太多了……人总是要从挫折中成长啊……

他眉头一皱，一计上心，随即迈开大步向前走去。女子细碎的脚步声，在后面歪歪倒倒地追来。

走到两排间距较小的民房时，他忽然转身向巷道中跑去，女子小脚的细碎声音就在后面猛追，还伴着她呼哧呼哧的喘息声。

这女人……不是傻的吧？白玉堂有些无语了。

就算他不是白玉堂，而是一个最平常不过、不懂武功的人，至少也能听到身后的声音吧？她就这么大大方方的追来？不怕被他发现以后把她怎么样吗？

前面有一个拐弯，白玉堂跑过去后一转，就站在墙边守株待兔。

兔子傻呵呵地跑到了拐角处，居然还懂得整个人先不过去，而是鬼鬼祟祟地把脑袋伸出去看……

一把剑，连同剑鞘，沉重地搭在了她的肩膀上。

“哟，”白玉堂轻佻地笑道，“美丽的姑娘……不，夫人，你这么跟着我走东走西的，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傻得让人都不忍心骂她的跟踪者吓呆了，只知道瞪着圆圆的眼睛，看着自己追踪的人。

她长得不漂亮，眼睛有点小，嘴唇有点厚，却有一种特殊的韵味，让人忍不住想多看几眼。

刚才在铜镜中看不清楚，白玉堂还以为她挽着少女发式，离近了才发现原来是云鬓高挽的妇人。

“我问你话呢，你要干什么……”

“非礼呀——”

尖叫声直冲云霄。

白玉堂气得全身无力。这些女人能不能找点其他有意义的话来喊？个个都是这样！真想现在就杀了她……

“非礼呀呀呀呀呀——”

“别喊了！”白玉堂冷笑着用剑鞘拍她的肩，“在这种小破地方还没半个人能打得过我，不想死的话就给我滚远点，否则一剑下去劈了你！”

几个小老百姓从巷道的另一头远远地看着这边，白玉堂向他们一比划手中的剑，那些人吓得一哄而散。

当女子发现没人能给她做主的时候，总算还认了点命，收回她的尖叫，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对不起，这位公子，小妇人只是有点害怕……”

看不出来你害怕……白玉堂心道。

“我不管你怕不怕，你这么跟着我是不是有事？没事就快走，不然我抓你去见官！”

他说一句，女子就往后退一点，最后退无可退，几乎贴到了墙上。这回她的表情说明她是真的害怕了。

“白……白大人……”她讨好地说，“其实小妇人并无恶意，只是手中有命案线索，不知白爷愿意听否？”

白玉堂笑着挑眉：“哦？你认识我？”

“那是、那是，”女子笑得很谄媚，“谁不知道咱黄梁来了两位大人，御猫展大人玉树临风，锦毛鼠白大人英俊稠党，一见都知道。”

稠党？

白玉堂为这个词很是费了一番思量，本来以为是在暗示什么，之后才发觉根本不是那回事，她纯粹是念错字而已。

不管怎么样，少年英雄白玉堂还是很喜欢听好话的——谁不喜欢听好话呢？所以他的口气自然也和缓了许多：“既然你有命案线索，为何还如此鬼鬼祟祟的？”

“那是因为……”女子看看周围，做出一削神秘的样子在他耳边道：“这事儿若是让别人听了去，小妇人说不定就没命了呢！”

白玉堂心中突地一跳：“此话怎讲？”

见白玉堂感兴趣，女子更是得意，好像要强调自己的话多么重要一样，将他从根本没有人的小巷这边，推到同样根本没有人的那边，压低声音道：“大妇以为她神不知鬼不觉，其实小妇人全知道！”

“那人她问那小贩买毒药时，小妇人就看着呢！她就是想害死老爷，然后自己占有家产！别看老爷一副好色窝囊相，其实家里还是存了不少好东西，她早就上心了！”

白玉堂有些惊讶："你……你是那恶霸的偏房？"

"正是！"

"那知县为何没有提起？"

女子唉呀了一声，夸张地甩着手帕道："白大人！您以为有哪个女人不好妒的？我家老爷花是花，但从来不敢在他老婆面前花！他敢娶我过门？那他老婆还不跟他闹翻天！所以直到现在小妇人还没得个名分，认识的哪个不笑我？结果老爷又这么去了……"

她一边说一边假惺惺地掉几滴泪，白玉堂看着她的模样就发寒。

"好了，我不是来听你诉苦的，你家的事自己去解决。对了，你刚才说你看到那小贩了？怎么看到的？你不是不能进家门？那小贩什么模样？你是否认识？是否听见他们说了什么话？还有……"

那女子神奇地止住了泪水，又嘻嘻笑起来："白大人，别着急，听我说呀……"

那些天，恶霸已然不再去偏房处，偏房左思右想，总觉得自己说不定被遗弃了，心中不忿实在难忍，于是悄悄来到了恶霸家中。当时恶霸还未起床，只见大妇在院中与一男子讲话。偏房以为自己抓住了大妇偷情的证据，不由兴奋万分，赶紧找了个隐蔽之处躲着偷听。

大妇说："这些便够吗？"

男子说："够了，这一点便够杀十头牛，你家的怎么也不比牛壮吧？"

大妇说："这般好东西，我以前怎的都不知道？"

男子说："这是秘方，大家都知道便不是好东西了。"

大妇说："倒也是。"

他们没有再说什么，男子就走了。偏房从隐蔽处努力伸着脖子想看那人长得什么模样，却只看到一个穿着普通贩夫衣服的男子出得门去，男子一直背对着她，到最后都没看到他的脸。

"既如此，你当初为何不报官？若是告倒了她，你不就成了正房？"

女子又是嘻嘻一笑："白大人，便是告，也得有人听呀！知县老爷一听要告的是她，屁滚尿流地就把小妇人赶了出来，小妇人又能上哪

里去告？再说了，现在不是正好么？那两个都已死掉，那家财最后还不落到我头上了？”

她竟能将如此恶毒的话说得这般坦白，白玉堂竟连鄙弃她的意思都鼓不起来了。

如果她说的是真的话，如今却又出现了一连串的问题：那个贩夫是什么人？他为何拥有效果如此猛烈的诡药？

又为何知道大妇要买——或者说，大妇又为何知道应向他买？

“你果真不认识那人？仅是背影也应当认出一些吧？”

“说到这就更怪了，”女子做出一副越发神秘的样子道，“在咱黄梁这地方，大家伙儿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哪家丢了鸡，哪家丢了蜡烛，立马都知道了！哪有谁不认识谁的道理？可这贩子，小妇人左思右想，把县里的男人都想遍了，就没一个合适的！白大人您说怪是不怪？”

看着她的表情，白玉堂微笑起来。

“是怪。可你这线索又有何用处？贩夫之事，你家大妇也说过。而如今你一没看见他的面容，二不认识他的背影，找我做什么？”

那女子笑得夸张异常，那神情中竟带了些许诡异的味道：“白大人，您这就有所不知了，小妇人虽是斗大的字不识半箩筐，但对人却是过目不忘。前两天，小妇人在京城见一人……”

第三章

看着白玉堂逃走的背影，展昭没有去追。

虽然他心里想，想得简直恨不得飞出去追！但是不行。

他不希望他们之间的感情暴露在别人目光之下，这并非名利问题，也并非自私，而是他不想让那些污言秽语伤害那只小白鼠，他不想让他雪白的外袍上沾染一点肮脏的东西，即使是因为自己。

所以他只能待在县衙里等，等着白玉堂回来。可他从日落西山一直等到明月高升，又等到了霞光东照，也没有等到白玉堂的身影。

他急得在县衙中不断兜圈，对知县大发脾气，派出县衙中所有的人去找，连知县也连滚带爬地和衙役们亲力亲为，当然展昭自己也小可能一直等在衙门里，否则他会发疯！

在黄梁县，许多人都记得那天晚上有位红衣青年一家一家地敲门，焦急地抓住每一个他见到的人问，有没有见过一个穿白衣的英俊少年。

一无所获。

那天晚上他竟是一无所获！

只有人说傍晚时见他与一名女子在一起，却无人知晓那女子是什么人，也没人知道他们后来去了哪里。

当听到白玉堂和一名女子在一起的时候，展昭心中蓦地一痛，尽管他知道这痛毫无道理，却怎么也无法阻止。

白玉堂好像就这么凭空消失了，连一句留言也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

展昭至少有一点很确定，那就是虽然这小白鼠平日任性妄为，可他不会让别人担心，如果他要离开，绝不可能没有给他任何的消息！

能让他这样不见的只有两个理由，一是他来不及，二是他不能。

想到这之中的任何一种可能，展昭都心神大乱，他已无法再继续查案，一边让知县找人想办法保存尸体，一边飞鸽传书呈报开封府此地的情形，而自己则在县里继续寻找，希望能找到一星半点关于白玉堂的消息。

然而，半个月过去了，连公孙先生都已来过，查验完尸体，暂时将此案以无头公案做结，并在转运使夫人同意下将恶霸夫妇下葬，他却仍然没有查到白玉堂的下落。

“展护卫，查不出来……就回去吧。”公孙先生望向他的目光已经近乎怜悯，“看看你自己，不吃药、不吃饭、小睡觉，现在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若是白义士回来，你如何向他交代？”

展昭摸摸自己身上已经大了一圈的官服，憔悴地苦笑：“公孙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也想吃，但只要想到说不定他如今还在受苦，说不定被人抓了去严刑拷问，说不定……我……我怎么吃得下去？我怎么还吃得下去……”

这个温润如玉的君子，这个伟岸的青年，一说到这里，泪花竟在眼眶中打转。

公孙先生长叹一声。

“可你在此处耗着又有何用？这黄梁县不过就这几户人家、这一点地方，你这半月来几乎挖地三尺也没有找到他的下落，是否该往别处想一想？比如，案犯早已将白义士带出黄梁……”

展昭领悟。

当天，展昭便与公孙先生离开黄梁，赶回了开封府。

对公孙策而言，猜测白玉堂不在黄梁，其实是一个不够深思熟虑的决定，但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他不那么说的活，只会让展昭一直滞留在那里，直至崩溃为止，这并非白玉堂所愿。他相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事实上，也是如此。

他们刚刚进入汴梁城地界，早已接到消息的开封府立刻派出马汉前来迎接。

“白玉堂给展大人传来了口信！”一见到他们，马汉连马都来不及下，劈头就这么说。

“什么？”展昭失声道：“他已经回来了？”

马汉回道：“他没有回来，只是让一个小孩带回来一句口信，说是给展大人的。”

展昭急问：“是什么？”

“安，勿念。”

“只有这一句？”

展昭从马上一把拽过了马汉的领口衣服，公孙策拉都没拉住。

“你是不是记错了！他消失了这么久，怎么可能只带回来一句口信！”

“展……展大人……”

马汉结巴。“白、白、白大人他他他真的只带回来这一句！”天哪，他怎么敢隐瞒？他怎么敢……

展昭知道马汉在此事上是不会对自己隐瞒的，但，为何只有这一句？难道是他有什么危险？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只有时间说这一句？

公孙策道：“那个传话的小孩何在？”

马汉憨直的脸上，露出了近乎认命的绝望表情：“他……刚要走就死了……”

公孙策大惊失色，心中不断埋怨包大人派谁不好，怎么就派了马汉过来？要是王朝的话，就不会像他这样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连转圜都不会。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展昭对此竟没有什么大的反应，他只是沉默地向公孙策和马汉抱了抱拳，一拉缰绳，率先纵马向汴梁城飞奔而去。

送口信的孩子大概十一、二岁的样子，衣服破破烂烂，不知多久没洗澡了，即使身体还未腐烂，也仍是发出一股难闻的异味。

这孩子也和恶霸夫妇一样，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伤痕，也没有中毒的迹象。他看起来就好像睡着了，连面色也如生前一般。

包拯看着孩子的脸，叹道：“这事难办。”

公孙策道：“大人说得是。若这孩子有致死因素，那还可以此追查，但如今这般连伤都没有，连设立案卷也甚是牵强。”

展昭的目光没有离开那孩子，只道：“开封府不能查？”

“查是可以，”包拯再叹，“然而此案无凭无据，虽与黄梁县案件相似，却无处干系，实在难查。”

展昭没有生气，没有怨怒，他沉默地看了看周围的人，转身出去了。

张龙道：“包大人……”

包拯道：“无妨，展护卫自知轻重。”

公孙策道：“但，毕竟事关白义士……”

包拯道：“他毕竟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

公孙策低头：“是。”

展昭站在开封府庭院中间，深吸了几口气，强迫自己一定要冷静下来。

那送信的孩子死了，不代表玉堂会有什么事，既然玉堂带回消息说安好，那就必然是安好。

他应该相信玉堂，相信他的能力，相信他吉人天相，相信他……

不行……不管怎么想，心中那一阵紧似一阵的收缩都让他坐立难安！

玉堂真的没事吗?

他若真的没事，怎会连一个手信都没有，只有空口无凭的一句“安，勿念”？他应该知道，这样是绝对不可能让自己放心的！若真是要让自己放心，那他至少也应该给一个可信的暗号才对！

最奇怪的是，对方为什么要杀了那孩子?

如果是要杀那孩子的话……应该在他传口信之前才对，为什么恰恰是在他传口信的同时杀了他?

不！那绝不是玉堂放出的消息！

绝不是！

那对方是谁？谁掳走了玉堂，还专程放给自己这样漏洞百出的消息?

到底是谁？！

“展大哥。”

轻柔似水的声音，从背后响起。

展昭没有听见，他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脸，已被心中隐隐深藏的凶狠所占据，而狰狞得有些恐怖。

“展大哥！”声音的主人绕到他的前方，看到了他的脸，不由惊呼一声，“你怎么了？展大哥！”

展昭蓦地回神，一张面具似的笑容就轻轻地挂在了他的脸上。

“哦……是丁姑娘……”

一声丁姑娘叫得丁月华面上一阵飞红：“展……展大哥，都到这时候了，你还叫人家丁姑娘吗……”

展昭漠然地看着她，他现在没有心情也懒得费心思与她周旋，所以对她的话只是装作没有听到。

他手握湛卢，向她说道：“丁姑娘，请恕展昭为案情所困，无暇分神。请丁姑娘先行歇息，展昭还有事，不能奉陪了，请勿怪。”说完，转身就走。

蓦地，只听一声大喝：“展昭受死！”

一柄明晃晃的剑就从刺斜里穿行出来，直取展昭双目。展昭身体微旋，用剑一格，将那柄剑身推到一边。

哪知剑主并不领他相让之意，反倒步步进逼，唰唰唰几剑连环击出，迫得展昭不得不连连后退。

丁月华惊叫：“二哥，不要伤他！”

丁兆惠剑招频出，口中笑道：“妹子不必惊慌，看着二哥怎么为你修理这负心汉！展昭！出剑！”

展昭心挂白玉堂，被纠缠几招后早已失了耐性。

再听他竟如此说话，不由心头火起，却也不将手中之剑出鞘，而是只以剑鞘去击。湛卢剑鞘竟被他当做了风火轮一般使得呼呼作响。

丁兆惠顿时懵了，只觉漫天皆是剑鞘影像，无论出手何处皆无胜算。

他仅是稍一犹豫，展昭手中的剑鞘已狠狠打中他的前胸，丁兆惠胸口一闷，噔噔噔后退了七、八丈，一时间丹田内气海翻涌，差点吐出血来。

“展……展昭！有你这么对付二舅子的吗！”丁兆惠恼羞成怒，大叫道。

丁月华赶紧奔至他的身边，细细检查了他的身体，发现他只是受了振荡，立时放下心来。

“二哥，谁让你去和展大哥打……”

丁兆惠气急：“妹子！你心眼儿偏了是不是？我不给你出气谁给你出气！这展昭把你在茉花村一丢一年半，到现在不仅没有迎娶的意思，连咱家他都不去！这叫哥哥怎能不急！”

丁月华红了脸，声音也低了下来，忸怩道：“可……可是二哥，这事也急不得，展大哥也是忙……”

说到忙字时，两人同时看向展昭，这是他们在给他台阶下，展昭心中明白，却是拱手一礼之后，连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

“啊！妹妹你看他这样子！看我今天不揍他！”

丁月华拼命拉住哥哥的衣服，求道：“二哥二哥，别这样，他总有一天会明白妹妹的心的，你别着急，这总得慢慢来啊。”

“一年半了！一年半了！还慢慢来？妹子你也不小了……”

“二哥……”

展昭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现在他心里只想着玉堂，他只想着在哪里才能找到玉堂，别的，他什么也听不见。

白玉堂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被人用金针刺入睛明穴，双目暂时失明，双手双脚筋脉处也被刺了针，无法站立、无法行动、无法使用武功，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那天的事，白玉堂自己也觉得很丢脸。那二房正说到关键处，他的注意力完全被案情吸引过去之时，忽然有八名身穿寻常百姓衣服，却头罩黑纱的壮年男子挟持了她，以她生命为质，迫他束手就擒。

在那种时候，他心中首先想到的自然是，那女子和他们是否同一路？这是不是一个圈套中的圈套？

不过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那女子口中的线索，就算她说的线索是假的，在她身后也必定有人指使，根据这一点，至少也能有个大概的案情方向。

于是他丢下了画影，让那些人制住了自己的穴道。

抓住他之后，那些人一句话都没有再说，白玉堂听见那女子的呼吸瞬间远离。

而他也立刻被带离原处，向另外一个方向而去，耳畔风声呼呼，但怎么也听不出自己的方位。

再之后，他就到了这里，等醒来时已被扎了针，不能动，不能看，不能使用武功。

在他被俘之后，他竟没有听到那些人说过一句话！他们只是按照既定的方式将他带来带去，一句话也不跟他说。

这是有组织的行动，而且这次行动异常严密，让他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哪怕是一丁点希望。

不过，即使被弄得像个废人一样，白玉堂仍是白玉堂。

他的耳朵还能听，听得到外面偶尔传入的莺莺燕燕淫词艳语。

他的鼻子还能闻，闻得到自己所在之处有女子所用高级香粉的味道，那种香粉普通人家根本买不起。

他的身体还有感觉，感觉得到周身的狭窄，以及气流的发闷。

这里应该是青楼所在，而且他是被关在了一个暗格、机关，或者棺材一类的东西里。但青楼放棺材实在晦气，所以应该不是棺材，最大的可能该是暗格或者某种机关。

他已经在此待了十四天。

在这十四天中，只有一个脚步很轻，但明显不会武功的女子来照顾他喝一点稀粥，偶尔会将他手脚上的禁制解除一半，允许他稍微活动，或者伺候他去如厕。每次女子进来时，白玉堂都努力和她说话，但她从来没有回应。

除了这名女子之外，没有人到他所在的房间附近来，嫖客们的声音也都在远处，很少接近这里。

说明这里住的要么是不太红的花娘，要么就是红得发紫、她不发话就没人敢接近的花娘。

千古风流我一人的白玉堂，居然被关进青楼里……白玉堂苦笑，这可真是风流到家了。

脚步声又轻轻地进来了，掀开盖子，将他从里面扶出来。

他们一天只让他吃一顿，但总是在固定的时刻，并非这时候。

“怎么？要将我放出去了吗？”白玉堂笑道，“或者是姑娘心仪玉堂，准备将我救出以后以身相许呢？”

基本天，不让白玉堂说话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只要白玉堂醒着，发现身边有人，那就一定非得大说特说。

那女子倒有耐心，就听他说，但从来连个回应都没有。

今天却是不同，那女子竟与他说了一句话，一句他专程为之等待七天的话。

“那恶霸的二房已做送往他处，白少侠，你可以走了。”

“哦？送往他处？好一句轻松的借口！”白玉常收了嬉皮笑脸的模样，冷冷道，“若是她已被杀，我岂不是也不知道？反正天大地大，死无对证，你们爱怎么说都行吧！”

那女子沉静地道：“白少侠信也好，不信也好，此事就这么完了。小女子现在就将白少侠送回展大人身边。”

展大人身边？

白玉堂心中忽然疑惑起来。为何是送回展昭身边，而不是送回开封府？

最重要的是，掳他走时的行动一气呵成，若不是熟手，就是演练了多遍，那么护送他离开竟是这般轻易？他们掳他到底意欲为何？

两个沉重的脚步声从门外进来，站到他们身边时稍微停了一下，中间有衣服的摩擦轻响，以及女子头上的装饰叮当，那应该是两男子在对她施礼才是吧……

白玉堂想，自己可能猜错了，她应该不是这次案情最底层的人，而是有点身份的，甚至有可能是大大的关系人……

可惜，可惜，他连她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唯一的线索只有她的声音，还有她身上的香粉，但这两样在某些人身上都是随时可以变化的东西。

两双粗壮的手将白玉堂从暗格中抬出，放在什么很柔软的物事上，女子轻巧的脚步走向他，白玉堂只觉睡穴被某种尖利的东西扎得微微一痛，就又昏睡了过去。

十四天了，依然没有白玉堂的消息。

展昭如同一只困兽，十四天的等待早已让他扔掉了那副温柔的面具，在开封府内简直是暴跳如雷。

就连无意在街上看见的偷儿，被他抓住后也当即给打了个半死，如果不是张龙和赵虎死死架住，那个倒霉鬼可能连骨头渣都要被展昭剁干净了。

十四天了，玉堂，你在哪里呢?

展昭轻轻点亮房间的灯火，看着那跳跃的火光，心中一阵阵酸楚。

玉堂……玉堂……你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一点消息也没有？玉堂……

丁月华端着一碗参茶站在门外，听到屋里轻微的叹息声，精心勾绘的美艳容颜露出一丝黯然的阴郁，但她很快就收起了那丝阴郁，露出了一个再完美不过的笑容。

“叩叩叩。”

“展大哥。”

展昭很想说“你不要进来，让我安静一会儿”，但他不能这么说，因为他是展昭……他是展昭，所以很多事都不能做。

“进来。”

丁月华推开门，一手端茶盘，一手拎起裙摆，娉娉婷婷地走向他。

“展大哥，你这样劳心劳力的，说不定白大哥回来之前你就已经垮了呢！这是小妹花一晚上给你熬的参茶，你尝尝看？”

不动声色地推开茶碗，展昭道：“多谢丁姑娘，请放在这里吧。”

丁月华眉头微龌，露出一个伤心至极的表情：“展大哥……”

“你放下。”展昭温和有礼地说。

丁月华心中暗自咬牙。好，好，白玉堂，这次是你赢了，不过，我就要看看你还能赢多久！

“展大人！展大人！”

外面忽然变得嘈杂起来，惊喜的叫声一阵高过一阵。

展昭一惊，提着剑跑了出去。

马汉摸黑就扑了上来，差点把展昭压个马趴。

“展大人！展大人！”马汉已经激动得连声音都有点变了，“白！白！白！前面！白！”

一听到白字，展昭的整个世界已经被那个潇洒的白影所占据，立时飞身而走，连多说一句话都嫌太慢了。

今晚，开封府门口有人击鼓鸣冤，可是当衙役出来看时，哪里还有击鼓者的影子？只有那身穿白衣的少侠被遗弃在青石地板上。

展昭赶来时，王朝正小心地抱起白玉堂往里面走。与此同时，公孙先生和包大人也得了消息，正往前面赶来。

远远地看到王朝怀中的人，展昭飞身扑上，王朝只觉眼前一花，手中的白玉堂已经到了展昭的怀里。

“玉堂，玉堂！是我啊，玉堂，你睁开眼睛看看！玉堂？玉堂？”抱着失而复得的宝物，展昭几乎怕惊醒了他似的，轻轻地呼唤。

这具身体是温热的，手下的肌肉是有力的，看不到伤痕，看不到被折磨的痕迹，只是有些瘦了，抱在怀里比以前轻了许多，那瘦削的肩膀简直可以一臂拢之。

“玉堂，你怎么不回答我？玉堂？玉堂？”尽管可以确定他没有受到大的伤害，但是……展昭心慌了，他为什么不回答？难道是……

“臭猫，别再叫了……你白爷爷还没睡醒呢……”

仍是白玉堂平素的伶牙俐齿——虽然中气不太足，展昭终于舒了一口气。

“玉堂，你真是吓死我了，你这几天到底去了哪儿？你遇到了什么人？为何不和我们说一声就不见了？那些人有没有对你怎么样？你受伤了吗？有没有不舒服？……”

展昭连连发问，简直就是贴在了白玉堂的脸上说话，呼吸很近很近地喷到白玉堂的脸上，连旁边观看的王朝和众衙役，以及刚赶到的公孙先生、包大人，都很尴尬地左顺右盼，还有人大声咳嗽，可惜这都引不起展昭的沱意，他的眼睛只盯着玉堂，眼中只有白玉堂。

最后公孙策实在忍不住了，上前道：“展护卫，白义士似乎有些不适，能否先到你房中把他放下，让我仔细看看？”

展昭这才注意到，白玉堂从刚才就一直没有睁开过眼睛，而且他是被王朝抱进来的……

为什么会是王朝抱进来的？他那么心高气傲的性子，怎么能容忍自己被展昭之外的人抱来抱去？而且在这么多人前被他们这番换手，他居然完全没有挣扎！

“好！那就请公孙先生和大人随我来。”展昭抱着白玉堂，转身疾步向自己房间奔去。

一行人浩浩荡荡离开。

不远处，一个艳丽的美人儿狠狠地折断了一根树枝。

“白……玉堂！”

第四章

将白玉堂小心翼翼地放在床上，为他脱去鞋袜，也不管他身上有多少天没洗过澡，就拿了自己的被子轻轻给他盖上。

在他做这些事的时候，白玉堂躺在那里，真的一动都没动。

公孙策皱眉，坐到白玉堂身边，执起他无力的手腕，心中微微一惊："白义士，你的手脚……"

白玉堂闭着眼睛道："我被人用针刺挑了筋脉，现在针应该还留在里面，一动就有点疼，索性不动了。公孙先生帮我拿掉吧。"

听他说得如此轻松，展昭身躯微晃，心头掠过一丝剧烈的疼痛。被针刺入筋脉，哪里是"有点疼"而已！简直是稍一行动就疼得钻心！若不是如此狠毒的手段，又岂能让锦毛鼠变成这副模样！

如果让他知道究竟是谁干的，他展昭以项上人头担保，必定会让那人后悔生到这世上！

公孙策又看了看白玉堂紧闭的双眼，伸手就要去摸，却不小心碰到他的穴道，白玉堂痛得全身都颤了一下。

"玉堂！你怎么样！"展昭心痛万分，虽然心中恨得简直要把公孙策一把推开，但他的理智还算清明，知道那并非公孙先生的错，因而只能狠狠掐住自己的手心，直到出血。

白玉堂额角的汗珠滑落到发鬓中，鼻尖上的汗珠也是薄薄地出了一层，却仍笑道："没事，没事。只是睛明穴也被进了针，不小心碰到，着实有点疼。"

公孙策道："白义士，你一直都没有睁眼，可是因为睁眼也看不到么？"

白玉堂道："不是，若只是看不见也罢，可他们用的方法很怪，我一睁眼，眼前便是一片缭乱，什么也看不见，还头晕，也就不想睁眼了。"

公孙策露出了一点为难的神色，展昭会意，一手扶住了白玉常的手，另一臂将他托起来，让他靠在自己身上。

公孙先生接下来要说的话不一定是他们愿意听的，因此，这是一个能让他们两个都足够安心的姿势。

包拯道：“公孙先生，如何？”

公孙策轻叹，拱手道：“大人，这下针之人着实厉害……”

展昭心中一凉，挽着白玉常肩膀的手猛地一缩。

“怎么说？”

公孙策沉默一下，在心中打了打腹晌，才再度开口：“白义士所中六针，针针皆在重要筋脉之上，学生惭愧，实在看不出这些针究竟是如何下进去的，更不知它们与那些筋脉如何纠缠。

“如强行拔针，若只是拔不下来也罢，万一伤及筋脉，不仅增加白义士的痛苦，更有可能导致终身残疾……”

闻言，四大校尉倒抽一口冷气，包拯的面色沉了下来。

公孙策的话，白玉堂倒没有什么反应——至少表面上没有。展昭却是面色苍白，整个身体都在细细颤抖。

“公孙先生……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展昭急切地问。

公孙策为难地道：“这个……我需要再想一想，也许查查典籍能有办法。”

“那就多谢公孙先生了！”

“展护卫不必客气，这件事我也仅能尽力而为。”

“我明白。”

包拯又与白玉堂说了几句话，将他失踪这段时间的事情了解个大概之后，除展昭之外的其他人都退出房间，把独处的空间让给了这两个人。

包拯和公孙策到了外面，公孙策刚想说什么，忽然一个衙役匆匆跑过来，快速向包拯施礼，张口想说什么，包拯摇手，示意他将声音放低。

那衙役压低了声音，躬身对包拯道：“大人，那个为白少侠通风报信的孩子，他的尸体失踪了！”

公孙策一惊。

“怎么会？那孩子尸体近十天不腐，我想查查他究竟有何秘密，还专程将他放在棺中，怎么会不见？”

那衙役道：“属下也不知道。刚才按例去查尸房时，别的尸体都在，只那孩子的尸体不住了、而且……”

“而且？”

那衙役脸上闪过惊惧的神情：“从迹象上看，似乎是那孩子自已跑掉的。”

展昭抱紧白玉堂，嘴唇贴在他的头顶，闭上眼睛，一滴泪控制不住地落了下来。

这并不是梦，玉堂真的回来了，他真的回来了……

是，他是自私，即使玉堂身受如此痛楚，即使对玉常的疼痛感同身受，他的心却依然无限欢喜。

至少玉堂回来了。

不管他是残了还是废了，只要他回来就比什么都好！

从白玉堂的头发开始，他轻轻地落下第一个吻，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一直滑落下来，膜拜一般吻在他的额头、他的眼睛、他的鼻尖……尽力吻着不让他疼痛的地方，最后，落到唇上。

他甚至不敢深吻，只敢一个吻接一个吻地轻轻印上，仿佛怕惊扰了他。

“玉堂……玉堂……玉堂……”

白玉堂不能动也不能睁眼，但他听得出展昭声线的颤抖，也感觉得到他滴落到自己脸上的热流。

展昭的深情，完完全全地从这一泪一吻中，将他软软地融化了。

白玉堂勾起唇角，露出一个微笑。

“没事的，猫儿……没事的，别担心，我没受什么大罪，他们也没拷问我，别这样。”你这样我心疼——但这句话他没说——他实在说不出口。

“你就算受苦也不会说的……”

“我是那么不可信的人吗？”

“是。”肯定的语气。

“……猫儿！”我怒了！

“但是……”

展昭轻吻他无法张开的眼睛，喃喃地说：“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信。”

暖暖的热流从心头淌过，白玉堂心中满满的都是感动。

其实他觉得，不管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受了多少苦，即使像这次一样，整整十四天，只能一动不动地受人摆布，然而只要想起猫儿温和的笑脸和呼唤他的声音，他就能坚持下去。

而他也的确坚持下来了。

“不过……”展昭再次转折，“你这次做得不对！”

白玉堂在心里翻眼睛。

啊啊，又来了又来了！展氏说教大法，絮絮叨叨，千篇一律，枯燥无聊，在杀人不见血之方面有效率达百分之一百，实乃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强迫人逃跑叛变的最佳利器……

“你怎能那么轻易就跟身分不明者纠缠？在对方身分未明之前，怎么就情愿为她束手就擒？玉堂，你这一点做得尤其不对！不能因为对方是女子就没有戒心，万一中计该如何是好？……对，这次已经中计了，所以……”

如果能动，白玉堂现在就想抱头痛哭。

他又不是傻瓜，当时他的确有想过那些问题，但为了线索只能那样，他也是别无选择是不？

而且猫儿说他没戒心这一点就太不对了。

真正对别人——尤其是女子——没戒心的，明明就是这只猫才对！他居然还敢恶人先告状！

其实说明白了，不过就是吃醋而已，这个小心眼儿的猫！

“我跟那个女人没关系，而且我也绝对看不上她，猫儿，你这回高兴了！”

刹那间，贴在白玉堂额头的脸变得滚烫。

“我……我我不是在吃醋，玉堂，我真的没有……”

“……”我还没说你吃醋呢。

“我……我……对了，我给你打水……你一定很久没沐浴了吧……你这么爱干净一定很难受！”

手忙脚乱地把白玉堂放在床上，展昭跌跌撞撞地出去了，逃走的路径上留下一串丁铃当啷的热闹声响，不知弄翻了什么东西。

等到完全听不到展昭的脚步声，白玉堂呼了一口气。

说完全不难受，当然是假的。在被囚禁的时候，他担心这些针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不过也只是偶尔担心一下而已，因为开封府还有“府医”公孙先生，他几乎从没让他们失望过。

然而这次，对方不知用了什么方法，竟连公孙先生也无能为力，当听到这一点时，他自然从希望中一路滑落到谷底。

不过他毕竟是白玉堂，白玉堂的准则是：老天爷让我活，我得活得好好的；老天爷不让我活，老子我也照样活得好好的！

除非我死，否则我永远都不会绝望。

门外传来细细的脚步声，听节律有点犹犹豫豫的，好像在顾虑什么，每走几步就停一下。

那种脚步声实在太熟悉了，即使再刻意地轻身提气也没用。

“月华，进来吧，不用听了，展昭不在。”

门外的人轻轻一叹，推门，跨了进来。

“五哥，你怎么样？”

“不好。”白玉堂回答，“我不能动，不能看，不能对你发暗器，真是一点都不好。”

丁月华呼了一口气：“太好了，亏我还穿上金丝甲。”

“等我能动了，建议你下次在脸上也绑点金丝甲吧。”

“五哥还是这么残忍。”

丁月华搬把椅子坐在床边，嘻笑：“你现在都不能动了，不管我是想在你脸上画乌龟还是强暴你，都可以哦。”

白玉堂认真地说：“如果我好了，别说一只乌龟，一百只乌龟我都画得出来，即便你的脸不够大也一样。”

“想不到这世上居然有人能让五哥变成这样，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身分啊？真让人仰慕。”

“真的仰慕的话，下次我带你们引见一下，只是不知道他们看到你的美貌以后，会不会想把你的外表‘也’弄成夜叉呢？”

丁月华笑得很温柔：“我就是喜欢五哥你这么可爱的性子，可爱得让人好想撕掉你的脸皮哦。”

白玉堂笑得很诚恳：“我也喜欢月华这么温柔的女子，温柔得真让人想抽了你的筋啊。”

丁月华呵呵地笑。

“五哥好讨厌，真不知道展大哥喜不喜欢你凶残的样子呢？”

白玉堂笑得简直能滴出水来：“月华就是太温柔了，万一露出你背后那张脸，可能会把展昭吓昏过去呢。”

“五哥过奖了。”

“月华妹子你就不必过谦了。

两个人哈哈大笑——多么融洽的气氛啊！

笑够了，丁月华又柔柔地说：“不过，五哥啊……”

“嗯？什么？月华妹子？”

“展大哥的母亲，展老夫人，可能很快就要来看展大哥了呢。”

“哦，然后呢？”

丁月华苦恼地叹气：“她对展大哥不成婚的事，真的非常生气啊。”

白玉堂顺着她的话回应：“没错，的确该生气。”

“所以她这次来，就是为了展大哥的婚事。她说，就算是拜个天地父母也算婚事呀，怎么能一直拖着不办呢？再这么下去，新娘子都老了，她要到哪儿去抱孙子呢？唉……五哥你说，是不是很愁人？”

白玉堂肯定地回答：“是很愁人。”

丁月华又长叹了一声：“但是展大哥啊，他总是顾虑这顾虑那，总怕对不起兄弟啊、朋友啊……万一是个心仪他的，就更麻烦了。这些咱们都能理解，是不是？所以我这几天都快愁白了头哪！”

白玉堂更加肯定地回答："是没错了。不过展昭也可怜，被人缠得要死，又中计不能拒绝，你说他是不是也很苦？"

丁月华的牙齿"咯吱"响了一声："是呀！像这样缠着他，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真不知道那个人怎么想的。"

白玉堂慈悲地微笑："那就解除婚约吧。一般遇到没人要的姑娘，白五哥都是可以勉为其难地帮她牵线的。"

丁月华夸张地大笑："白五哥呀，就凭你现在这模样，只怕给自己牵线都难了吧。"

"哦，多谢月华妹子关心。"

白玉常说："不过我只要有一个死缠着我不放的就够了。啊，他来了，要和他说话吗？"

丁月华没回答，因为白玉堂话音未落，她就唰地一声站起来，跳窗走掉了。

又过了一阵子，展昭推门进来。

"刚才月华来了？"

"是啊。"

展昭到床边审视他的全身，道："她没把你怎样吧？"

白玉堂冷冷道："你未免太小看我了。虽然手脚和眼睛都不行，不过至少还有一张嘴。"

他话音又在拒人千里，展昭不禁有些难受。

白玉堂生气的时候一般是不会吼叫的。

他的声音越冷，说明他越愤怒。他知道月华肯定说了什么，不然小白鼠不会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

"玉堂，她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

看来的确说了什么……这都已经暴怒了……

"不管她说什么，你都要相信我。"

"我什么也没说，展大人，你有什么可心虚解释的？"

展昭幽幽地叹了一声，轻轻在小白鼠的额头印下一吻。

“今生今世，展昭只爱玉堂，从未变心，也永不变心。婚约的事，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总有一天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我相信你。”白玉堂答得非常爽快。但事实上他早已暗下决心，即使展昭真的有向婚约低头的念头，他也必定有办法让他放弃，不管他好了也罢，就这么继续废下去也罢，都没有区别。

除非……如果是展昭变了心，那他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他会立刻放弃，再也不会出现在展昭面前。

话说回来……

白玉堂有点纳闷地想，猫儿那个闷葫芦，过去是什么都要和他暧暧昧昧的不说清楚，如今却什么话都敢说，真是让人不习惯哪。

“猫儿，你若是同情我现在的模样，那就不必了。”

展昭暗笑，用嘴捉住他的唇，轻轻“啾”了一下。“玉堂，你觉得你需要同情吗？”

“不需要！”

“所以，猫儿也永远不会给你同情……”

浅吻逐渐变成深吻，在那渴求了许久的唇上辗转吸吮。

“展大人，你铁锅里的水都快烧干啦！还不快去倒来给小白洗澡！我老婆子可弄不动！”厨房张大娘很不合时宜地在外面吼道。

展昭从白玉堂身上狼狈地爬起来，又是一路丁铃当啷地出去了。

“对不起对不起，大娘，我忘了……”

“我还准备了饭，等会儿你热热给小白吃啊。公孙先生说了，他很久都没好好吃饭，刚开始绝不能给他吃多，要一点一点给，饿了再吃……”

“是是是，多谢大娘。”

“不知道小白怎么样？咳，算啦，他也累了，我以后再进去看他吧。记得大娘的话，千万不能给他吃多啊！”

“是，知道……”

门外的声音逐渐低下来，脚步声渐渐走远。

白玉堂仍躺在床上，仍是不能睁眼，仍是一动都不能动，但他却在笑，不管是谁看到他的笑容，都会忍不住想和他一起笑的。

因为那笑容是如此幸福，幸福得让人甚至无法嫉妒。

包拯和公孙策等一行人来到尸房，尸床上一溜儿摆着几具尸体，全部原封未动，唯有屋角的一具薄棺被打开了盖子，里面的“尸体”不翼而飞。

包拯和公孙策走过去，借着油灯的灯光审视了一会儿棺材内外，不禁对视一眼。

“公孙先生，你可看出来了？”包拯问。

公孙策点点头：“那孩子确实是自己跑掉的。

“第一，这棺底铺了稻草，若是他人将孩子抱走，稻草上必定只有拖拉的痕迹，或者再加上犯人双手的印痕。但这棺底乱七八糟，明显是那孩子在里面挣扎，努力打开棺材盖时弄的。

“第二，棺材内盖上有一双小手印，上有油污灰垢，应是那孩子推开棺盖时所留。第三，便是这一串小脚印……”

所有人都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地面，从棺木外开始，一串脚趾方向朝外的淡淡小脚印一直延伸出去，消失在门口。

包拯疑惑道：“公孙先生，你当时不是亲自确认过，那孩子已经死亡？”

“是。”公孙策肯定地说。

“肯定……是诈尸啊……”张龙小声说。

寒风吹过，大家的脊背后面竖起了一片鸡皮疙瘩。

包拯瞪张龙一眼，张龙慌忙躲到另外三人背后去。

“这个……学生也无法解释。”

说到这个，公孙策比任何人都疑惑，“当时那孩子确实已无任何生活征兆，无呼吸，无脉搏，连颈脉也没有，且瞳孔散大如果核，学生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遗漏，这孩子……当时确实是死了的……”

“诈尸……”张龙又叨叨。

包拯手一挥。

“赵虎，马汉，把他扔出去！”

“啊？啊！大人不要啊！我错了！”

赵虎和马汉对张龙露出一个抱歉的笑容，然后强行按住那个可怜人，一个抬头一个抬脚，一、二、三，从尸房门口扔了出去。

张龙惨叫。

王朝道："江湖上有一种功夫叫做龟息大法，使出它的时候，人就真的像死了一样，根本看不出呼吸也没有脉搏，也许那孩子就怀此绝技？"

公孙策道："这龟息大法我也曾见过一次，不过与这孩子不同，最明显的一点是瞳孔并无散大，且身体始终软而不僵。而这孩子，除了不腐不烂之外，其他和死人毫无区别，应该不是龟息大法所为。"

包拯道："那依公孙先生的意思呢？"

公孙策道："这……学生不知，倒是有一点很怪，在黄梁县查案时学生曾看到，那恶霸夫妇的死状非常安详，即使身体开始腐烂，面色也是如常。

这一点和那孩子的样子非常相似，当时学生就在想，他们莫不是被下了同一种药？不过如今看来，应该是猜错了。"

包拯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在公孙策茫然之时，再度陷入深思。

第五章

展昭的脸很红。

白玉堂的脸也很红。

一猫一鼠对着屋里的一大桶洗澡水脸红。

洗澡水当然没什么让人脸红的，虽然婀娜多姿，也是滑不溜手，不过在理论上来说，它绝不会比一个包子或者馒头更性感。

但，它是洗澡水。

且，白玉堂没办法自己洗澡。

“玉堂，得罪了……”展昭的手颤抖地伸向白玉堂的领口。

“展昭！你要敢动我一根手指，我非把你追杀到天涯海角！”白玉堂玉白的脸颊涨得通红。

“我我……”展昭结结巴巴地说，“我又不是没看过……”

“你不过看一下就流鼻血！我不信任你！”

展昭静了一下：“……我当时上火。”

白玉堂的脸简直红得快发紫了：“展昭！你这个伪君子！色狼！你敢碰我一下……你敢碰我一下……我……我……”

他又能如何？杀了展昭？没人比他更舍不得。

揍展昭一顿？他倒是宁愿先伤自己。

展昭知道他说不下去，手下越发麻利地扒光了白玉堂的衣服，抱起那个光溜溜的小白鼠，小心地放在澡盆中。

白玉堂气得连话都说不完整了。

“好，好，好，展昭你给我记……给我记……”

“我会记住的。”

展昭深深一吻印在他唇上，成功地让他闭嘴。

展昭看着自己怀中的躯体，如果不是怕被白玉堂大骂，他真的很想赞叹一声。

那反射着灯光的完美皮肤，光洁得简直没有伤痕；那全身的轮廓，因适度的锻炼而显得线条平滑优美……

而在平滑美丽的表皮之下，同时也隐含着强悍有力的肌肉，它们让这个完美的身躯同时饱含着豹子般的爆发力度，和上好瓷器般的温润光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揉合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简直美得让人目不转睛。

展昭承认自己真的是个伪君子，虽然嘴上说得很好听，但事实上现在就很想把他压倒，在这澡盆中就对他做完所有能做的事情。

但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他愿意受任何委屈，但绝不能忍受小白鼠恨他。

房间里静悄悄地，只有水声淅沥淅沥地响起，像下雨一样。啊，不对，还有一种声音，咯吱咯吱地很像老鼠磨牙，不过被另一位当事人故意忽略了。

洗完一场澡，简直就是在和自己打仗——和自己的欲望打仗，简单的事情变得不再简单，简单的动作也困难重重。

直到洗完，展昭的脸已经红得滴血，白玉堂的脸则红得近乎黑色，身体也红红的，像一整只烤红鼠。

展昭把白玉堂放在床上，手忙脚乱地给他穿上内衣，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用新换的被子盖住他，脸上的热度才退了些。

“玉堂……”

白玉堂的牙已经快咬碎了。

“……我会负责的。”

白玉堂发誓……他好了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飞镖在猫身上练准头！

几件事夹杂在一起，开封府里的人全都处于焦头烂额的状态。

从发现孩子“尸体”失踪开始，四大校尉和所有的衙役都被连夜派出开封府，四处寻找那个孩子的下落。

而包拯，则是在更晚些时候忽然接到皇上的密旨，看完之后就在书房中不停转圈，嘴里絮絮叨叨的不知道在念些什么。

公孙策打开了开封府的仓库兼他的专用书房，在一片书海里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被小小的油灯把一张儒雅的面孔熏得乌黑也没注意

到。

这之中只有展昭和白玉堂是清闲的，因为包大人说过不要去打扰他们，最小的事也不准，所以一猫一鼠一直待在房中没有出来，也没人敢进去。

白玉堂乖乖地躺在床上，展昭斜躺在床边抱紧他，只有这个姿势，他才能感觉到白玉堂真的回来了。

“猫儿……”

“嗯？”

“你刚才说，有一个孩子为我通风报信，然后死了是吗？”

“不错，而且他尸体不腐，面色如常，公孙先生认为罕见，而且那孩子也的确可怜，还为他专门买了一具薄棺存放尸体。”

白玉堂呆了一下，喃喃道：“那就怪了……”

“什么怪了？”

白玉堂把脑袋在他的胸口蹭了蹭，仍有些潮湿的头发在他的衣服上留下了一片湿印子。

“你看看我现在的模样，手不能动，眼不能睁，当时还被关在那个天杀的小破机关里，我怎么和人通风报信啊？”

展昭一呆：“这么说……根本就不是你传出来的消息？”

“除了那个女人之外，我连个毛都没见着——不对，连那个女人我也没见着过，怎么可能还跑出去找小孩？要见得着别人我早跑啦！”

展昭心中更疑惑了。除了玉堂，还有谁会为他传出消息？

既然传出消息的不是玉堂，那么现在就有两种可能：一、对方的人中，有人暗中相助；二、这传出的消息也是陷阱。

若假设是二的话，又为什么要布下如此怪异的陷阱呢？

既然要送玉堂回来，何苦又利用那个小孩？

利用完之后，又何苦将他杀掉？

如果再逆行回溯当仞的事情，应该是玉堂正与那恶霸的二房交涉……奇怪，县令从未提过那恶霸有个二房，他调查时也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一线索。

那恶霸虽然花心，但却不敢在夫人面前耍这种花招。

在外面拈花惹草也就罢了，倒是从来不曾带人回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夫人才一直咬牙忍着。

若是他胆敢带一、两个回来，不需要他夫人亲自动手，他恐怕要先爬到转运使家里以死谢罪去。

既然如此，难道这二房根本就不是真的……

不，她对玉堂所说之词也很有可能，那么那些绑架玉堂的人到底和她有何关系？他们是否一路？实在想不明白。

再往前追溯，这原本只是一个恶霸调戏良家妇女，善妒妻子下毒杀人灭口的简单案件，弄到现在却是纷纷扰扰一头乱，怎么也理不清楚。

展昭思前想后，将诸多情况一一做了对比，心中竟有了另外一种怪异的想法……

展昭将自己心中所想悄悄在白玉堂耳边说了，竟恰恰与白玉堂的想法惊人的相似。

“既如此，玉堂，你觉得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白玉堂冷冷一哼：“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展昭微笑：“没错，既然他们想让咱们怎么做，那就遂他们心意吧。”

第二天一大早，公孙策就带着一张熏得像包公一样的脸，激动地破门而入。

“展护卫！白义士！我找到了！难怪以往从未听说过此等害人的针法！原来此针法根本不在行恶针法中，而是在补针中！你们看这本书……”

正在床上哄小白鼠开心的猫，咚地一声掉到了地板上，爬起来，满脸通红地狠盯着公孙策，公孙策只当没看见。

“你们看啊，‘逆血行之，非皆恶也；顺血行之，非皆善也。天地造化，阴阳相克，乃为补之’……”

“公孙……先生！”如果他不是公孙先生，展昭真想……“有何进展，请速速讲来！展昭乃是粗人，听不懂！”

猫急了。

老鼠噗哧一笑，笑得猫的脸更是一片深红。

公孙策也不再玩他，而是直截了当道：“简单地说，就是白义士所受之针法，并非害人针术，而是在某些不常见病之治疗时使用的补针，一来舒筋活脉，二来限制对方行动，也可强制休息，对身体很好。”

补……补针?

白玉堂和展昭在心中都破口大骂了一声，谁这么缺德用补针害人哪！

“那公孙先生，此书中是否记录有解法？”展昭急问。

公孙策肯定地点头道：“有！我现在就看，尽快想办法为白义士解开禁制！”

“……意思也就是说，您根本就还没看是不是……”

“没惜！”

公孙策儒雅地捻须——可惜顶着一张被熏得乌黑的脸，怎么看都儒雅不起来，“能找到解法便是难得，当然要先让展护卫和白义士知道！”

“……”如果解法根本难以实施，那不是让人白高兴一场吗?

但这时候当然是不该说这种话的，所以展昭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让到一边，让公孙策再看看白玉堂的情况。

天已大亮，包拯仍在房间里踱步。他已经整整踱了一夜，外面值夜的衙役都忍不住睡着了，他却连丝毫睡意也没有。

他的手中，拿的是皇上的密旨，上面只有短短几个字，却计他整整一夜食难进，寝难安。

——黄梁县一案，即刻停止查探。钦此。

包拯觉得异常茫然。

这原本只是个小案，一家人杀了另外一家人，如果查办了凶手，也就罢了。

可不巧中途凶手便死了，这也没什么，可以追着那小贩的线索一路逆行。

又不巧的是，白玉堂恰在此时遭人胁迫掳走，又莫名其妙地送回来，中间同时夹杂那通风报信的小儿……

如今更甚者，竟又有皇上密旨，勒令停止调查……

一个看似平常的案件，却暗含了无穷玄机，实在令人费解。

包拯拿着那张薄薄的密旨，不禁左右为难。

虽说是平常案件，但死亡者众，草草收场，不仅难以令人心服，更重要的是死者含冤地下，却不见凶手伏法，他们又怎能甘心超生?

他想进宫面禀圣上，请他收回成命。但这是密旨，说明圣上并不想直接面对他，也不想让第三人知道，他现在还不清楚事情前因后果，贸然前去，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加难以收拾。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包拯虽值壮年，也难免感到异常疲惫，难以支撑。

正在包拯长吁短叹的时候，四大校尉回来了，在门口以同样疲惫的声音道："包大人，找了一夜，没有找到。不过今天已在城门口设了关卡，凡是八、九岁的男孩儿全都要先送至开封府，请大人过目。"

包拯嗯了一声："很好，你们也累了，快回去休息吧。"

"我等听说大人也是一夜未睡，请大人休息片刻吧。"

包拯苦笑："本府知道了，你们去吧。"

四人领命退下。

包拯看看手中密旨，又是一声长叹。有这种东西在手，如何能睡得着啊……

第六章

公孙策研究解法的时间比他自己预计的要长，因为他发现此针竟没有固定的进针手法，也就是说，在筋脉上缠绕的方式要看施针者的心情，若是高兴了，多缠两圈也有可能。

平素温吞水一样的御猫大人今天急躁万分，还没过一刻钟，他已经问了公孙策十多遍“公孙先生你想出办法没有”，不仅是被打断思路的公孙策气得抓狂，白玉堂也是不胜其烦，于是合力把御猫大人赶了出去。

被赶出自己房间的展昭有些郁闷，但同时心情也很好，因为玉堂回来了，而且很快就能恢复到以前那种上窜下跳、惹是生非的状态，这实在是比什么都好。

不过他有点好笑地想，万一让小白鼠听到他居然是这么看他的……那他就没有安生的日子过了吧。

正在一边沉思一边笑，却看见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四个人打着连天的呵欠，一个拽一个，慢慢往他们的房间挪动。展昭不禁有些吃惊。

“你们怎么了？和人打了一夜吗？”

马汉黑青着脸道：“不是打了一夜，是找了一……”

他后面的王朝使劲捂住他的嘴，马汉死命挣扎。

“代了一？找了一什么？”

四大校尉中的另外三人，很有默契地同时摇头。

这种反应，难道不是在骗傻子吗?

展昭微笑了一下，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背手而立，不管那几个人怎么陪笑傻笑媚笑，都不予理会。

四大校尉面面相觑。

如果要从这里过去，势必要把展昭赶走——可他们哪敢？可要老实交代的话……包大人和公孙先生都已经说过了，至少在这两天，不要打扰这一猫一鼠，否则会遭报应的……（谁说的？）

但以他们的体力，是断断不可能再去绕个远路、爬个墙头什么的回去……

天哪！这不是要人命吗！

展昭笑得再没那么温和了："四位，回去呀，怎么不回去？看你们累的样子，不好好睡觉怎么行呢？快回去吧。"

四大校尉欲哭无泪。

"展大人……您饶了我们吧……是包大人和公孙先生不让我们说的……我们真的很无辜……"赵虎声泪俱下，那样子实在让人没法不同情。

可惜展昭不上那个当。

"哦？苍天作证，展某可什么都没干。四位请忙，我还在等公孙先生治疗的结果呢。"

张龙终于顶不住了，扑通一声倒在地上，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将起来："我受不了了！我说！我全说！"

原本还想垂死挣扎一下的王朝，看见展昭温和的笑容里透出的冷光，忍不住打了个寒噤，悄悄闭上了嘴。

扎入白玉堂双腿和左手的针，所用的手法比想像中简单，很快就取出来了，白玉堂也几乎没有感觉到痛苦。

针取出后他在地上转了两圈，除了双腿因长时间不动而稍微有些酸软之外，没有别的异常。

但他右腕中的针却入得复杂已极，公孙策试了多种手法，然而却因每一种都引起了剧烈的疼痛而不得不作罢。

扎在白玉堂睛明穴上的针，解针之法更是难上加难，双腕、双脚的针至少还有部分露在皮外，虽然只有细微的一点，但总算还有可以下手的地方。

可睛明穴的针却连丝毫的针尾也没有留下，皮肤外平平整整，根本找不到能用来借力的东西。

公孙策捻着胡子翻来覆去地研究那本书，嘴里不断地长吁短叹，白玉堂最听不得这个，虽然眼睛还看不见，但至少一只胳膊和两条腿

能用了，于是他摸着床站起来，悄悄地往门口摸去。

不知道猫儿看到他现在的样子会是什么反应呢？白玉堂心中不禁窃笑。

门外传来某人一边哭一边在诉说什么的声音，白玉堂无语，这个展昭，不会又顶了一张冷静温柔的脸欺负人吧……

展昭又和他们说了几句什么，似乎是不想让人听到，他尽量压低了声音，不过白玉堂还是间断地听到了一些“孩子”、“失踪”之类的字眼。’

这种时候，稍微长点脑子想一想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白玉堂默默冷笑了几声，心道：展昭，你未免太小看我！堂堂的锦毛鼠白玉堂怎会如此简单就能被你糊弄的？不过那件事现在越弄越复杂，看来我的确要好好想一想才是……如果能四肢健全地想就再好不过了……（小白……你思考的时候只要四肢不要脑子吗？）

展昭和门外的倒霉鬼们讲完话，转身就要回房，哪知一推门，竟看见白玉堂好好地站在自己面前，闭着眼睛对他露出一个笑脸。

“展大人，发猫威啦？好威风哪！”

展昭愣了一下，站在那里许久都没有动。

“……玉堂？”

“干嘛？”

展昭上前一步，猛地环住白玉堂，将他整个人紧紧地按在怀里。

“玉堂！你真的好了！玉堂！”

展昭抱得太用力，白玉堂一个没注意便被他抱得双脚离了地面，由于眼睛禁制喂除，他不禁一阵头晕。不过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

展昭的脸和他的离得很近很近，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他的嘴唇轻轻地擦过了他的。

白玉堂眼睛不行，可耳朵没聋，旁边闲杂人等——比如四大校尉和公孙先生牙缝里冷风拂过的声音，他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如果是别人的话，就算只是有碰到他的意图，他也非跺他个重伤不可，可惜那不是“别人”，而是展昭，他恨得咬牙切齿，却连踢一脚

也舍不得。

“快放开！”白玉堂涨红脸挣扎，“难看死了！”

四大校尉这时仿佛这时候才清醒过来，一边喊着“唉呀我刚才看到天上有猪在飞”，一边迅速撤退——他们已经等这一刻很久了；公孙策则狠狠咳嗽两声，继续研究手里的典籍。

展昭抱了他许久才将他放下，轻轻抚过他的脸，有些心痛地道：“怎么，眼睛还是不行吗？”

白玉堂脸上潮红未褪，却满不在乎地道：“有什么关系！反正已经能动了。”

这只小白鼠被憋坏了吧！看他只要能动弹就高兴成这样，如果先治好的是眼睛，恐怕他反而不会这么兴奋了。

“是啊……”展昭微微一笑，“反正没有关系，你没有腿，我就当你的腿；你没有眼睛，我就当你的眼睛……”

白玉堂又脸红了。这个展昭是怎么回事？从他这次回来就不同了，满口的甜言蜜语，甜得连他这个风流天下我一人的锦毛鼠都有点难以招架了。

看着他红而复红的脸，展昭仍是微笑。那是多么无懈可击的笑，却没有人知道他要维持这个笑有多困难。

他的胃正在痛，痛得让他恨不能将自己的肚腹挖开，但他不能表现出来，公孙先生要专心为玉堂治疗，他又怎能在这个时候让他分心？

没事的，很快就会没事的，等一下，马上就不痛了。

“不过……玉堂，”展昭又加重语气来了个但书，“你才刚刚好，怎能就下床了？快点回去休息，否则公孙先生又要念你。”

他温和的眼神如利剑般射向公孙策，公孙策立刻很配合地咳嗽了一声，道：“啊，我想到了，接下来也许该如此如此……白义士，请你再躺下来让我看看。”

白玉堂也笑，虽然没有眼神助阵，但仍是一副能让人冷到骨头里的可怕样貌。公孙策又咳嗽了一声，装作什么也没看到的样子，转身又去看他的书。

“展昭，你把你白爷爷当傻瓜？我眼睛瞎了，耳朵可没聋，你以为那么容易就能瞒得过我？你们刚才在说什么？那个号称替我通风报信的小孩怎么回事？不是死了吗？你们又在讨论他什么？”

展昭叹气：“这件事说来话长……”

“话长个屁！我还没废！你要编也编个好点的理由！此事与我关系重大，今天我非得知道前因后果不可！展昭，你记住，你今天要么告诉我，要么我就去问包大人，你看着办吧。”

对别人，展昭有的是办法，一笑二威三吓四出手，一个一个用过来不怕对方不认输，可现在他面对的是白玉堂，要动他，自己怎么舍得？要不理他，他会去找包大人……

天哪！他肯定不会是去“问”的，而是去捣乱的，可怜包大人一把年纪了，怎么受得了他这么折腾？

展昭实在无奈，叹了一口气，道：“我知道了……”

第七章

“主上，公孙策已找出起针之法，如今已解开了他左腕和双脚的禁制。”

“哦，是他自己找到的办法吗？”

“不，是从他的书库之中，找了一夜才找到的。”

“干得不错……”带笑的声音，“不愧是开封府的智囊，可惜是个书呆子，没书就什么也干不了。”

“需要再加禁制吗？”

“不必了。”优雅地一摆手，袍服一甩，用保养良好的手指掸一掸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他不是喜欢看书吗？既然书是他的拐杖……你说呢？”

“属下明白！属下这就去办！”匆匆退下。

“包拯，公孙策，展昭……还有，白玉堂……”微笑，“知道得越少越安全。其实你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是不是？”

明白，却不能置身事外，这也不是他们的错，反正他会为他们找好借口的。

右腕和睛明穴的针怎么也起不出来，公孙策摇头晃脑地叨叨着“学生无能啊，学生无能”便出去了，临走也没忘记他的书。展昭看着他出去的背影，知道他是不愿意让他们着急，心中不禁有些愧疚。

人人都知道他希望白玉堂好，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玉堂不喜欢，他还真恨不得玉堂就这样，不能动、不能看、不能喝酒、不能管闲事、不能惹事生非，还有……不能去找他的红颜知己……

真正希望白玉堂好的只有他的理智，而他的感情上根本就对这一点不感兴趣。

“玉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要不要吃点东西？”

被强迫躺回床上的白玉堂一肚子不爽：“不吃！我要先洗脸。”

展昭苦笑，刚才知道玉堂有了恢复的可能时，他高兴得连这只爱干净的小白鼠平素的基本要求都忘了；等冷静下来，又为小白鼠不会再这么乖而陷入失落之中；再后来听到那孩子“尸体”的事，于是根本就把杂事都抛到脑后去。

若非白玉堂提起，他可能今天一天都不记得帮他洗脸吧。

展昭在他滑嫩得像豆腐一样的脸上，亲了一下。

“好，先洗脸，不过饭也要吃，我去给你打水，顺便……你想吃什么？”

白玉堂的脸上染着淡淡的红晕。

伴着唇上柔滑的触感，展昭的嘴唇竟就离不开了，恋恋不舍地在他的脸上多亲了几下之后，嘴唇就渐渐滑到了他的唇上，声音也变得模糊起来。

他们没有接过吻——有意无意中擦过的不算，即使有过极为亲密的肌肤之亲，也代替不了证明着爱意满溢的亲吻，所以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吻，对他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与以往的行为完全不同的。

展昭就像要描绘他的唇形似的，用嘴唇在他的唇上轻轻研磨，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反反复复。

白玉堂原本有些紧张地闭嘴咬牙，就是不准他进来，然而在展昭温柔攻势的撩拨下，他被弄得有点酥麻又有点痒，忍不住笑了一下。

他的嘴唇终于张开，展昭趁机撬开了他的牙齿，深深吻入。

试探的吻骤然变得狂猛，展昭的手狠狠地揉入白玉堂的衣服里去，他们唇齿相交，他们肌肤相触，小小的微碰即可引起星火燎原。

不知何时，展昭已经整个人都压到了白玉堂的上方，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白玉堂的左手抓住他领口的衣服，不知是在拒绝他的接近，还是在不满于他太远的距离。

白玉堂的上衫被拉得大开，胸口的肌肤上布满羞涩潮红和点点深红痕迹，腰带松了一半，被一只手潜入裤腰之中，万分留恋地摩挲着完美的臀形和那柔滑的触感。

不过，那只手并不满足于自己的进度，虽然它也曾经悠游过这个身体的每一个部分，这具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部位都让它无比爱怜，但今天，它毕竟还是怀抱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异物在幽谷之外的蠢蠢欲动，惊醒了几乎完全被情欲灭顶的白玉堂，他被吻得连身体都软了，但却异常坚决地使劲推开压在他身上的人。

“唔……展昭……唔……不……唔……不行！”他总算为自己的嘴唇争取到了自由，有些气急败坏地低喊。

展昭惊讶地问：“为什么？”

那只手指还在意图不轨，徘徊着想要进去，白玉堂简直有些惊恐了，摸索着抓住展昭放在自己赤裸肩头的手狠狠咬了一口，在他的手上留下了两排整齐的鼠牙印，展昭这才明白他竟是真的不愿意。

“好，好，玉堂，我不逼你。”展昭长叹。那手指在幽谷之处打了个转，又滑回结实柔韧的腰身上流连不去，“既然你不喜欢……”

话是这么说，可该占的便宜一点也没有少占，接下来又是一个几乎吻到心醉的深吻。直到两人的情欲已经涨满至最高点，再过一步便要决堤，才勉强停下。

“我等你准备好……”展昭低声说着，将他的衣服细细拉好。

白玉堂脸红红地冷哼了一声：“先把你自己的事情解决掉再说。”

旖旎的气氛在这句话中，被生生撕了个粉碎。

展昭为他拉衣服的手停滞了一下，苦笑：“我会的。”

他们之间有障碍，很多，也并不多，最重要的是看他们如何解决。

白玉堂总住猜测展昭真正的想法，但他认真思考后才发现，原来他一点也不了解，展昭瞒着着他做了一些事情，可惜，他并不是每一件都知道。

在汴梁城里找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孩，的确是一件难而又难的事。张龙他们一夜辛苦却无果而归，这很正常，且此事又不宜张扬，也不能以这孩子的画像通，实在是难煞了人。

公仆策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在傍晚时分为白玉堂拔掉了右腕上的针。

由于拔针时间太长，手法上可能也有点偏差，这针一出来的时候，白玉堂简直痛得汗流如注，浑身痉挛，展昭不知费了多大的力气才将他按住。

“没事了，没事了，玉堂，没事了……”展昭在他耳边喃喃细语，间或亲吻那汗涔涔的涨红脸颊。

白玉堂逐渐安静下来，脑袋蹭着展昭的衣服，现在只有这样才能让他感觉到展昭，让他心情平静。

“展昭……”

“嗯？”

“你还是不要守着我了，不是要找那个小孩吗？张龙他们已经很累了，而且，现在所有人都去找那个孩子了吧，府里就剩下咱们，包大人那边……”

展昭亲吻着他的额角，道：“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我自有办法。包大人那边也有人保护，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别管那么多。”

“猫儿……”

又是一个深深的吻，把他的问题全都堵了回去。

公孙策看着这两个年轻人，微微一笑，收拾东西出去了。

公孙策关门的声音刺激了老鼠，恼羞成怒地使劲抓展昭的衣服，可怜展昭的背被抓得一塌糊涂，若是没有衣服，八成已经重伤了。

展昭实在受不了，终于放开了白老鼠，苦笑：“不要这么用力行吗？真的很痛……”

老鼠摸黑摸到了猫的脸，有些心疼地道：“痛？其实根本就不是背痛吧？你现在全身都是冷汗，是胃在痛对不对？”

展昭笑了，果然，最了解他的还是白玉堂，就算能瞒过眼尖的公孙先生，也绝对瞒不过闭着眼睛的耗子。

“只要你好，我就不痛了。”

“……死猫，你现在很会说甜言蜜语嘛！”

“只要你喜欢，我天天都会说的。”

“我我我……我才不喜欢！”

噗哧的笑，一双唇又压了下来。房间里只剩下轻微的喘息。

一点细微的声音在外面一划而过。

猫鼠同时分开，猫耳和鼠耳都竖了起来。

“有人？”

展昭跳起来就要穿窗而出，白玉堂一把抓住他。

“我也要去！”

“可是你的眼睛——”

“你别太看不起人！”

犹豫，只是短短的一瞬，展昭一把抱起白玉堂，抓起湛卢和画影，两人从半开的窗户中跳了出去。

十几个穿着夜行衣的人几个起落，飞到了公孙策的书房周围，四散分开，每个人手中的火把一亮，公孙策的房间周围立时反射出殷红的光芒。

“不好！他们要放火！”躲在黑暗中的展昭身体一动，就要跳上前去。

他怀里的白玉堂抓紧了他的衣服：“你冷静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

展昭道：“总共是十二个人，屋前六个，大概屋后尚有六个，围成圈，手中有火把。”

白玉堂稍一沉吟：“我对付这边，你对付屋后那边的人！”

展昭大惊，“不行！你眼睛尚未恢复，怎能与六人对战！”

白玉堂怒气勃发：“展昭，你若是再有如此看不起我白玉堂的说法，今后我们恩断义绝！”

他一把抢过展昭手里的剑，也不知是有意还是眼睛不能视物的关系，他拿走的是展昭的湛卢，而非自己的画影。

领头者发出一声轻细的呼哨，所有黑衣人仿佛听到了命令，立刻将手中的火把向公仆策的书房丢去。

“住手！”

随着一声怒吼，一个白色的影子骤然出现，几个翻滚跳跃，几个上下翻飞，看不清人影，只见剑光滚滚，映得暗黑天下一片明亮雪

色。所有的火把皆被挡在了剑光之外，反向黑衣人飞去。

黑衣人纷纷以剑格挡，将火光拨开后，定睛看清眼前的人，皆是一声惊呼。

“白玉堂！”

白玉堂仰天大笑：“哈哈哈……正是你白爷爷！你们这些宵小贼人，还不快快报上名来！”

一瞬间，黑衣人的呼吸都乱了，但只有一个人的没有。

“大家不要慌，他现在根本什么也看不见！趁现在，尽速攻击！”

白玉堂气得牙痒痒的，他非得记住这个混蛋的声音不可！不杀了这个漏他底儿的家伙，他就不叫白玉堂！

“好好，那就看看你白爷爷睁眼闭眼之间有何区别吧！”

他大喝一声，剑势向前攻去，直取离自己最近的那个人。

这些人明显受过严格的训练，他这一剑刺出，目标之人快速后退，同时其他五人成合围之势向他攻来，转眼间，白玉堂已深陷敌阵。

展昭知道白玉堂说一不二，若因他顾虑白玉堂而导致公孙先生受袭，那白玉堂是不会原谅他的。

于是在白玉堂喊出住手的同时，他也飞了出去，直取屋后六人手中的火把。

两人与十二人战在一处，打得难分难舍。

展昭这边还好说，应付六人毫不吃力，却因担心白玉堂而急于求成，几次发狠抢攻，结果却适得其反，急躁中露出了几个破绽，被人又强行压回。

白玉堂毕竟吃了眼睛看不到的亏，在一片兵器交击之中，他的听力受到很大的干扰，那些黑衣人也知道他的弱点，在攻击的同时发出不同的高低呼喝之声，不攻击时也会将手中刀剑挥舞得虎虎生风，让他分散了过多的精力去对付其实并没有攻上来的敌人。

屋后传来几声惨叫，白玉堂一分神，只听“嗤嗤”两声，白玉堂只觉背心一凉，接着便是一阵温热流下，他知道自己受了伤，不由心中恼怒。

那猫本来就不准他来与敌对战，现在一旦受伤，还不知道那猫会怎么念叨呢！

心中一狠，手下便变了招数，只见他手中剑光突地暴涨，剑气强涨三倍有余，五光十色的光芒在他身边如盘龙环绕，他的身法也在同一刻变化，整个人灵活无比，矫若游龙，即使身处六把刀剑的威胁之下，却仍是游刃有余。

这样的他，谁能相信他如今竟是双目失明?

那六人无法抵挡他的攻势，边战边退，白玉堂微微一笑，一招“龙翔天际”使出，隐含着虎啸龙吟之声向距离他最近之人进攻，耳边传来肉体刺破声，一人惨叫。

却说展昭，那六个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但着实拼命，大概正是知道不是对手，招招都是拼命的打法，展昭多次几乎将其中一人斩于剑下，却又被其他人进攻救下。

展昭心中冷笑，知道他们听到了屋前传来的呼喝声——不准他前去救援。

他若耽搁得越久，心中便会越急躁，他们就是在等，等他何时露出急躁之相，而在那时，他就输了。

但……他是展昭，而那个人，是白玉堂。展白二人，绝不是受人牵制的，即使牵制他们的是对方也一样！

展昭挥剑向前刺出，仿佛要击中前面之人一般，这一招让他背后破绽百出，攻击者尚有五人，自然有人忍不住。

果然，有两人上了当，展昭只听脑后生风，两把剑一上一下向他斜砍而来。

展昭原本就要刺中前面人的脸，却在千钧一发之际将剑势收回，如行云流水般半个转身，反手将剑刺入右后方之人的胸肋之中，收剑回势，又是半个转身，另一把剑堪堪从他喉头划过，他右手剑花一挽，夹住一人刺向他胸口的剑尖，往后方一拉，顺势将剑送入他体内。

他这一手真是漂亮之至，几乎是瞬间便灭了三分之一的敌人，做他的敌人，怎有可能不心惊的？，

六人都难以抵挡，如今失去了两人，剩下的四人更不是对手。那四个人互相看对方一眼，忽然一个呼哨，四散分逃而去。

展昭也不穷追，连半刻也不曾犹豫，便向屋前飞去。

等看到了白玉堂，展昭却忽地不急了。

也是，即使白五爷少了一双招子，但他毕竟还是白五爷，手中剑招毫不含糊。轻轻松松就压住了六个人的攻击，他现在要是下去帮忙，那不是找着让耗子咬么？

然而他看好戏的心情却在看到白玉堂背后的暗红时，被打得破碎。

那群人，居然敢伤他的玉堂！

展昭跃下屋顶，挥剑加入了战局。

熟悉的气息回到身边，白玉堂不必看都知道是谁，立刻在身边留出一个位置，一左一右，双双出招。

展昭的帮忙，白玉堂心中不能说是不生气的，但如此有默契的感觉真的很好，所以决定暂时不追究他，而是与他携手对敌。

那些人对付一个白玉堂已是吃力，更何况再加上一个展昭？虽然他们二人乃是一猫一鼠，武功上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毕竟在一起已有这么多年，那份默契是别人比不了的，若别人合作起来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他们的合作便是一加一等于三！

不消一刻钟，那五个人已是兵败如山倒，转眼间，又有两人倒在他们二人剑下。

听到一人的脚步向外退去，白玉堂几剑朝那个方向刺出，为配合剑招，脚下也往前走了一步，却没想那里有一块石子，他脚下一滑，一剑刺歪，他自己也差点倒地。

展昭挥剑，叮叮几声将想趁机攻击的剑势全部挡了回去，左手一抱，将白玉堂揽在了怀里。

白玉堂气急败坏：“展昭！你给我放开！”

展昭好像没听到一般，一边抵挡攻击一边问：“玉堂，你怎么样？受伤了吗？”

“我没受伤！你这只死猫给我放开！太难看了！”

“反正你又看不到。”

白玉堂气得青筋直冒。

刚才是两人合作，现在却是展昭一人攻击，同时手中还抱着一人，明显不如刚才灵活。

剩下三人以为是难得良机，同时看出白玉堂其实就是展昭的弱点，当即，三把剑都呼啸着向白玉堂卷来。

白玉堂没有说，其实刚刚取出的金针仍是伤到了他的筋脉，如今用剑过久，他的右手一直在不停地抽痛，但他死也不会将这件事告诉那只猫。

正好现在被他从后方抱在怀里，右手使剑只会造成展昭的妨碍，他便将湛卢交到了左手，恰恰抵住了那三把剑的攻势。

即使他是这种尴尬的姿势，展昭和白玉堂两人仍是合作无间，时而一攻一守，时而合作快攻，时而互相维护，动作竟比刚才更加流畅。两人同进同退，使出的剑招交错默契，完美互补。

这哪里是打架，分明就是一场绮丽优美的舞步！

听到这边兵器交击声而赶来的丁家兄妹，看到的就是这番情景。

丁月华咬了一下唇，跺脚，转身跑掉。

丁兆惠扑上来，拔剑就砍，也不知道是在砍敌人还是在砍展白二人。

“展昭你给我放开！打架还抱着个男人！你不嫌难看么！”

展昭引着他的剑刺中自己身边的敌人，淡淡笑道：“难看，你可以不看。”

丁兆惠气得眼前发花，真气一时不继，差点摔倒。

剩下的两个人发现自己毫无胜算，互相使了个眼色，耍个花招，转身就跑。

展昭正想去追，又低头看看怀中的人，再看看丁兆惠一脸要吃了他的表情，心中暗叹，便停住了。

白玉堂发现展昭想追却又停住的动作，急得抓住他道：“展昭，你怎么不快点去追！那些人还未交手就知道我眼睛看不见，很可能和黄梁毒杀案有关啊！”

“不行。”展昭温和却坚决地拒绝，“现在张龙他们仍在找那孩子，府中只有少数人在保护，若这是个圈套的话，我再去追，包大人和公孙先生可能就危险了。”

他没有说的是，最危险的其实就是你这只爱管闲事又看不见的瞎老鼠了，我走掉，那不是让你送死么？

白玉堂气死了：“我不是说了我没事！你也看到刚才的情况了！我一对六，就算没有你加入，我仍是赢了他们吧！”

话是没错，但展昭一旦打定了主意，就绝不会轻易改变。

“玉堂乖，今天不能追，我们先去看看包大人。”

白玉堂大怒：“乖什么乖！我不是小孩子了！”

展昭笑，对他来说，小了他两岁的白玉堂其实就和孩子没什么区别……

被完全忽略的丁兆惠跳脚：“你们放肆！放肆！居然在人前就打情骂俏起来！羞也不羞？”

展昭和白玉堂只当没听见。

这边鸡飞狗跳的热闹，谁也没发现身后的门开了，公孙策手拿一本书走了出来。

“要看包大人，我和你们一起去。”

展昭道：“公孙先生，刚才没有吓着您吧？”

公孙策微笑：“区区小事，还吓不到我的。”

白玉堂插嘴道：“若不是被吓到了，现在会要求和我们一同去看包大人？分明是怕了那些人去而复返！”

公孙先生儒雅的面孔上浮现出几根青筋。

“白玉堂，拔针的时候真的很痛吧，呵呵呵呵……”

……这是威胁！

但白玉堂还是沉默了。

在丁兆惠一路上的目光刺杀和白玉堂的唇枪舌战下，几人经历了难言的煎熬，终于来到了包拯的书房门前。

包拯的房间里没有点灯，却能听到有人走来走去的声音。公孙策先上前敲门道："大人，学生和展护卫等有事相报，不知大人是否已经睡下？"

包拯在里面道："还没有，各位请进。"

公孙策推门而入，展昭等人随后跟上。

包拯点亮了灯，在昏暗灯光的映照下，这位黑面青天的神情异常憔悴。

公孙策惊道："大人，您怎么如此……难道您从昨日到现在都未曾休息？"

包拯苦笑："有了这个，本府岂能睡得安稳？"

他双手托起一张轻薄的纸，展给大家看。

"黄梁县一案，即刻停止查探。钦此。"展昭轻轻地念出声来。

白玉堂勃然大怒："这皇帝又犯病吗？这案子是又牵着他亲戚了还是怎么的！说不查就不查！那一家七口就全白死了？"

展赵慌忙按住了这只暴躁的老鼠，安慰道："玉堂，你少安毋躁，说不定皇上是有别的考量……"

"有别的考量！那这张纸上还有没有写别的？嗯？"

展赵看一眼那张显得空落落的密旨，不管怎么看，只有那零零落落的一行字，让人想猜也无从猜起，不由无语。

包拯道："本府一直就在猜这张密旨之后的意义，却无论如何也猜不出来。今早上朝我有意暗示过皇上，希望他能详细示下，但皇上却故意躲避此话题，我刚开个头，便立刻将话题岔开，实在不明白皇上究竟意欲如何。"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丁兆惠一直盯着那张寒酸的纸片，忽然道："包大人，那好像不是皇上的字迹？"

包拯道："没错。本府也正在奇怪，既然皇上要发密旨，那便是不想让人知道，又怎会是别人字迹？但这玉玺却是千真万确，不会是他人假传圣旨，这实在令人费解。"

白玉堂道："包大人，能否借那密旨给草民一观？"

丁兆惠发出“嗤”的一声冷笑，其他人也有些为难。现在白玉堂的眼睛变成这样，如何能“观”得了？可依他那骄傲的性子，直接在他面前提出，只会让老鼠恼羞成怒而已，到时候大家谁也别想过好日子。

展昭倒是面色如常，向包拯微一抱拳示意，便从他手中取过了密旨，放在白玉堂手中。

白玉堂用手摸上密旨表面，手指在墨迹和圣印上细细划过，然后又将纸帛放在鼻下闻了闻。

“奇怪，这不像是先写字后盖印的，倒像是先盖了印，之后才写上的字。”

“噢？”包拯即刻道，“展护卫，请将密旨再予本府看看！”

展昭又将密旨交还包拯，包拯和公孙策在灯下细细地研看许久，肯定了白玉堂的说法。

白玉堂道：“既如此，虽然不能证明皇上对此一无所知，却可以知道至少也是皇上非常亲近或信任之人所写，否则他断然不会如此放心，竟将盖了玉玺的空白旨意交予此人。”

众人皆同意他的说法。展昭正想问他刚才从那上面闻到了什么味道的时候，门外忽然一阵嘈杂，张龙一头就冲了进来。

“包大人啊！找到了！我们总算找到了！”

马汉和赵虎随后追上他，使劲把他往外拖：“混蛋！怎么不通报就闯进来！”

张龙大呼：“放开我！让我禀报啊！先禀报完了再赶出去嘛！”

包拯失笑，道：“马汉，赵虎，放开他吧。”

马汉和赵虎讷讷地放开他，张龙还很不服气地瞪了他们一眼。

包拯道：“张龙，看你如此着急，定是那孩子找到了？”

张龙得意洋洋道：“没错！大人啊，我们今日可是花了大力气的……”

王朝领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从外面走进来，插嘴道：“快住口吧，让你分个几碗粥就得意成这个样子。”

被打断了邀功的张龙愤恨地望着他，拳头都攥起来了。

一看到那孩子，包拯不由面露喜色："对！就是他！王朝，你们在何处找到他的？"

王朝微躬身答道："虽然大人吩咐过，不要以此事去吵展大人和白义士，但今天展大人在门口堵住了我们四个，硬是要听，我们只得跟展大人说了。展大人令我们在乞儿聚集之处支锅熬粥，但凡有人来乞，即给他一碗，不过必须在粥铺附近吃完。

"果不其然，这孩子终是没忍住，以为把脸抹成这样，再趁上夜色我们便不认识了，结果一出现便被我们抓获，立刻送到大人这里来。"

包拯赞许地点点头："辛苦你们了！还有展护卫，原本不告诉你这件事，也只是怕你分心……"

展昭低头微笑道："包大人不必解释，展昭和玉堂明白大人的心意。"

白玉堂心里嘀咕："臭猫，看你说得多顺哪！你能代表得了我么？"但他在包拯面前也不敢放肆，便没有多说什么。

那孩子见屋里这么多人，早已怯了，现在见他们只在说其他的话，似乎没有理他，就悄悄地往旁边挪了挪，趁着王朝不注意，嗖地就想往外跑。

王朝一把抓住他的后领，但那褴褛的衣衫根本抵挡不住他的拉扯，轻轻一拽就成了破布条。

那孩子也不管衣衫残破，只一径地往外跑，眼看就要跑到院中，忽然眼前一花，红色的影子从面前闪过，再回神时，他的身体已经不由自主地倒飞了回去，落回王朝的手中。

王朝学乖了，不再抓他的衣服，而是扣住了他细瘦的小脖子，这回看他再怎么跑。

展赵缓步走回包拯书房，转身将门关上，落了门闩。

那孩子怯怯地看着一屋子的男人，小脸上努力扯出一个可怜兮兮的笑容："各位大爷，小的只是个乞儿，啥也没干过，真的！各位大爷就行行好，把小的当个屁给放了吧……"

这孩子，果然是在外面浪荡惯了的，看起来怯，事实上却是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到处乱转，即使面对的是包拯的威严，也不见丝毫恐惧。

包拯笑道："你不用怕，本府让你来，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那孩子满脸的怯意非常自然地转成了傻笑："啊？是要做学问哪？各位大人都是文曲星下凡的，小的一个字都不认识，哪里比得上大人哪……"

王朝手下稍微用力，本意只是让他安静点，但那孩子却夸张地大喊起来："来人哪！杀人人啦！救命啊！开封府里的大人草菅人命啦！好疼啊！"

是否真是草菅人命暂且不论，他这一声实在是大，不仅展昭等人退了一步，连包拯也忍不住想往后躲。

马汉在那孩子头上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主要目的不是在打，而是吓唬，所以下手并不重，那孩子却像被踩了尾巴一样，嚎得更厉害了。

白玉堂皱眉，拉着展昭的袖子让他靠过来，在他耳边悄悄说了两句话。

展昭会意，走到包拯身边又跟他低声说了几句，包拯忽然板起一张黑脸，威严地道："这孩子乃是凶杀案的重要证人，然而却包庇罪犯，致使案情至今毫无进展，实在罪大恶极！展护卫，你和白义士送这孩子去大牢，严刑拷问！"

展昭低头应道："遵命！属下和玉堂这就去办！"

王朝等人惊呼："大人！这孩子——"

包拯一甩手，道："不必多言！展护卫，白义士，带他去吧。"

那孩子的脸霎时变得惨白。虽不再聒噪，却仍是一言不发。

展昭从王朝手中接过又瘦又小的孩子，一只手握着白玉堂的，毫不犹豫地走了出去。

呆呆地看着他们离开，张龙惊道："大人，那家伙还小呢！哪里禁得住大刑啊！"

马汉和赵虎也上前道："大人，是否能用别的办法呢？"

包拯但笑不语。

公孙策一指沉默在旁一言不发的王朝，道："不如你去吧。"

王朝一笑："属下明白。"

“对了，”看着王朝出去，包拯道：“你们刚才进来时说，有事禀报？”

公孙策这才想起他们来此的目的，他忙向包拯解释了今晚所发生的情况，包拯边听边点头，最后问道：“那些杀手如今怎样？”

“大部分逃走，立毙的几名已经送至尸房，身上没有任何标志性的东西，衣服和武器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包拯又问丁兆惠：“他们武术套路如何？”

丁兆惠道：“我是后来才去，只见到末尾情况，不过从见到的部分而言，没有什么特殊的，但他们使用武器很纯熟，应当是被有意教导成如此。”

包拯看了看密旨，眼神飘移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如此……本府明白了……”他道。

公孙策也同他一起低头望向那张重若千斤的密旨：“大人，这……”

“这个嘛……”包拯用两根指头捏起密旨，又任它自然地滑落下去，“等等再说吧。”

展昭和白玉堂带着孩子到了中庭，走着走着，展昭停住了。

“玉堂，”他故意用稍高的声音道，“这孩子实在是太可恶了，不仅假传你的消息，刚才又对包大人那般不敬，咱们得好好合计一下，修理修理他才好。”

白玉堂也一本正经地道：“没错，看他这般狡猾，说不定和弄坏我眼睛的人是一伙儿的，可千万不能轻易放过他了。”

展昭继续道：“正好牢头前两天欠了我几坛酒，不如就交给他吧，他必定能让这个小子记住。”

那孩子原本还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气，听到他们的对话，单薄的小身子渐渐发起抖来。

白玉堂听见他簌簌的抖声，不禁心中暗笑，又道：“不过咱们还有事要问的，可不能把他打死啊。”

展昭应道："没错，不如就打个半死吧？嗯，不好不好，牢头懂得的手段可比我们多得多，不是据说有好多手段能让人想死都死不成？用个十几种手段，应该就差不多了。"

那孩子抖得更厉害，却好像还在犹豫，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

就在此时，王朝从后面赶了上来，对他们叫道："展护卫，白义士，包大人说了，要上刑也得悠着点，还要问话呢，就别拔舌头了，挖眼吧。"

一听到挖眼二字，孩子当即就崩溃了，捂住了一双黑白分明的灵动大眼叫道："大爷们！爷爷们！小的知道错了，小的说！小的都说！你们可千万别挖我的眼睛！"

三人又好气又好笑。这孩子就是看到棺材了也要挣扎一下才肯落泪，真不是一般的强。

若不是为难至此，谁愿意费这么大的力气来吓唬一个小孩子？不仅传出去不好听，看这孩子可怜的样子他们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啊。

展昭松开了扣着他小脖子的手，拍他的头道："总算知道怕了？那就老实说啊，若是有半句假话，休怪我们不客气。"

小孩慌道："真的真的，小的发誓，全都是真的！要有半句假话，就让小的天打雷劈！"

"那好，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叫扁担，爹妈早就死了……"

"……他如今无家可归，以乞讨为生。那日，一个手上长着铜钱大青记的男子给了他一个肉饼，并对他说只要他能到开封府如此这般地说一番，还有更多肉饼可以吃。

"等扁担吃完肉饼之后，男子就走了，扁担就按照他所说来到府中报讯，然而刚说完该说的话，不知怎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时发现自己在棺材中，很害怕，就慌忙逃了出去。正好那晚玉堂回来，府中混乱，他一个小孩也没引起人注意。

"逃出府后，他当晚又遇到了那个男人，但这次他不是来给他肉饼，而是来杀他的，亏得扁担机灵，逃进了晚市人群中，方躲过一劫。

“他怕再被抓住，便不敢明目张胆地出现，所以我们才找不到他。若不是今晚他实在饿得受不住，也不会冒险出来拿粥喝，更不会被我们逮到。”

“如今那孩子呢？”

“送入牢中，请牢头代为看管照顾，不然还不知道那孩子又会跑到哪儿去。”

包拯嗯了一声，随即陷入沉思，捻须不语。

公孙策道：“大人，是否仍在疑惑，为何那些人明明杀人如麻，却给了那孩子假死的药，直到他复活才又追杀？”

包拯道：“正是。”

公孙策道：“关于这个，是否有可能是那孩子在说谎？”

展昭道：“这个应该不会，当时他的确是吓坏了，那种惊吓并非假装，所以应当不会是说谎。”

白玉堂忽然道：“大人，我倒想到一种可能。”

包拯道：“白义士请讲。”

白玉堂正要张口，却突地觉得眩晕难受，从刚才起便一直忍耐的右手抽痛得更加严重。展昭敏感地发觉了他的不适，忙扶住他。

包拯忙道：“快让白义士坐下！白义士，本案不急，你先调养好身体再来谈此事不迟。”

展昭握住白玉堂的手，白玉堂知道他的意思，也暗中与他回握，对包拯答道：“包大人不必担心，草民并非柔弱之人。”

包拯皱眉，抬眼看看展昭，展昭低头看着白玉堂，眼中溢满温柔，脸上却是毅然决然的神情。

包拯叹道：“好，你讲。”

白玉堂道：“若是单单讲这孩子一人之事，的确怎么也想不通透。但是若和这三桩案件串连来讲，那便有趣了。

“首先是那一家七口，染毒之后全部死亡，无一幸免。根据展昭当时所说，他们死时俱是全身发黑，并早早开始腐化，这是明显的中毒征象。

“其次是恶霸夫妇，公孙先生、展昭和我都猜测是中毒死亡，但除了剖开后发现其内脏异常恶臭之外，从外表看，根本看不出他们是中毒死亡。

“而第三个，就是这孩子。我并未见到他的样子，仅是听展昭说起，那孩子原本就是面色如常，从头到尾都不曾腐化，如今更是死而复生，转眼间就活蹦乱跳，令人难解。”

公孙策仿佛明白了什么，接下去道：“如此说来，那对方的目的应当不在毒杀之事上，而是在毒药本身！白义士是这个意思吗？”

白玉堂默然点头。

展昭也心中一沉，心中模模糊糊地有了个大概：“公孙先生，玉堂，你们的意思难道是说，他们其实根本只是在……试药？”

众人都是一惊。

试药？究竟是谁如此胆大残忍，残害了这许多性命，然而却只是试药？

白玉堂道：“我只是猜测，不过那段时候我一动都不能动，便常常思来想去，也曾想过这个可能，不过当时我只知道恶霸夫妇和那一家七口之事，所以这怀疑也不长久，很快就忘了，如今再加上这孩子，便忍不住再次怀疑。

“表面上看，似乎是凶徒的毒药毒性一次比一次更弱，但其实不然，仔细想来的话，三桩案件之间其实都有着隐约的联系，根据毒性的强弱逐渐降低，若不是在测试这药的配方，那八成就是在测试毒药的用量，这样想来就能讲通了。”

包拯在书房中踱着步，许久才道：“不，等一下，不是三桩，是四桩！”

众人异口同声道：“四桩？”

包拯道：“展护卫和白义士怕是不记得了，当时事情发生之后他们便去了黄梁，还是公孙先生独自验的尸，应该是发生在那恶霸夫妇死去之前的事。”

公孙策恍然道：“啊，大人是指，那个至今无人认领的白衣少侠尸首？”

展昭面前浮现出那个白衣青年的尸首，想起当时以为失去了白玉堂时的万分惊恐与悔意，几乎让他难以承受。手上忽然一动，低头发现白玉堂的手指紧紧握着自己，他微微一笑，也与之回握。

丁兆惠看着他们明目张胆的亲密，却很难得的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咬了咬牙，抱紧了怀中的剑，好像要连剑鞘一起抱断掉一样。

公孙策想一想，道："不过当时那少侠是死后即刻被送来，当日学生便将其身体剖开进行了勘验，也许是时间不够，所以并未闻到他的内脏有任何异味。

前天尸房看守说那尸体臭得厉害，学生问过大人后现在已经将其暂时掩埋，现在想来，难道是和那恶霸夫妇中的是同样的毒？"

至此，案情似乎已经有了眉目，但仔细想来，其实他们仍在原处转圈。

如此危险的毒药，若是落在心怀不轨者手中，结局不堪设想，可他们至今却只知"为什么"，而不知"是谁"，更别说他试药的真正目的，究竟只是想作奸犯科还是有更大的阴谋，谁也无法保证。

展昭低头，目光落在白玉堂手中的剑上。

"对了，大人，公孙先生，不知那位少侠的剑找到了吗？"

包拯和公孙策的目光落到了屋角，那里的剑架上横架了一把没有宝剑的剑鞘，剑鞘上面刻绘着精美的麒麟图案——没有头。

众人讨论至深夜，仍是没有新的进展，向包拯告退后，各人都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而白玉堂则很自然地又被展昭领回了他的房间。刚梳洗后准备睡下，却忽听外面隐隐约约传来一声惊叫。

若是常人，那是决计听不出来的。

但展昭和白玉堂不同，他们几乎是立刻就从床上跳了起来，相携向声音的来源——公孙策的房间跑去。

"公孙先生，你怎么样？公孙先生！"

展昭有些急躁地拍着公孙策的房门，大声叫着，过了好一会儿，公孙策才慢慢地打开了门。

“不见了……”一开门，那个面色苍白得像鬼一样的人就对展昭道。

展昭有些惊讶：“什么？什么不见了？”

“书……”

“咦？”

公孙策微微让开，让展昭和白玉堂进来，等看清周围情况后，展昭也呆住了。

“怎么了？”白玉堂问。

展昭的嘴张了张，像是快要不能呼吸了一样。

“这……书……呢？”

公孙策的房间原本摆了满满几大柜子的书，现在全都不见了。

可怜的书架上只剩下几张不知道是废纸还是掉落的书籍活页，整个房间顿时从书香满屋变得凄凄惨惨戚戚……

“我的书啊……”公孙策抱着胸口，简直心痛万分，“我的书啊！哪儿来的蠢贼居然偷光了我的书……”

展昭略一思考，急道：“公孙先生，能治疗玉堂的那本书还在吗？”

公孙策道：“啊，那个还在，刚才正在研究它，所以离开的时候就放在怀里了。”

展昭松了一口气。虽然有点对不起公孙先生，但对他来说，能治好白玉堂的眼睛才是当务之急，书么……可以再买！

——典型的武夫观念！

白玉堂的嘴角一直在抽动，展昭知道他是想笑，但对着可怜的公孙先生有不太好意思，如果再耽搁一会儿，他八成就真的要笑出来了。

拉起白玉堂，展昭道：“公孙先生，请将书库的钥匙借我一用，我去帮您看看书库的书还在不在。”

公孙策刚才光顾伤心房间里的书，连书库的都忘了，现在一提醒才终于想起。忙取出一把铜钥匙交给展昭。

“那就麻烦展护卫……不！还是我自己去！我现在就去看！”

展昭对所有的书都凭空失踪还心存疑虑，当然不放心让公孙策一个人去，便拉了白玉堂随后跟上。

白玉堂毕竟只是新近眼盲，对开封府的一草一木再熟悉，也不过是大白天睁着眼睛的情况下。如今眼前一片黑暗，脚下就难免磕磕碰碰的，展昭带他走路只能慢慢走，有障碍就提醒。

可公孙策急得要死，根本不管后面的人如何，只一个劲地往前冲，两人也只好急匆匆地跟上。

一路上，白玉堂不知道绊了多少跤，展昭实在心疼他的狼狈，便一把将他抱起，大步流星地去追公孙策。

白玉堂气得脑袋发晕，在他怀里拼命挣扎，却怎么也挣脱不开。

“好你个展昭……”他咬牙切齿地低声说，“你记住，可千万不要犯到我手里！”

展昭但笑不语。

公孙策的书库里损失还不算惨重，锁没有坏，而且书没有全都被搬走，只是所有医术都不见了而已。

饶是如此，公孙策也是心痛得要死，整个人像没头苍蝇一样在书库里乱转，希望能找到一点线索。

最后在窗台旁一摞仿佛是被遗落的书上发现了两个脚印，都是脚尖的印痕，似乎曾有人蹲踞在上面似的。

与此同时，展昭也在窗外发现了几个脚印，好像是有人在那里走了很多步，脚掌的方向从左至右扇形铺开，脚跟几乎没有动。又稍远的地方，也发现了同样的脚印。

公孙策努力按下心疼得想发疯的心情，思考了一会儿，道：“我明白了！那些人其实是用一人传递一人的办法将书传出去，那些脚印就是在接书送书时印上的。这些人实在太可恶了！火烧不成，又来偷！我公孙策的书又招惹谁来，居然都搬走！我的珍贵古籍……”

展昭道：“公孙先生不要着急，您的书特别多，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搬走，我顺着这脚印的方向追过去看看，说不定能得到一些线索。玉堂，你在这里保护公孙先生。”

“那便麻烦展护卫了！”

展昭顺着脚印以及一些被踩断的树枝，翻出了开封府围墙。

他绕着围墙走了几步，果然在一片泥泞中找到了半个车辙印子。由于沾了泥巴，车辙有好一段路都明显带着泥印子。

顺着这些泥印子又往前追了一段，在一处岔路口上，泥印子忽然分成了三股。

一股向正南方去，走到终点便是皇宫；一股向东南方，再走不远便是八贤王赵德芳府上。

另外一股则是向西方——展昭盯着不远处那座富丽堂皇的府邸，手不知不觉地攥紧了——那是太师府啊！

第八章

“庞太师？”刚刚睡下，又被从床上拖起来的包拯，带着几分迷茫问道

“是。”展昭道，“属下看了，那泥印子明显延伸到庞太师府上，而另外两道车辙延伸得并不远，很快就消失了。”

包拯看看展昭，又看看白玉堂，再看看仍在心疼书籍的公孙策。

“且不说这证据如何……”包拯疑惑道，“庞太师会做如此傻事吗？”

白玉堂道：“大人的意思是，这证据实在太过明显？”

包拯点头：“不管是黄梁的两桩案件，还是汴梁这两桩，皆是手段隐蔽，用药甚为精巧，几乎天衣无缝。如此，又怎会在小小的盗书之事上，给自己找如此明显的麻烦？”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问题是……

“可是大人……”公孙策仍是一副西子捧心状，看来盗书的打击比案件更让他痛苦十分。“学生实在想不明白的是，他们为何要偷走学生的书？”

白玉堂插嘴道：“若是我的话，今晚就一把火烧了，一次烧不成就烧第二次，再不成第三次……终究得让我得手一次吧，总比偷走方便！”

——同样是武夫的简单想法！

公孙策一径心疼自己的书，也不和他辩驳，只继续道：“大人，学生实在想不通，一般应当是偷不走书，才转而放火的吧？怎么他们却是要烧不成，才转而偷书呢？难道只是为了阻挠学生为白义士解除禁制？只是这样，他们又何苦这么麻烦？除非……”

除非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而且究竟是在哪个酒上，这一点非常值得商榷。

展昭想起自己之前和白玉堂所讨论的事情，心中似乎有了一个大概的谱，但这个谱还不够明确，他也不太明白真正的前因后果。

更何况……在面对包大人和公孙先生时，他还是觉得难以启齿，于是不得不保持沉默。

包拯道："这个问题本府恐怕要再确认一下方可。公孙先生，你也不用心急，宁可将书偷走而非烧掉的人，应该也是爱书人才对，至少暂时不会将你的典籍怎样。"

公孙策叹气，道："学生明白。"

"对了，"包拯好像刚刚想起来似的，对展昭道："有人带给本府一封信，里面夹着展护卫你的家信，本来想明天再告诉你知晓，不过既然你已经来了，就拿走吧。"

包拯指一指自己桌上的东西，展昭上前，发现有一封火漆封好的信，上面用娟秀的字体写着"吾儿熊飞亲启"。

展昭心中一沉，却什么也没说，低头告退。

今夜第二次梳洗上床，展白二人都觉得非常疲惫，不只是身体上，精神上更是如此。

白玉堂已经躺下了，展昭坐在床边，手中拿着那封信，看了许多遍却没有打开，最后将之轻轻地放在桌上。

白玉堂道："怎么了？是谁的信？"

展昭淡笑："没事，你睡吧。"

白玉堂微微一哼，道："你不说，以为我就不知道了吗？是你母亲，展老夫人，对不对？"

展昭惊道："你怎么知——"

他的话说了一半就被他自己卡断，但这已经够了。

"我怎么知？我当然知，你不知的时候我都知了，"白玉堂冷笑，"你家的未婚妻等不及要叫老夫人娘呢，当然要喊得全天下都知道。"

展昭长叹："玉堂，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白玉堂又是一哼，转过身体面墙而卧。

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只不过是给展昭找麻烦而已，展昭终究是孝子，母亲的权威一压下来，他连命都可以不要，更何况是他小小的白玉堂？切！

展昭看着他的样子，忍不住噗哧一笑。白玉堂更生气了。

“展昭！你居然还敢给我笑出来！”

完了，这只耗子又闹别扭……这要是不哄好他，猫哪里还有日子过？

展昭笑叹，整个人覆上了蜷缩在一起的小耗子身体上，耗子气急败坏地挣扎，“展昭！你别太过分！”

“展昭有何过分？”展昭在他耳边低笑，“其实展某只是在想，不知道白兄愿不愿意和展某一起，在我娘门前跪个几天啊……”

刹那间，白笔鼠又变成了红皮老鼠。

“谁谁谁……谁要陪你去跪！”

展昭笑，不顺他的挣扎，将老鼠整个翻过来，自己仍覆盖在他身上，一双手牢牢地扣住他的。

“执子之手，执子之手，”展昭在他耳边轻声说，“展昭今生只执白玉堂一人之手，永不违誓。玉堂，你又如何？”

白玉堂静默一下，居然嘿地一声笑了出来。

展昭一脸黑线：“玉堂……”

“猫儿，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嗯？”

“我在想，不知你嫁过来的时候要穿多大的新娘服，才不会撑破啊？”

展昭怒：“好你个白老鼠！原来脑袋里整日都转着这种念头！看我今天不替天行道……”

“喂……喂喂！展昭！你不要乱来！”

“……”

“你快给我放……”

“……”

“啊哈哈哈哈哈……快……快放开……哈哈哈哈……”

“……”

“别……哈哈哈……我认输我真的认输！我错了你原谅我！别挠了哈哈哈哈……”

可怜隔壁的赵虎：“呜呜呜……人家一夜都没睡好了……你们却挑现在滚床……”

（绝不是你想的那种滚床！）

第二天，展白二人很早就醒了，稍微梳洗一番，和其他人打了个招呼后，便径自除了开封府邸。

由于白玉堂仍然不能视物，展昭出府时便牵了两匹马，两人一人一骑，这样既不会让人发现锦毛鼠眼盲的事实，也不至于让白玉堂丢脸。

两人一路慢悠悠地走着，经过一家青楼，白玉堂道：“行了，先停下。”

展昭依言停下，自己先下马，而后扶着白玉堂从马上下来。

“玉堂……”展昭看一眼正努力向他们送秋波的浓妆女子们，有些讷讷，“我们真的要进去吗……”

“那是！”白玉堂回答得理所当然，“若分辨不出当初囚禁我的地方，我那十几天不就算白关了？”

“可是你只知道香气和声音……”

“只要有这些便够了！”

两人刚刚踏上台阶，一群香风扑鼻的女子便一拥而上，将两人严严实实地围在了中间。

“啊呀呀！开封府的展大人！稀客稀客！”

“呀——白少爷好久不见啊！”

“二位大人的到来简直让我们这里……那个什么什么生辉啊！”

“对呀对呀！”

白玉堂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只苦了展昭，又是推又是逃又是左右抵挡，稍一不小心就可能遭到涂满蔻丹的十指攻击。

等结束之后逃出来时，白玉堂仍是气定神闲，展昭却被扯得衣衫凌乱，狼狈不堪。

“玉堂，”展昭鼓足勇气问，“刚才那家，是吗？”

他多么希望就是啊，再去第二家的话……

“不是，”白玉堂笑得很高兴，“反正你也是风流倜傥，怕什么。”

高兴的白老鼠似乎已经忘了，展昭的风流倜傥根本就只对他一个人施展……

展昭陷入绝望的深渊……

他们花了整整三天，才“游”完整个汴梁的青楼，而在白玉堂找到目标之前，展昭一直处于遭不同女子调戏的凄惨境地。

也幸亏是他这个青楼“稀客”吸引了大部分姑娘的注意力，白玉堂方能四处转，利用视觉之外的其他所有感官探察周围的线索。

“找到了。”

终于，在某家同样上演出了“姑娘调戏良家妇男”的花楼里，白玉堂闭着眼从脂粉堆里捡出展昭，低声对他说。

他这一声简直就是大赦！展昭喜出望外，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

“真的？真的找到了？”

白玉堂闭目“环视”了周围一遭，低声道：“还不能确定，出去再说。”

展昭如临大赦。两人挣脱纤纤玉爪的层层包围，逃到了外面。

“玉堂，你是如何分辨出来的？”骑在马上，终于安下心的展昭问道。

“香味。”白玉堂在马上，随着马匹的频率摇晃着身体。

“当时那个房间有很特殊的香料味道，是那女人身上所带。这种香虽然不是很重，但后味极为悠长，即使那女人离开了很久，房间里的香气仍是久久不散。刚才在那里，我经过一名洗衣妇身边时，闻到她身上带了极淡的香气，便让她带我到她打扫过的房间去转，还真让我找着了……”

展昭一笑，这老鼠，鼻子真的和老鼠一样灵。

“那我们现在就分配人手去监视那家青楼！”

白玉堂摇头，唇边带着无奈的笑：“展昭啊展昭，你果然是个正人君子。”虽然有时候让人很怀疑这一点。

展昭疑惑。这和他是不是正人君子有关系吗？

白玉堂道：“你可知那个青楼是谁开的？”

展昭回头看一眼那越来越远的青楼牌匾，上面的“锦红楼”三字已经变得有点模糊。

“难道你只要知道它的名字，便知道谁是幕后老板？”

白玉堂哼了一声：“这种事根本不需要猜，只要有钱，什么内幕都能知道——别忘了，这是汴梁的青楼，若没一点消息来源，这些牌匾早倒了。”

展昭苦笑。不管发生什么事，白五爷果然还是白五爷……

白玉堂好像没有发现他的异常，继续说道：“这家的老板可是大有来头，不过，展大人你必定猜不出来。”

听他语气奇怪，展昭只能暂时把心里的不舒服丢到一边，道：“能有多大来头？哦，你是说，庞太师？”

白玉堂淡笑：“若是庞太师，我会说你猜不出来么？”

展昭听出他话中的意思，便绞尽脑汁将目标放在了那些不太可能的人身上。

“那会是……难道是呼延大人家？”一门忠良居然……

“……你信不信呼延丕显会带着一家老小上吊？”

“……”所以说不可能啊……“那……杨家？”

“你很久没和杨家枪切磋过了吧？”

展昭想一想，脸一变：“……白玉堂，你要敢说是包大人的话，展昭不会放过你！”

白玉堂气得脸都青了：“这话分明该是我说才对！”

这么说，又猜错了。

展昭一个个提出那些可能又不可能的名单，一一遭到了白玉堂的否定。

展昭实在没办法，无奈地顺口道：“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会是谁？总不会是皇上吧？”

白玉堂沉默。

展昭冷汗：“难……难道猜对了？”

白玉堂道：“很接近，不过不是。”

很接近……

展昭眼前又浮现出了那天晚上的车辙。一条，往皇宫；另一条，往太师府；还有一条……

他喃喃地说出了声音："八……贤王！"

白玉堂向他露出一个赞许的笑容，展昭觉得一阵头晕，连带着胃又痛了起来。

八……贤王……

赵德芳！

上打昏君，下打谗臣，八贤王……是贤王啊！

他如何会自放身段，竟做起了青楼的老板？以他的权势，做什么不比青楼好赚！

更何况他为人清廉严正，最痛恨皇族子弟流连烟花之地，有一次一位小王爷去青楼被他抓住，他命人上去就是一顿毒打。

打得那位小王爷再也不敢出现在这位皇叔面前，只要远远见到他的轿辇就夹着尾巴逃走了。

这样的人，怎会是锦红楼的幕后老板？

"玉堂，你会不会是弄错了？或者那香味在许多女儿家身上都有，不只那里？"

白玉堂哼一声："这香味可贵重得很，你以为每个女儿家都买得起吗？就是青楼头牌要用，恐怕也要思量一番吧！"

"此话怎讲？"

白玉堂从怀中取出一样物事，展昭接过。

那是一方绣制精巧的丝帕。

尚未接到手中便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香质十分优雅。虽香，却又不像普通香味一般令人留下强烈印象；虽是好闻，却让人转头即忘。真正能留在记忆中的，仅仅是一种幽深而高贵的印象。

如此香味，即使是展昭也能猜到它的配料和配方绝不普通，若是以等闲香味与之混为一谈，那真是对它的亵渎。

"此物从何而来？"

白玉堂得益道："那洗衣妇从要洗的衣服中，搜出来给我的。"

展昭保持了沉默，并不揭穿这只老鼠在某些时候，更喜欢用那张脸来解决问题的事实。

“怎么了？”

“你说得很对，不过……”展昭将丝帕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皱眉道：“即使有此物作证，其实还还和无凭无据一样……”

那可是八王府，就算是皇上，要进去搜也得再三思量，更何况他们小小开封府？

白玉堂笑道：“就知道你这只猫想得多，我也不是笨蛋，只凭锦红楼的真正老板和这一块丝帕就认定那人是幕后黑手，不中计才怪。”

展昭等的就是这句话，不由开怀笑道：“那依白兄之见，又当如何呢？”

白玉堂笑笑，并不回答。

他二人的默契自非常人可比，于是展昭也不再问。又走了一会儿，两人将马寄存在一家店里，之后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溜达起来。

他们这边逍遥，后面跟踪的人可倒霉了，一会儿要混迹人群之中，一会儿却又要在无人的空旷地带隐藏身形，不能让他们发现，也不能让平民疑心。

这么折腾来折腾去，要么听不清他们说话，要么连人都差点跟丢，来回几次，跟踪者忍不住叫苦连天。

没有了马，展昭一直都在手下轻轻地拉着白玉堂的袖子，白玉堂便亦步亦趋地跟着他走。

一路上总有人“展大人、白大侠”地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微笑回应，走了许久竟没有一个人发现白玉堂的眼睛看不见。

走到一家古玩店前，展昭一拉白玉堂的袖子，两人相携走入店中。

店主一看是他们，立刻热情地迎了上来：“哟！是展大人和白大侠，稀客稀客！二位想挑点什么？别看小店小，却是应有尽有。”

“您看这玉镯，可是汉高祖的妃子戴过的；还有这短剑，真正是刺杀秦始皇时‘图穷匕现’的鱼肠剑……嘿嘿……的仿造品，不过也是唐太宗时的工匠所造，至今有百年之久，也是珍品。还有这个，还有那个……”

顾客没来得及说话，店主已经劈哩啪啦地倒了一堆，二人打不断他，索性也不回答，只是一边翻看店中的东西，一边低声交谈——

当然不是存谈古玩。

展昭拿起一只玉瓶，漫不经心道："果然还在后面。"

白玉堂的手指缓缓摸过几块玉佩，笑道："三天，也够他们累的。你看这里有吗？"

"没有。"

"那去下一家。"

"这么久了……你不如休息一下？"

"呵……"白玉堂诡笑，"其实那几个才是真累，再这么下去不跟了怎么办？"

"……你好像很希望他们跟？"

"那是自然。"理直气壮。

展昭看着他，然后意识到他现在根本看不到自己的眼神，只得郁闷地收回目光。

"好吧，我们走，去找下一家……"

白玉堂听话地转身，却被地上的一只青铜鼎勾住了脚，忍不住身体微一趔趄，展昭慌忙扶住他，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怎么样？"

"没事。"

古玩店地板上尚有许多"地雷"，展昭怕白玉堂再次摔倒，便尽量让他挨着自己。

店主见到他们的模样，小眼睛里精光一闪，忽然抓起一块玉佩塞在了展昭手里。

"展大人展大人，您看这个！图为鸳鸯戏水，用料是真正的宝玉啊！据说是那块和氏璧被摔碎以后的碎片所雕，世上仅此一块！展大人您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原本是要卖一百两的，看在您和白大侠的面子上，小的只收您五十两！够公道吧？"

一听是鸳鸯戏水，又是自己和"白大侠"，知道店主已看出端倪，展昭的脸顿时就红了。戏弄白玉堂是一回事，被别人看到是另一回

事。

门内的展昭和门外的展昭是不同的人，对门外的展昭而言，这种热情实在让人难以消受。

展昭窘得连手心都湿了，想推又不好推，要买又脸红，真是为难得要。

白玉堂握着他的手，不用看就知道这只双面猫在想什么，不由心中一阵得意嘿笑。哼哼，看你展小猫和我斗……

他摸上了展昭踌躇托着的玉佩，手指在玉面上一滑，心中便大概有了个数。

不是特别的好玉，当然也不是什么见鬼的和氏璧。

奸商就是奸商，嘴上说得好，货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也就骗骗展小猫这种大头罢了，不过既然是鸳鸯戏水么……呵……

“真的有你说得那么好？”

白玉堂劈手夺过玉，装模作样地在手里一捏，道：“嗯，果然好玉。好，我买下了，五十两是不是？今天出来没带钱，改天给你。”

说完，他真的拖着展昭转身就走。

展昭大急：“玉堂，你没付钱……不对，怎么能买这个……”

店主倒不担心，反而笑嘻嘻地一揖到底：“白大侠一诺千金，展大人也必定不会让小店吃亏，多谢！”

展昭只想找个地方把自己埋起来……

出了那家古玩店，展昭拉住白玉堂，尴尬地道：“玉堂，你看，其实这个玉佩……”

白玉堂微微一笑，将玉佩和从那夜起便一直由他使用的湛卢一起交给了展昭。

“湛卢是好剑，不过不太适合白玉堂用，给你。”

展昭看看玉佩，又看看湛卢，一点点柔软的涟漪从心底荡漾开来。

展昭接过剑和玉，又将画影系回了白玉堂的腰侧，低声笑道：“放心，玉堂的定情信物，展昭定会好好保管……”

又变成那个门内的猫了！

白玉堂怒！

第九章

整整一天，两人就在汴梁大街上转来转去，找到古玩店、兵器店就往里进，跟踪者也只得跟着他们转完这里转那里，累了个半死也没搞清楚他们要干什么。

两人一直逛到了天黑才回到开封府，除了那块玉佩和丝帕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买。

“你们终于回来了！”

刚刚回到开封府的猫鼠二人，劈头就得了这么一句。赵虎等人站在门口，似已等待多时。

之后，那四人也不再说话，只是将他们往公孙策的房间引。

展昭和白玉堂不明所以，只得随后跟上。

到了公孙策房间，这位开封府的智囊正在屋里焦急地走来走去，展昭松开白玉堂，向他拱手道：“公孙先生，是否出什么事了？”

公孙策随意地一还礼，有点着急地道：“八贤王来了！”

展昭看白玉堂一眼，白玉堂的表情也有些茫然。

八贤王?

他现在来干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

今日傍晚时分，在没有打过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八贤王忽然亲临开封府。

这位有名的贤王只带了几名随从，坐着青呢小轿，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布衣，要来和老朋友见面一般。

等门的衙役并不知道轿中是谁，因为从外表上看来，这些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也许是个外地官员，也许是个小富人家什么的，到开封府来办事或者鸣，所以当他看到他们的时候，他拉开了架式，准备摆一摆开封府的派头。

那群人在开封府门口静静地落轿，随从掀开小轿的帘子，轿内的人缓缓地走了出来。

从里面走出来的人看起来似乎是个很普通的中年男人，细眼薄唇，下巴削尖，不算处俊，却让人看得很舒服，且由于保养得极好，几乎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

自从轿中出来，他就一直拢着袖子。这原本该是个很土很傻的动作，但由他做来，却带着一种极至的优雅和从容。

他并没有要他们通报，他只是就站在台阶下，细长的凤眼扫过开封府漆黑的门洞，扯开唇角，露出了一个和老狐狸一模一样的笑。

被目光有意无意扫过的衙役忽然发现自己无法动弹，莫名的恐惧从心底一直升到脑门上来，脚底下也虚浮得没有半点力气。

这个人，绝对不是他能招惹的等闲之辈！

他哗啦打开门，自己连滚带爬地奔进了府中。

“来人哪！快通报大人！有大人物来了！”

也算他有见识，经他这么一喊，赵虎他们先冲了出来，当发现竟是八贤王时，他们几个愣了一下，一转身，“啊啊啊啊啊啊”地嚎叫着逃走了。

不过一会儿，包拯带着随从很快就迎了出来，亲自将贤王引至他自己的书房。

八贤王挥手屏退左右，包拯也将府中众人屏退，不过在转向公孙策的时候，趁别人不注意，向他使了一个眼色。

公孙策会意，表面上假意与大家一同出去，却趁王府侍卫不注意，转到书房隔邻的侧间。

在这里与书房有一通口，可以将书房内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

从进入书房开始，八贤王就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像被抽掉了骨头一样，慵懒地靠在椅上，一只保养得极好的手随意地翻看着包拯书案上的东西。

等最后一个人出了书房，他才随手将书卷丢开，笑道：“包拯啊，听说前段时间发生一件命案，死者有麒麟剑一柄，可有此事？”

包拯略思考一下，道：“确有此事，不过当时并未发现麒麟剑，只有一柄麒麟剑鞘而已。”

八贤王注意到他的犹豫，唇角勾出了一个奇怪的笑容。

“唔，那就好。”

包拯在自己的位置上微微躬身，遮掩了自己皱起的眉头。

那就好?

什么叫那就好?

八贤王左手放在书案上，食指和中指在上面轻叩：“包拯，你可知此剑归谁所有？”

包拯道：“下官正在尽力查探。”

“可查出眉目？”

“未曾。”

“哦，那本王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包拯心头突地一跳，道：“请王爷赐教。”

书案后的人淡淡地笑了一声：“赐教说不上，因为那柄麒麟剑，就是归本王所有。”

包拯有点呆住了，额头中间的月牙被他的表情挤得有些变了形。他犹犹豫豫地道：“那剑……是王爷的？”

八贤王好像很享受他的表情，笑得连眼睛也眯了起来。

“就是你身后那把剑鞘吧。黄金五爪麒麟，头为剑柄，双目由猫眼所造；身为剑鞘，前足环抱悬空可握；剑尾镂空，舞时有风，如同麒麟鸣叫。若你不信，本王还可再说出更多特征来，只怕你收藏了这许久也是不知道的。”

“是下官驽钝。”

包拯面无表情地说着，越加躬下身去，心中却在快速计议。

除剑身之外，八贤王说中了麒麟剑的全部特征，这能说明此剑与贤王有关，却不能说明剑归他所有。

身为堂堂八贤王，怎会为了一把剑，在这种时候以这种方式悄然来访？若说他没有别的计算，那是谁都不会相信的。

那么，会是何种计算呢?

难道他会与那侠士的死亡有关系不成?

书案上的手指离开了桌面，静静地悬在半空中，然后慢慢落下，敲出微细的“当”一声。

“包拯。”

“下官在。”

八贤王站了起来：“你未免太看不起本王了。”

王爷起立，包拯这一普通官员又岂敢坐着，随之起立道：“王爷此话从何说起？”

八贤王冷笑：“本王已经说得如此清楚，我不信你还不明白本王的意思。”

包拯心中暗叹，知道这平日通情达理的贤王要发难了。

“王爷。”

他一掠衣摆，双膝跪下，“此剑鞘乃是杀人重案之重要物证，包拯可向王爷保证，待查完凶案，立刻将剑鞘交还王爷，但此时却是万万不行。王爷素有贤王之名，想必不会为难包拯。”

细长的眼睛冷冷地瞥着包拯，包拯只是低头，并不与他的目光相对。

包拯知道，若是他此时与这位以眼睛便能将人洞穿的贤王相对，那他必然只有溃退一途，至少现在，他还不能退到那个地步。

八贤王立了许久，方才慢慢坐下，从鼻子里呼出一声冷哼：“好啊，不愧是包拯，但若本王坚持要将剑鞘带走，你又能如何？”

包拯伏地道：“王爷必定不会眼看包拯为一柄剑鞘，血溅当场！”

八贤王砰地用力一拍桌子，另一个房间的公孙策差点惊跳起来，包拯仍伏地不起，连动都不动一下。

“好你个包拯！说你不将本王放在眼里你还不承认！你就吃定本王不能把你怎么样是不是？”

包拯道：“八贤王英明大度，下官佩服。”

“佩服个屁！”八贤王气得骂起了粗话。

“包拯我告诉你！今天这剑鞘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是让本王抢走还是乖乖交出来，你自己看着办！”

“包拯恕难从命！”

按照惯例，这一句之后就该是雷霆震怒、电闪雷鸣，直到他们其中一个让步之前，瓢泼大雨都是得好好下一阵子的。

可是今天，雷霆晃荡了几下，震怒没有动静；电闪了一下，雷鸣没有出来。这种异乎寻常的平静更让人紧张。

一个偷听的和一个伏地的心里都在暗暗嘀咕，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其实心都揪起来了。

书房安静得可以听见人细微的呼吸，八贤王的呼吸稍微有些急促，不过却逐渐变得绵长。

他正在平复情绪，但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因为等一会儿他将会更冷静

这可比刚才的雷霆电闪更有杀伤力。

“包拯啊，包拯……”他的呼吸终于平静下来，又恢复了原本的优雅，两只手指支在额头上，叫着包拯的名字。

“包大人，包青天，我都差点忘了你是多倔的一个人。不会变通，不会曲意奉承，抓住自己那点准则死都不放手……连圣旨都敢违抗，更何况我这个小小的王爷了。”

包拯的心像被砸了一块石头似的猛地一沉，又仿佛看到了光线的鱼，突然弹出水面。

违抗圣旨是大罪，从一人杀头到九族连坐，只不过是一个人说一句话的事。但……那并非以正常渠道所颁的圣旨，而是密旨！

所谓的密旨应当只有皇上一人知道，然后由专人以特殊方法密封后交给领旨者，即使是八贤王，也不可能知道密旨的内容才对！

除非……

“王爷既已知道，又何须再问？抗旨不遵乃是死罪，下官自然不敢。黄梁县一案下官停止追查，如今所究，仅是汴梁城内杀人案件一宗，请王爷明察！”

那双细长的眼眯得更细了。好啊，包拯，居然给我避重就轻，转移焦点！你以为本王就没有别的法子对付你么？

那张黝黑的脸变得更黑了。贤王啊贤王，我就知道你不信，但我若是一口咬定没查就是没查，即使万一汴梁案与黄梁案有关，那也不是我的问题！

对峙。

沉默。

烛火劈啪响了一下，跳出半朵绚丽的灯花。

白玉堂猜测道：“公孙先生如此急切要我们来，难道是为了在八王爷眼皮下面藏匿麒麟剑？”

公孙策奇怪地看了他一眼：“自然不是，怎么可能！”

——啊，不是吗？展白二人心想。

“那是为了……”

“哦……”

公孙策露出了一点为难的神色，“那是因为……从傍晚到现在，他们都一动不动……呃……已经一个多时辰了。”

死寂。

又是这样……又是这样……

八贤王很少与人争执，一旦争执起来，必定要固执己见；不巧包拯又是毛驴劲头，一句话出去，一百头牛也拉不回来。这两个万一有什么问题搅不和，那就等着吧，非斗到其中一个认输不可。

还记得上次，这两个竟斗到了御花园里，生生在梅亭里冻了一个晚上，最后还是宋仁宗去两边说好话，这才罢了……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可这两个年龄加起来将近一百岁的大人，怎么却连干蒿都撑不进去呢？

一听是这事，猫鼠的耳朵立马选择性失聪，一个向前一个向后，都装作好像没有听到的样子。

“啊，公孙先生，这个案情刚刚出了点眉目，我们就继续追查去了，这里烦劳您多操心，告辞……”

“站住！”

公孙策怒：“若不是我没有武功，哪里还需要你们去！”

会武功的靶子吗……原来如此……

不过嘛……

“不去！”白玉堂断然拒绝。“我白玉堂是武夫，和读书人说不清楚。”

文武双修是白玉堂的骄傲，不过要他靠这个和酸秀才斗，他还是差了点。更何况里面那两个还不是酸秀才，而是赵德芳和包拯！

展昭的想法和白玉堂的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不同是，他没法像白玉堂一样干脆的拒绝。

所以他很为难，表情也不太好看。

公孙策捻须，微微一笑。

“呵呵……不用如此为难，我们只需如此如此……”

半簇火花在烛头上跳来跳去，活泼得就像一个小人。

除此之外，仍是静寂。

一坐一跪的二人凝固在黑暗中，已经很久都没有动过。

这次谁会先认输?

也许认不认输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他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轰！

一声巨响，书房的门连门框一起倒（断）了一半，两条颀长的身影大跨步走了进来。

“啊，包大人！我们找到了重要线索！啊，我们好像踢坏什么东西了，是不是你的门呀！包大人！”

造作！

非常之造作！

究竟要怎么故意才能造作到这种地步！

猫的脸上平板而呆滞，老鼠却一路大呼小叫，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看不见。王府侍卫们在外面呆站着，好像不能接受眼前发生的现实。

伏在地上偷眼看自己的门，包拯的脸一直黑到了心里去。

八贤王气得发抖，一只修长的手指神经质地在桌子上敲，好这样就能敲到这对猫鼠的脑壳子。

展昭努力想让脸上的肌肉，扭出刚才公孙策给他示范过无数遍的表情，但在看到八贤王和包拯，发现他们的表情扭曲得比自己更恐怖时，终于放弃了。

“……王爷，大人……”然后，无语。

白玉堂做出更加造作的动作和表情："啊，难道八王爷在这里？白玉堂看不见，猫儿，快见礼啊。"

八贤王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中。

展昭叹气。

"包大人……王爷……"仍是无语——因为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要杀要剐随便吧……

八贤王冷笑。

"果然是什么样的大人养什么样的猫，有什么样的猫就有什么样的老鼠……不错啊，开封府。"

被他们这么一闹，包拯知道自己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只得稍微直起身体，拱手道："王爷，言重了。"

一张黑脸上表情不变，心下却是气得大骂这对惹祸的猫鼠——包括在外面出馊点子的公孙策！

他让公孙策窃听，只是希望他能想点办法解决他和八贤王之间的僵局，毕竟他一身老骨头可比不上年轻的时候硬，可他怎么就任着这一猫一鼠闹起来！这不是让他白跪了这么久么？

八贤王冷哼。

"哦，可算认输了？"

包拯沉默许久，道："王爷，即便王爷要包拯项上人头，包拯亦会双手奉上。然而此事关系到多条人命，一旦轻忽，便是十数条冤魂不得超生，包拯万万不能冒这个险！"

八贤王眼睛一瞪，眼看就又要发作，展昭上前一步，侧身挡在了他和包拯中间，将二人剑拔弩张的视线隔开："王爷！"语气中，含着不卑不亢的沉稳。

八贤王缓缓地靠回椅子上，看向展昭的目光内，有精光微微闪烁。

"展昭，你被包拯惯坏了。"

他扯着唇角，露出只有"八贤王"的招牌笑容。

白玉堂很大声地嗤笑了一下，展昭面红过耳："王爷……"

"我告诉你，展昭，白玉堂……还有包拯。"

他靠在椅子上，眼神中的精光已经被密密地收起，他整个人看起来又像是没了骨头一样，懒懒的，“不管你们怎么说、怎么想，本王根本不在乎。麒麟剑，今天本王是一定要带走。

其实，区区一把剑而已，要弄走它很简单，不过本王没有这么做，你们可知为什么？”

不需要他回答，因为他们都明白答案。

——威慑。

八贤王的威慑，和一个小贼的威慑比起来，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开封府是不会受威胁的，却有可能被威慑压得抬不起头来——只是“可能”。

对这些，包拯当然想得很清楚，这也是他为什么会趴在这里，和八贤王对峙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

但他不能妥协！否则当冤魂们凄凄惨惨地在他床头哭泣的时候，他又该用什么理由去回答他们?

所以他和他们，只能沉默。

八贤王淡笑，从鼻子里哼笑了一声：“果然，包拯毕竟是包拯。”他看向了展白二人。

“不过，不知道‘别人’是否也和你包大人想的一样呢？”

“那当然！”白玉堂朗声道，“开封府人誓死追随包大人，这一点请王爷不必担心！”

然而出乎意料地，在这种时候展昭却沉默了下来，不作声，不点头，也没有其他任何表示。

白玉堂看不见展昭的表情，不明白他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奇怪地拉了拉展昭的衣服，展昭反手握住了他的，用了非常大的力气，简直就像要把白玉堂的手捏断一样，但他自己的指尖却是冰冷的，而且越来越冷。

不管白玉堂怎么回握，怎么与他十指相交，都只感觉到他更加冰冷的温度，以及手心越来越黏腻的汗液。

展昭，你究竟怎么了？展昭?

白玉堂不知道，被展昭遮挡住视线的包拯也不知道，只有微笑的八贤王看见了，展昭的脸上正逐渐加深着恐惧。

想起来了吗，展昭?

白玉堂曾经被囚锦红楼的事?

在锦红楼里，其实对方可以对白玉堂做任何事，也可以用他威胁展昭做任何事，这一点，展昭、白玉堂和“那些人”都非常清楚。

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他们只是用几乎不对身体造成伤害的补针封住白玉堂，然后挑选在某个时候，又将白玉堂完好无缺地送回了展昭身边。

——他们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对他做过吗?

白玉堂所受的伤害，真的只有这样而已吗?

是不是还有什么隐瞒?

或者还有一些连白玉堂自己也不知道的事? 比如……那些毒!

越想，心就越冷，冷得他汗流浃背，不知是胃还是心脏的剧痛，让他几乎连腰也快直不起来。

“展昭? ”

“展护卫? ”

八贤王修长的手指划过他自己的鬓边，另一只手放在了一本书上，然后他看着展昭，就像看着一个猎物。

这是一个赌，展昭，你必须在你不知道自己押上了什么之前，就做出一个选择。无论是好、是坏，都在你一念之间。

书房内静悄悄的，只有轻微的呼吸声，在耳边有节律地厮磨，回响。

没有过太长时间，八贤王走了。不过他并没有带走麒麟剑鞘，却留下了一个最大的后遗症——

展昭。

八贤王走后，展昭陷入了异样的沉默中，不管白玉堂怎么问，他都只是应一、两声，有时甚至连反应都没有。

白玉堂对此简直火冒三丈。

他知道展昭必定是发现了什么不对劲，但他不是展昭肚子里的虫，展昭什么也不跟他说，就算他再聪明也猜不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展昭知道他们不能这样下去，便找了个借口，请王朝先送白玉堂回房间去，他自己却在庭院中发了许久的呆。

玉堂，玉堂，我该怎么办？玉堂……

“展大哥。”

展昭回头，深吸了一口气。

丁月华……

他几乎忘记了她的存在。

白玉堂在，他的心思全被他占满。

白玉堂不在，他的心思依然被他全部占满。

而如今，在白玉堂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更不想分出什么多余的精力给她。

展昭，或许温和，或许有礼，或许善良，或许侠义……却从不多情。

“丁姑娘。”

他向她一抱拳，从声音到表情都明明白白地写着疲惫二字。

丁月华看这这个自己深爱，却从未把自己放在心上的男人，心中装满了和他相同的疲惫。

三天，白玉堂回来的整整三天，展昭对她完全视而不见。

即使与他擦肩而过，即使她站在他的面前，展昭的心中眼中仍然只有白玉堂，他的目光，甚至不会在她身上多停留一瞬。唯有白玉堂，唯有白玉堂！

他们的戏台上没有她的位置，这个名叫丁月华的女子。

在他眼中甚至不如白玉堂脚下的一棵草。如果不是那个卑鄙的陷阱，她连接近他的资格也没有。

当然这并不怪展昭，当然也不是白玉堂的错，正如她无法自由收回放在展昭身上的情思一样，展昭也同样不可能不爱白玉堂。

可她却忍不住要怪。

怪谁？怪老天！为什么不让她成为白玉堂！

展昭看着她，目光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

“展大哥，你看起来好累，你多久没有好好休息了？”不要用这种目光看着她，她确实很狡猾也很有心计，却也不是铁石心肠。

“多谢丁姑娘关心，展昭没事。”在刚才那一瞬间，其实他……非常非常希望，自己真正爱的人是她，而不是白玉堂。

如果他爱的是她的话，也许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白玉堂不会变成别人拿来威胁他的筹码，不会受伤，不会让他如此痛苦，进退两难。

多么卑鄙的想法！

他对自己冷笑。为了保护白玉堂，那个侠义为本的展昭似乎正在死去，被另外一个人占领。

丁月华轻盈地走到他身边，一双纤纤素手盖在了他的胳膊上。

他没有说话。

她也没有。

他们原本就不是适合的一对。

如今，更是相对无言。

展昭小心地摆脱了她，他的心情很糟，但他不想对她恶语相向，所以他必须马上离开。

“丁姑娘，展昭还有事，请容我先行告退。”

抹去她在他衣服上留下的轻微印痕，他转身决绝离去。

身后的女人潸然泪下的脸，他并没有看到。

展昭，展昭，人人都说你是真英雄，真豪杰，可谁又真正了解你呢？

你隐藏在那层温柔外皮下的冷酷，你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吗？

对于你所爱的，你可以为之付出性命；而对于你不爱的，你却连一点点目光也吝于给予！

她看着他渐渐消失的背影，浓浓的哀伤扭曲起来，一点点化作了狰狞的杀意。

很好，展昭，既然你无情，那就不要怪我无义！

第十章

展昭站在岔路口，想了想，没有往自己的房间去，反而走向了公孙策的房间。

他敲了敲公孙策的门，里面没有人回应，门却在他手刚刚触到的时候自动开了一条缝，透出里面闪烁的灯火。

如果是平日的展昭，必定会站在外面等，一直到公孙策回来。

但这回，也许是心情太过烦躁的缘故，展昭想也没想，就在没有等到主人邀请的情况下，直接推门进去了。

公孙策自然不在房中，从灯火和书桌上物品的摆放位置看来，他应该不会离开太久。

展昭的目光落在了书桌的一角，那里放着治疗白玉堂的书，因为对它的书已很熟悉，所以他一眼就看得出来。

然后展昭的脑中掠过了一个影像。

八贤王一只手放在鬓边，手指几乎是指着眼睛，而另一只手则放在一本书上，用奇怪的表情看着他。

——白玉堂，锦红楼，还记得吗?

——眼睛。

——被偷走的书。

——事情，没那么简单！

展昭觉得很冷，冷得他几乎感觉到了从指尖到内脏的隐隐疼痛。

他犹豫地走向那本书，心中满溢了焦急和恐惧。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一定是他猜错了！不可能的……

既近又远的距离迅速缩短。

他微微颤抖地按在那熟悉而又陌生的书皮上，因长期练剑而磨出硬茧的手指擦过了精细的纸张，然后，慢慢地掀开了第一页……

一片空白！

他的心，连同整个人都沉入了死亡的绝望中。

他抓起那本书，用几乎扯破纸张的大力狠狠地一页一页翻过，可怜的书几乎被他扯得散了架。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展昭紧紧捏住那本书，厚厚的书册被他轻易地捏成了几折。

怎么……可能！

胃部一阵剧痛的收缩，一股腥气猝然涌上喉咙，“噗”一声，在被扯得一塌糊涂的雪白纸张上撒满了点点猩红。

公孙策和王朝一边低声讨论什么，一边往他自己的房间走来。

到了门口，王朝告辞，他想也没想地一推门，发现本应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多出了一个人来，不由吃了一惊。

“展护卫！”

转眼发现他落在书桌上的血，公孙策几乎灵魂出窍，慌张道：“这是怎么回事！你受伤了吗？快坐下让我看看！”

展昭没有理会他的问话，颤抖地将被自己揉成一团的书举到公孙策面前。

“公孙先生……”

公孙策的脸苍白了一下。

“那本书……不是这个……是不是？”

公孙策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展昭却仍然希望是自己弄错了。

“书……还在……是吧……在哪里？在哪里？公孙先生？”

公孙策的目光犹疑着，最终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展昭如遭雷击。

“书……”

他全身都在抖动，简直语不成声。

“根本没有保住……吧？那天晚上就和其他的书一起丢了，对吧？公孙先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公孙先生！”

公孙策无言以对。

其实想一想就知道了，那些人不是雅贼。

在那时候偷书，目标很明显是指向展昭和白玉堂，不可能在搬走那么多书之后却独独漏掉这一本。

当时公孙策离开的时候的确带了一本书，却不是写了补针的那本，而是一本药书。药书到处都有，补针的书却稀少得令人难以接受。

白玉堂是不能瞎的，展昭也不能接受那个现实。

展昭刚刚找回失而复得的情人，而他也是刚刚才解开白玉堂的其他禁制，相信只要稍一努力就可以让白玉堂的眼睛恢复正常。要他在那一刻告诉他们一个近乎绝望的结果，他实在说不出来。

所以他情急之下只好声称那本书还在。

之后，他悄悄找人制作了一张相似的书皮，包在空白书页外做冒充，希望找到书之后再告诉他们。

可是……

展昭的眼睛极度充血，和染血的嘴唇一起，将他的脸衬托得异常青白。

公孙策不忍见他这样，道："展护卫，你实在不必如此……"

展昭转身，一步一步，颤巍巍地走向门口。

公孙策怎能让他就这样离开?

"等一下！展护卫，你不能就这样走！"

他伸手去拉展昭，然而还没等碰到那身红色官服，展昭却倒了下来。

公孙策大惊，慌忙上前扶起展昭。这个温文的年轻人一脸一手都是血，还有更多的血液不断地从他的指缝中流出来。

一向冷静的公孙策也慌了。

"展护卫！展护卫！来人啊……对了，我的药箱……"

他放下展昭，想去把自己的药箱拿过来，却被几欲昏迷的展昭一把拉住。

"不要……告诉……玉堂……"那双眼睛几乎是在拼命保持最后的清醒，"别告诉……玉……"

"我知道了。"公孙策说，"我绝不会告诉白义士。"

不管是那本书，还是你的病情。

展昭放心地闭上了眼睛。

白玉堂忽然觉得心慌，他从桌旁站起来，在黑暗中摸索。

是谁出了事?

是什么事?

有谁受伤吗?

展昭呢?

他为什么还不回来?

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模糊的惊呼，白玉堂听得很清楚，那声音分明叫的是是“展昭”!

他心一慌，咚地一声，他撞倒了展昭的剑架，被撞到的腰有些痛，但他管不了那么多，摸到门口，拉开门就冲了出去。

展昭！展昭!

你出什么事了！展昭！为什么要让我的眼睛在这时候看不见，在这种时候怎么能看不见!

展昭!

风流天下的白玉堂，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在门外小小的空间里乱转，怎么也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一串脚步声慌慌张张地向这边跑来，白玉堂警觉地竖起了耳朵。

“白兄弟！白兄弟！”

是赵虎的声音!

“赵虎！出什么事了！展昭怎么了？”

白玉堂准确地抓住跑向自己的赵虎，厉声问。

赵虎本来就心虚，被他这么一抓更是心慌意乱，支吾道：“这……啊，没，什么都没！展大人说让你回屋去，他啥事也没有。”

这分明就是骗鬼!

“赵虎！”

赵虎一激灵，反应很快地回答：“展大人不让说——啊！”慌忙捂嘴。

白玉堂气得直咬牙。

好啊，展昭，你真行！在早已心意相通的现在，居然还有事能让他想尽办法瞒着自己！

但对展昭来说，如果不是特别重大的事情的话，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白玉堂心痛得连内脏也纠结在了一起。

都是因为我！我的愚蠢不仅让自己陷入危险，而且在这种重要时刻无法给予展昭任何帮助，反而还让他担心，甚至急得让赵虎这种蠢材来欺骗自己！都是因为我！我实在是——

不！

现在不是自怨自艾的时候！

不管展昭出了什么事，既然他不让自己知道……那……我就姑且信了他吧。信他没事，信他就算有事也能自己解决！

“赵虎……”

赵虎惊跳起来。

“白兄弟！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真相的！”

这个蠢材！白玉堂低吼：“不用你告诉我！我只问你一句，展昭是不是因为什么原因，现在无法查案？”

这个……好像和展护卫给他下的命令并不冲突？赵虎想了想，肯定地嗯了一声。

“很好……”展昭，我们的帐今后再算！

“赵虎，你现在马上带我去找包大人！”

“啊？嗯，是！”

白玉堂在赵虎的带领下到包拯书房时，包拯正一边揉腿一边和王朝说着什么。

一进门，白玉堂便循着包拯的声音追了过去，一掌拍在包拯身旁的书桌上。

“包大人！我有事禀报！”

包拯吓了一跳。

“白义士？出什么事了？”

白玉堂深吸一口气，稍微理了理自己的思路，然后将这几天所查到的线索，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了包拯。

“……我和展昭还不能确定此案真与八贤王有关，怕说出后让大人为难，便暂时隐瞒，想等有更多线索后再说，但现在看来，还是先告诉大人为好。”

包拯沉吟，点头：“你们所说有理。本府不是偏向王爷，但仅这些证据而言，依然不能证明他牵涉其中……”

白玉堂急道：“这些不够，还有麒麟剑在！它也是重要线索！可惜我和展昭今日在古玩店转了整整一天，却什么也没找到。”

八贤王如此想得到麒麟剑鞘必定是有原因的，虽然他们在剑鞘上还看不出什么，但那不代表表麒麟剑本身也没有。

所以那天他们便已奉命分头调查，如今白玉堂被囚一事的内幕正在逐渐剥开真相，若再能找到麒麟剑，那此案几乎就可能攻下一半来。

听白玉堂此言，包拯抚着须露出了微微得意的笑容：“白义士，你和展护卫这两天忙于调查，我们也没闲着呐。”

白玉堂心中一动。

“难道说毛……”

包拯笑道：“王朝等人已经有了些眉目。”

白玉堂大喜。

“那太好了！王朝！你们查出什么来了？”

王朝道：“那把剑看来是古器，所以之前我们一直在古玩店找，但找遍了整个城也一无所获。

一般而言，古玩店之间是有消息相通的，谁弄到了什么好器珍品，互相之间总要炫耀炫耀。可我们问了许多店，都说最近生意不好，所以没有进什么好货，而新进的货中也都没有听说有兵器类的东西。

“我就想，或许那剑是被人偷了，是赃物，所以不敢卖到古玩店去，在那里等下去，八成是没有收获的。于是便从本地的兵器铺和当铺查起，果然，今晚终于在一家当铺里找到了。”

白玉堂激动道：“那剑呢？快拿来我看一下！”他几乎已经忘了自己无法视物的现实。

包拯道：“白义士少安毋躁。此事事关多条人命，若打草惊蛇，则前功尽弃，所以王朝只是在搜查时见到该剑，却并未将剑带回，只留了几个人监视那铺子，他则先行回来禀报。”

白玉堂喜道：“太好了！王朝！快带我去那当铺！我们今晚就想办法把它一并端了！”

包拯看着他陷入沉默。

如此行动，若有一人临阵指挥才最好，但公孙策不会武功，白玉堂双目失明，王朝等四人能力不足，展昭又……

白玉堂心知包拯沉默是为了什么。

他抓紧桌角，连指尖也因过度用力而有点泛白。

“大人，能否让我去？”

“不行！”

包拯想也不想便断然拒绝。

为了这次的事，白玉堂已经吃了不少苦，如果再让他出点什么事，即使展昭不追究，他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

白玉堂心中怒火满溢，强忍着道：“包大人……您是否认为白玉堂已是废人？”

包拯左右为难。

“这……”

若是不让他去，这耗子非闹得府里不得安生；可让他去……若是发生了什么事，他又该如何向展昭交代?

想了许久，终究叹了一口气：“好，白义士，此次抓捕便由你指挥。但你要当心自己的安全，千万千万！”

细细的笑意爬上白玉堂的唇角，又很快消失，他猛地一个转身，险些碰倒了紧跟在他身后的赵虎。

“好！我们出发！王朝你快去再找些帮手来！赵虎你保护包大人！”

赵虎慌了。

“啊！白兄弟！你不带我去吗？”

“那不可能！”

赵虎：“……”

包拯有些忧心地看着那个兴冲冲地跑出去的白衣青年，不禁长叹。

“大人？”

“没事……你所说的本府已经知道了，去助白玉堂吧。”

“是！”

第一章

白玉堂和王朝带着十几名衙役一路疾行，很快来到了他所说的那家当铺门口。

早已在该处埋伏许久的衙役立刻迎上来，向他们抱拳致礼。

王朝低声道："如何？"

其中一名衙役道："掌柜和伙计仍在查帐，刚才有一男一女进去给他们送饭，还没有出来。"

白玉堂凝神静听，果然听到里面有男女调笑之声。根据声调和呼吸判断，总共是四个人。

王朝道："白大人，现在怎么办？"

"现在你带几个人去……"正说着，白玉堂心中一动，皱眉道："不，等一下。"

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里面那女子的声音似乎有点熟悉，却又不是太熟，他一时间竟想不起在哪里听过。

里面调笑的声音越来越放肆，越来越不堪入耳，白玉堂听得眉头紧皱却仍不下令。

王朝都有点急了："白大人！我们还不知道里面是否有秘道，若被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行踪，那该如何是好？"

白玉堂只是在静静地听，一直没有给予王朝答覆，把王朝急得满地转圈，其他衙役也眼巴巴地等着，没有命令，谁也不敢多动一下。

过了许久，白玉堂终于展颜而笑："很好，再过一会儿你们就能抓了，现在，王朝你带些人搜查一下这当铺周围，看是否还有其他的出口，窗户院墙什么的也不能放过。剩下三四个人陪我守在这里即可。然后等我信号，大家一起冲进去，四面包抄。"

王朝领命，迅速带人离去，仅让四人留在白玉堂身边。

又过了半个多时辰。

一名行色匆匆的獐头男子低头走来，走到当铺门口时谨慎地左右看了看，见没有什么异样，便敲了敲门。他敲门很有节律，两长一短，连敲九次。

第九次声音刚落，门便打开了，开门的人埋怨：“真是，怎么这会儿才回来！”

獐头男子“切”了一声：“还不是那家老想着多敲点，这次好几件都贱卖了钱！快让我进去，别让人看见了。”

只听得吱呀一声，那门眼看就要关上，白玉堂忽地气沉丹田，用惊雷般的声音大喝一声。

“来人哪！快把那几个贼人统统捉拿归案！”

衙役们猛虎一般扑了上去。

当铺里传来男人和女人的惊叫，桌椅杯盘乒乓乱撞，时而有东西在地上摔得粉碎，再伴上衙役们的呼喝声，简直乱得鸡飞狗跳。

白玉堂手执画影站在门口等着，状似悠闲，其实却是守株待兔。

在一片异常剧烈的混乱响之后，两人蓦地冲破屋顶窜了出来，白玉堂提气纵身，转眼间便飞上了屋顶，一剑横在两人面前。

“二位，想到哪儿去啊？”他微笑。

那两个人面面相觑，静了一瞬之后，冒出了一句连白玉堂也没有想到的话来：“白玉堂？他不是眼瞎了吗？”

白玉堂面色一沉，提剑就上，一路狂砍猛打，把那两个人逼得几乎无路可逃。

一边打，白玉堂一边有些心惊。

他这次似乎有点低估对方，这两个人虽然武功不怎么样，他稍微使出了点手段便逼得他们手忙脚乱、狼狈不堪，但他们却总能在他即将捕捉到他们身形时突然错开，让他的剑刃在最后一刻落空。

即使这也与白玉堂眼盲有关，但他们的轻功却不容小觑。

王朝令人捉住了另外三人，也从那大洞跃上，见白玉堂困战，喊一声“白大人我来帮你！”就要上来帮忙。

白玉堂心中恼怒，心道：若是只收拾这两个破毛贼还要人帮，那今后锦毛鼠的面子要往哪摆？

白玉堂一怒之下，招式猛地一变，一招“横扫千军”舞得光华万丈、力压千钧。

二贼哪里是狂怒的锦毛鼠的对手，根本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就觉得胸口一阵闷痛，生生遭到他迅猛的一剑一拳，惨叫一声摔下了屋顶，被早已守在那里的衙役踩住，七手八脚地用铁链子捆了起来。

见状，王朝放心地吁了一口气，收回长剑，踏着叮当作响的破碎瓦片走到白玉堂身边，欣喜道："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现在了！不过，白大人，你怎么知道还有最后一人不在？"

"声音。"白玉堂收剑，道："其实他们的对话中，反复提到今晚有人出门'做生意'，为何到现在还不回来。你没有听到吗？"

王朝冷汗，"这……没有……"

抓捕犯人而已，何苦还要听他们说话？到时几棍下去就什么都找了——这也正是包拯最为忧心的一点，耐心。

在王朝指引下，白玉堂从破洞中跃下屋顶。

五名犯人无一漏网，都捆得结结实实，被勒令跪在正屋中央。几个人看守着人犯，另外一些人在铺子里四处翻找，终于在一堆障眼用的破烂里找到了用破布包裹的麒麟剑身，随即交给王朝。

白玉堂缓步走到几名人犯面前，有些犹豫地拧眉"看"着他们。别的倒算了，那个女子，他肯定在哪里听过她的声音！可是……是哪里呢？

"那个女子在哪？让她过来说两句话。"

两名身强力壮的衙役提起案犯中唯一的女性，拖到了白玉堂面前。

那女子伏在地上，全身抖得厉害，大概是被刚才衙役们凶猛的进攻吓到了，根本连头都不敢抬。

白玉堂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那女子伏身道："小妇人叫春艳，黄梁县人。"

"小妇人"三字一出口，白玉堂的心中当即豁然开朗，等她说到黄梁县，他便已经完全确定了。

没错，就是黄梁县！她就是在黄梁县时拙劣地跟踪自己的女人，那个恶霸的二房！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他之前都已对这条线索完全失望了，居然还能在这么意外的情况下得到如此惊喜，简直是天助他也！

“抬起头来，”他尽力用温和的声音说，“你是否还认得我？”

春艳一抬头，惊喜地叫出了声来：“啊呀！是白大侠！白大侠！是小妇人我呀！就是在黄梁县的！是我呀！”

她激动地就要扯着身后的锁链往前扑，被衙役一左一右死死按住。

“我知道是你。”白玉堂蹲下，淡淡道：“当时你不是被那群人抓住了吗？他们只说将你送到了‘安全之处’，我还以为找不到你了呢。”

除了王朝之外，其他人并不了解在黄梁县所发生的一切，再加上他们双方说话间有意无意的暧昧之意，几位衙役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难道说，我们展大人的情人和和这女子……

不过这些也都只是想想，谁又敢开口问了？只有几个做怪模样的衙役被王朝皱眉唬住，白玉堂则是毫不知情。

春艳忸怩：“白大侠，小女子这手……”

白玉堂鼻子里哼了一声：“解开。王朝，选几个人出去巡逻，剩下的人在这里守住所有的出入口。”

守住出入口当然不是为了怕她逃走，而是怕再出现上次一样的问题。至少，在她问出重要资讯之前不能让她死。

一名衙役立刻为她解开了锁链，其他的人都在王朝的安排下各就各位。

春艳揉了揉自己的纤纤玉手，同时猛向白玉堂打媚眼，却好半天没看到他有反应，这才发现他从刚才就闭着眼睛，一直没有睁开过。

“白大侠，你的眼睛？”

“哦……”白玉堂轻描淡写地说，“被上次那些人弄的，没有关系。”

春艳心中一沉，内疚万分：“对不住啊，白大侠，都是因为我……”

“你若真觉抱歉，不如将前因后果统统告诉我，也算我这十几天的罪没白受。”白玉堂说。

虽然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不是这么想，十几天的罪换来了展昭那个木头的回应，实在是划算得很……

不过这个是撕烂嘴也不能说出来的。

后面那四个犯人叫嚣起来。

“春艳！我等待你不薄！你可不能出卖我们啊！”

“你要想想，之前和我们分赃的也有你一份……”

“是啊是啊！”

白玉堂只觉好笑，道：“放心，还没轮到你们那档子事呢。”

那几个人不吭声了。

春艳道：“白大侠为小妇人变成这样，小妇人必当衔环以报，有什么问题白大侠尽管问，只要是小妇人知道的，绝不会有所隐瞒。”

白玉堂心中雀跃而紧张，他深呼吸了几次方才让自己平静下来，用平稳的声音道：“好，那就从那天开始。你说你见到了那人的背影，是否有什么特征？”

春艳苦苦思索，半晌道：“这……时间有些长了，小妇人也记得不是很清楚，只记得那人仿佛肩膀不平，走路时左肩有点低……

“啊，对了，当时他的头发乱糟糟的挡到脖子，后来大概是太热，就把头发掀了一下，小妇人隐约看到他后脖子上有一条红红的，从领子一直长到头发里去，不过也可能是小妇人看错了，因为他只掀起来一下，马上又放下去了。”

“被打断之前，你曾说你在京城会见到什么？”

春艳道：“小妇人原本就出身汴梁青楼，那天出了事，小妇人怕被牵连，连家都没回就搭送货的车到了京城。正在买布时忽然见到一人背影很像他，可惜这人领子很高，看不见他脖子，小妇人也没敢多看，就走了。”

白玉堂激动得心如擂鼓，难以平静。他猜得不错，若这女子没有说谎，那她所提供的消息便是最重要的证据！

从这条线追上，即使不能真相大白至少也是个出路，这十几天的罪，他果然没有白受。

不过，他还有一点疑难未解。

“他们说已经将你安置在安全的地方，难道这里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地方？”

春艳道：“不是啊，小妇人是逃出来的。”

白玉堂讶然道：“当时那些人全部身怀武功，凭你一个弱女子，怎可能从他们手中逃脱？”

春艳噗哧一声笑了出来：“白大侠这就不懂了，有许多事，白大侠是不能做的，但我小妇人却可以……”

就如打架，小民之间可以抠鼻子抓脸无所不用其极，而白大侠宁可死掉也绝不会那么干。

那日白玉堂被掳走后，春艳伪装出一副娇滴滴受到巨大惊吓的样子，一会儿就昏倒好几回，把那几个人弄得不胜其烦，最后只好解了她的穴道，并恐吓她不准发声，就将她塞入一辆马车中。

马车要出这小县城必须经过城门，就算破，这里也算是官家的地方，春艳就看准了那里。

马车刚刚行到破旧的城门口，她忽然扯破了衣服跳出马车，大呼：“我被强奸了！犯人在马车里！”

小县城里的人整日闲得无所事事，这回听到如此惊天八卦又岂能放过?

老旧的城门口顿时尘土飞扬，热闹滚滚，大家根本什么都没看清楚，就呼啦啦围上一群人，来观看强奸案犯和被强奸的受害者。

守门的两名官兵也激动地在人群中高喊“抓他们去见官”，似乎已经忘了他们守门的职责。

那几人硬是让个弱女子给整得灰头土脸，趁此机会，春艳偷偷溜出人群逃跑，凑巧遇到一个送货的车队，便跟着他们逃到汴梁来找老友。

老友啊……白玉堂心中淡笑，怕是老姘头吧。不过不管怎样，这女子还真是厉害，为了能逃走，果真是什么手段都能使得出来。

“很好，这次的案件你帮了大忙，若你所说都是真的，我将会禀明包大人，请他酌情减免你的罪过。”

春艳喜出望外，盈盈躬身道：“多谢白大侠！”

白玉堂站起来，发现眼前的漆黑中出现了各色光华闪烁，当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头晕时，已被王朝稳稳地托住了。

“白大人，你没事吧？”

“没事……”

自己的身体，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呢？他苦笑。

那十几天还真没白挨，光是饿，就把他锦毛鼠饿成了这副柔弱光景。要让他知道当时害他的人是谁——不管是八贤王还是皇帝——他都一定要让那家伙好好尝尝苦头，不然他就不知道锦毛鼠三只眼1

……不，锦毛鼠两只眼……

押送着一干人犯回到府内，白玉堂亲手将剑交给包拯，并禀报了春艳的来龙去脉，又将捉捕过程简单地说了一遍。

包拯听后大喜，为免夜长梦多，决定当夜升堂。

白玉堂虽身心俱疲，但一想到展昭就心中不安，于是仍然要求听审，包拯看出他体力不支，便强行下令，让他回房间休息。

白玉堂无力抗争，只好在马汉的陪同下回去。

白玉堂回到展昭的房间门口——对他来说，展昭的房间早已等同于他的房间——随即让马汉回包大人身边去，而他则自行推门而入。

近了屋内，刚刚站定，白玉堂就听到从床的位置传来平稳悠长的呼吸声。

第二章

白玉堂心中狂跳。

如此幽深、如此绵长的呼吸，包括中间淡淡的小抽噎，都是他再熟悉不过的旋律。

哼！终于敢回来了吗?

之前不是连面都不敢露？还说动别人说谎……展昭啊展昭，有本事你就撒一辈子的谎试试看！

白玉堂心中愤怒，却还是一步一步摸索着走到床边，一只手抚上了床上头的睡颜。

手下的皮肤有一点粗糙，有一点干燥，轻轻抚摸过去，已经失去了曾经舒适的手感。

比起几年前猫鼠斗时那个温文俊朗的青年，辛苦的工作让这只猫显得有些老，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几天几夜追捕凶犯之后，还能与自己斗酒的展昭了，甚至，他也不会再因为老鼠的恶作剧而横眉竖目了。

虽然老鼠心疼猫这一点也是原因之一，但这样的猫，不是他想要的。

那人脸上的肌肉在他的手下动了几动，抬手抓住了他的手，从额头拉下去，放在唇边轻吻。

一股异样的酥麻随着经脉的纹路涌往全身，让白玉堂不禁全身——包括脑袋一起僵硬，连自己姓什么都快忘了。

“展……展小猫，”他连嗓子都有点哑了，紧张地舔舔嘴唇说，“我告诉你，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原谅你的！”居然敢对我有所隐瞒，你活腻了！

对这毫无威慑力的威胁，展昭只是微微一笑。

不是他想瞒这只老鼠，实在是他不敢。本来他的身体就因饥饱不定而有些不对劲，若是当时按照他立的字据休息一段时间，或许还不会这样。偏偏白玉堂在这时候失踪，这对他无异于晴天霹雳。

自己的身体算什么？只有有了玉堂，他保护自己的身体才算真正有意义！于是情况接连恶化，发展到如今无法收拾的地步……

他非常庆幸，自己发病是在公孙先生的面前，如果是在白玉堂面前的话，光是血腥味就够老鼠大发雷霆的了。

不过话说回来，展昭真的怕白玉堂吗？其实也不尽然。因爱生惧，这是置身其外的人无法理解的幸福。

展昭久久不作回应，白玉堂有些烦了。

“展昭，你不要给我来这一套，老老实实交代吧，你的身体到底怎么了？要是答案让本大爷不满意，现在就强暴你！”

展昭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老鼠暴跳如雷地掀开被子，一双鼠爪就抓在了他的胸膛上。

“不相信是补是？我现在就强暴给你看！不要躲！让大爷脱！”

他的手嗤嗤一声撕开了展昭的衣服前襟，展昭知道这只恼羞成怒的老鼠打算真的做下去，不禁心慌得直往后躲。

“玉堂……玉堂，你听我说……”

“本大爷强暴完就听你说！”

那就晚了！展昭哭笑不得。

真是的，倒毛的老鼠比平时更不讲道理，他怎么能在这时候撩拨他……

“好好好，玉堂，我告诉你，我什么都跟你说……喂，不要摸那里……”再这么下去他非情动不可，但现在怎么能……这只老鼠还真是很清楚让他就范的方法啊！

老鼠已经整个人覆在了他身上，双手支在他头两边，得意地道：“那好，说，若有半句谎言，现在就强暴你！”

展昭无语，这老鼠明显很希望他说谎，然后他就可以先○○再××……毕竟现在的猫，怎么想都不是老鼠的对手。

“呃……其实是这样的，那天你回去之后我就觉得不舒服，去公孙先生那里看一看，公孙先生给我开了一剂药，大概是药剂太猛，所以一吃下去就吐血了，我怕你知道以后担心，就没敢告诉你。”

真话一半，假话一半，真真假假，听起来才最真。

老鼠果然疑惑了。

“你说的是真的？公孙先生居然对你用这么猛的药？”

“没错，我的身体有些积劳成疾，内部有积血，不用猛药出不来，血脉也不畅通。”

胡说！这一句完完全全是毫无根据的胡说！

但展昭的声音听起来又诚恳又可信，再加上老鼠自认给他的威慑还是很够的，于是便有些半信半疑。

“真的？你可不要骗我，等我问了公孙先生，要是他和你答得有半句差错，我绝不会放过你！”

展昭满口答应，“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到时候随便白五爷把展某怎样！”

串供……这种事情还不好办么？

在开封府大堂上，他和公孙先生、包大人从来都是合作愉快，只要一个暗示就能把三簧唱得叮当响，更何况是对付你这么只瞎眼老鼠……

想到白玉堂的瞎眼，展昭心中又是一痛。他自然是不会妥协，但是……八贤王啊八贤王，再温和的人也有急的时候，若你逼得太紧，猫也是会为了老鼠发狂的。

白玉堂伏在他身上，明显感觉到了他的紧绷与沉默。

“展昭？”

展昭一双手滑上他的身体，紧紧环住了他。

“白玉堂，白玉堂，展昭真恨不得与你从未相识……”

若是从未相识，你就不会因我而卷入危险，不会因我受伤，不会受这原本不该你受的苦。

白玉堂几乎狂怒，他怎么敢这么想！他怎么敢在已经两情相悦的现在考虑这种问题！他把他白玉堂当成什么人了！

不过，他的怒气并没有维持多少时间，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展昭并非不爱，相反，他正是因为用情至深、爱极生痛才不知如何是好，那他怪展昭？难道要怪他爱得太深吗？

“你曾说，展昭今生只执白玉堂一人之手，永不违誓。”白玉堂疲惫地说，“展昭，你现在想要违誓也还不晚，我不会追究的。”

白玉堂所要的爱情，就是要坦坦荡荡的。

不管别人怎么想，不管别人怎么看，白玉堂始终都不准爱他的人有任何犹豫，不准在中间左右摇摆，不准有暧昧不清的交集，这也是展昭与丁月华婚后，他会立刻与他划出一条无形鸿沟的原因。

他相信在今后的路上，这样的伤只会多不会少，如果展昭因为这点伤就怕得想要放弃他的话，那他们就没有必要坚持到以后了。

展昭抚摸着他的头发，深深地叹了一声："若能放弃，我又何苦等到现在……"

长痛不如短痛，若是可以，他早已在与丁月华订婚的同时便与他一刀两断，又何必选在此刻，徒增二人痛苦?

白玉堂将头靠在他的胸膛上，也是一声长叹。

相拥的躯体联系得越发紧密，夜，却是越发的凉了。

清晨起床，难得好眠的猫鼠二人总算恢复了一些元气。

白玉堂不用说，只是眼睛看不见而已；展昭虽依然面色苍白，但看起来比昨夜好得多了。

和他们正好相反的是包拯和公孙策他们，面色青白不说，眼袋下一片黑紫，远远地看上去，基本上就和一群熊猫差不多。

所以当展昭带着白玉堂，想去大堂问问昨夜审问的结果时，却被回来的诸人吓一跳也是情有可原了。

"包……他包包……包大人……"迎上走在最前面的包拯，展昭忍不住就结巴了。

本来这位包青天的脸就够黑的，一般在他脸上"唯二"发白发亮也就一双眼睛而已，可现在那双本该清明的眼白里充满了血丝，一张脸上顿时暗得连一点闪光都没有了。

包拯一挥手，让准备见礼的他起身。

"展护卫不必如此。你今天感觉如何？"

展昭道："已经好多了。"

包拯微微点头，抬眼看看白玉堂，发现这位盲目的侠士正恶狠狠地"盯"着公孙策——昨晚向他隐瞒展昭情况的，这家伙也是其中之一！

他的怨气太重，公孙策知道他看不见，却还是忍不住往包拯身后躲。包拯咳嗽一下，白玉堂才收回凶狠的气息，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包拯道："白义士，你现在感觉如何？"

白玉堂道："很好，只要大人能详细告诉我们昨夜审问的结果，草民一定会更好。"

"啊？啊，关于这个……"非得现在"详细"吗？他们可是忙了一晚上啊……

"包大人！草民可是想为大人尽力啊，请将情况详细说与草民，也好让草民助您一臂之力……哈哈哈哈……"

听起来很高兴的样子……

猫暗中戳老鼠一下，老鼠无视。

包拯沉吟了一下，眼珠一转，指着身后道："果然还是年轻人有精神，不如就问他们吧。本府年事已高，先去休息休息……"

丢下身后暗自叫苦的诸人，包青天脚底抹油溜走。

公孙策也不愧是智囊，眼珠都不转就计上心来，硬生生躲过猫鼠的目光，抬手对包拯的背影叫道："大人！学生忽然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请大人留步！"

大人当然不会留步，公孙策也没必要留步，于是只见一前一后，开封府的大人和师爷迅速消失在大家的视野范围内。

剩下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惊恐地看着猫鼠二人濒临暴怒的表情，清楚地了解到他们已经丧失了逃走的最好时机。

好没义气的包青天！好没义气的公孙智囊！

——同样累得想立刻倒地的四人在心中悲吼。

不过现在吼什么都没用，一猫一鼠已经紧紧地盯住了他们，想逃？

打得过他们再说！

被拿住的四大门柱……不，四大校尉也认命了。

王朝有气无力地向他们一拱手："好吧，展大人，白义士，关于昨日的夜里……"

昨夜的审问，的确是相当的有效果。

八贤王没有说谎，麒麟剑确实是被人从他那里盗走的。因为那几个贼人真的是贼，他们偷的，也正巧就是八贤王的府上！

那几个人虽是惯犯，然而胆子却是出乎意料的小，包大人还没给他们上刑，把狗头铡往他们眼前一放就什么都招了。

他们四个原是师兄弟，曾同在某门派学艺十年。别的武功都没学好，却学得两门极好的技艺——轻功和闭气。

这种轻功倒不是说他们能跑得多快，而是真正的身轻如燕。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就是在人头上一点而过，那个人也是毫无感觉的。

而闭气，就如字面意思所说，只要他们使出来，任何武林高手都听不出他们的方位。他们闭气的最长时间是一个时辰，不长，不过作贼是绰绰有余了。

这两项技艺可是生财的好技俩，几人一合计，就此做起了无本的生意。对外开一家当铺做掩，暗地里则是偷鸡摸狗，整日要做的就是“踩点”——

潜入、偷盗、逃走、转手、分赃……

展昭疑惑道：“听这种说法，似乎他们已做过多次‘生意’，但这些年却似乎并未听说汴梁有如此规律的窃案……”

王朝道：“这也正是他们肆无忌惮的原因。”

他们所盗的，从来都不是安分守己的百姓，而是各类官员的家！

据他们说，除在少数官员家中一无所获之外，在其他的“猎物”家中九成九都能满载而归。

以这些官员的俸禄，再干十辈子也弄不到那么多奇珍异宝，所以就算被偷得肉痛也不敢声张，只是加强了自己府中的守卫。

正因他们宁吃哑巴亏也不愿报官，导致这四人越加猖狂，在一些官员家中偷了又偷，不管对方以何种方法看守，总能被他们盗到宝物。

有一日，这几个大胆的贼盗普通官员盗烦了，竟计划着摸到八贤王的府里！

即使是再贤良清廉的王爷，终究还是王爷，府上的宝物自然不可与普通官员的相提并论——守卫也是。

他们摸进府里之后，首先找的就是守卫最森严的地方。这种地方好找，而且一般都能找到不错的宝贝。

当他们摸到剑阁时，发现这里戒备森严，守卫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就算要说这里没藏宝贝都没人信！四人也是偷惯了，看到这等阵势想到的不是害怕，而是一定要将东西偷到手！

也不知是守卫大意还是他们偷术高超，经过三天的踩点试偷，最后竟真的被他们得了手！

不过让他们郁闷的是，虽然当时守了那么多人，他们偷的过程也算是惊心动魄，屋里唯一值钱的也的确只有这把剑，但……他们回去以后不管怎么估，那剑竟都不超过八十两！

这回可偷得亏大了！八贤王专门将它放在剑阁，还用了那么多人守卫，守的却是这么个破玩意？

要卖不值钱，要扔亏得很，郁闷的贼无法，只好先将剑藏在店中，等找个冤大头狠敲一笔！

说来也凑巧，又过了几天，一个常常光顾的老主顾来他们店里玩。这主顾是个侠客，并不了解他们“生意”的内幕，不过却是个用剑的行家。

他们将剑与这主顾看，主顾非常喜欢，坚持要买下，但身上带的钱不够，便只买下了剑鞘，剩下的要等他回家后才能给。没剑鞘的剑，其价格是要大打折扣的，因此他也算定下了这把剑。

临走时，那人又将尚未买到的剑身摸了又摸，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师兄弟四人已计划好，到时让他拿多少钱来才不亏他们偷这一次，连应当如何与他讲价都想好了，却万万没想到第二天，就在汴梁城内发现了他的尸体……

之后他们知道的事就没什么价值了，无非是忙着藏剑，忙着打探消息，忙着惶惶不可终日等等。

他们也觉得奇怪，这主顾怎么说死就死了呢？虽然那人号称是江湖中人，却是没一点名气，连仇家都没有。

另外，听说他死后身上的钱还在，剑鞘也没丢，也不是有人见财起意的，那又是为什么呢?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自始至终，八贤王也和其他被盗的普通官员一样，没有声张，甚至连开封府都不知道八贤王府上失盗的事。

如今案情没有大白，却又增加开封府诸人无数的疑惑。

首先，这麒麟剑是什么来头？值得八贤王如此重视?

其次，看得出四贼对那“侠士”因中毒而死之事并不清楚，但在侠士死后，他们却可以安然无恙，这是为何?

若侠士是八贤王派人所杀，那他为何没有当时收回剑鞘，反而要到开封府强索？若是无意间中毒，那毒性源头又该在何处?

再者，此毒与黄梁县一家七口和恶霸夫妇之死有何关系？那一家七口和恶霸，与八贤王又有何联系?

八贤王之前为何要隐瞒此事，直到如今才用这种方式说出来?

八贤王在此事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说完这一堆费心费力的话，王朝已经近乎奄奄一息，另外三人也一脸“我死了我真的快死了”的表情眼巴巴地等待展昭赦免，展昭又是好笑又是内疚，向这可怜的四人抱歉一笑，允了他们离开。

四人一步一挪地逃走，好像随时都会趴到地上起不来一样。

展昭回头看身边的白玉堂，忽然发现这只老鼠的脸上竟挂着难以隐藏的调笑。

“玉堂……”他有些无奈地苦笑，搂过白玉堂的腰，“是不是还在记恨我让他们帮忙瞒你？”

白玉堂潇洒地一挥手：“嗨，堂堂的锦毛鼠怎么会像猫一样小心眼呢？你可别诬赖我。”

展昭无语，翻眼睛。这只小心眼的老鼠，居然还敢指桑骂槐。

“好吧，是展某错怪心胸宽大的白大侠了。咱们现在转回此案吧，不知心胸宽大的白大侠对这次的事又有何高见呢？”

“哦……”白玉堂沉吟，“完全没有。”

“……”白大侠啊……

“不过，我想‘看看’那柄剑，你带我去。”
展昭轻轻地执起白玉堂一只手，微笑：“嗯……好。”
白玉堂，我一定要治好你的眼睛，不惜任何代价！
繁花的清香随清风拂过，缠绕周身，久久不散。

第三章

虽然仍有重重疑团，但案情已基本清楚了，八贤王九成九是此案的幕后黑手，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

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就算疲惫也高兴，展昭和白玉堂经过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笑得很开心的衙役们……打瞌睡。

“最近真是辛苦他们了。”当发现了第三个倒在草丛里呼呼大睡的衙役时，展昭笑叹。

白玉堂心中暗自嗤鼻。

你这个没长眼睛的猫！光看到别人，怎么你白爷爷累成这样也没见你有安慰过！居然心疼外人！

不过白大侠忘记了，现在长眼睛和没长眼睛一样的其实是他自己才对，所以他看不到自己一脸扭曲的醋味，一点不落地被展昭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展昭只想笑，不是他没心肝，实在是吃醋的白老鼠非常可爱——当然这种想法绝不能让他知道，否则开封府里就等着闹老鼠吧。

于是他更搂紧了白玉堂的腰，让那流畅优美的线条在手心中滑动，然后——他的脑海中，忽然不受控制地蹦出了那天为白玉堂洗澡时的情景。

水中若隐若现的躯体，手下滑不溜手的肌肤，涨得通红的玉色面颊，暧昧纠缠的温柔呼吸……

凭良心说，那时他确实是心存一点占便宜的心思，但在发现再下去自己就要忍不住全占尽的时候，他立刻丢掉了满脑袋的绮思，默念眼观鼻鼻观心心无杂念念生嗔嗔生恨恨生……

他以为把自己控制住了，没想到却在这时被卷土重来的敌人打得丢盔弃甲。

——君子展昭，果然已经死了！

展昭在心中呻吟。

“展昭？”白玉堂觉得奇怪，现在应该还没有到放剑的地方才对，他突然停在这里干什么？

展昭蓦地将他捏到身前抱紧，嘴唇紧紧地压了上去。

白玉堂吓了一跳，尽管他看不见，他耳朵可不是聋的！这这这这周围可还有随时可能醒来的观众啊！

“展……唔……展昭……唔……放……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翻译：快点放开！快点放开听到没有！）

这只趁火打劫的臭猫！白玉堂心中狂吼，不过他很快就不再——也无法——抗议了。

两人握住别的东西的手正在渐渐放松，剑掉到了地上。

展昭一边亲吻，一边缓缓地将他推靠在一棵树上，一只手扯松他的腰带，滑入了他的衣服里去。

白玉堂一手前推，似乎想要抗拒，却并没有使上什么劲，反而勾住了展昭的衣服，似乎在考虑究竟是要给他扯开还是怎么样。

越来越深的亲吻燃着了燎原大火，两人都知道自己已在情欲的边缘，所以他们谁也不敢动。但年轻的身体不管是对对方还是自己的反应都难以忽视，下腹所抵的东西让他们更加热切地期盼接下来的事情，可谁也不敢说出口。

展昭原本只想以一吻平息情欲，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是在引火焚身，昨天的疲惫惊恐和吐血似乎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

恢复了七、八成的身体强烈要求着其他方面的满足，再这么下去，他要考虑的就不是该怎么分开，而是要在哪里做的问题了……

展昭努力了一下，努力想让自己放开怀里的人，努力聚集自己的意志，努力和情欲抗争，努力……

怎样都好，不过他好像不该在要离开的时候又忍不住压回去……_

要动未动的暧昧行为造成了比刚才更严重的后果，两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欲望之中一路溃败，展昭抱紧怀里的人，开始认真思考这附近哪里有较为隐秘的地方。

“……唉，你怎么会把那个丢了呢，还要我陪……呵……”

展昭猛地清醒过来，手忙脚乱地给白玉堂整理衣服，但他哪能有别人走路快？所以白玉堂还没围好腰带，就见赵虎打着大呵欠，和张龙两个人从小径的转弯处走了过来。

张龙和赵虎站住。

张龙和赵虎眼珠子都凸出来。

张龙和赵虎……再傻也知道怎么了。

……之后，赵虎扶着脱臼的下巴，张龙捂着黑青的眼圈，在空中飞了很远、很远……

其实已经被人看得清清楚楚的猫鼠，狼狈地捡起他们的剑，落荒而逃。

至于那个打瞌睡的衙役呢？其实他早就被某两人的热情烧醒，在他们没注意到的时候匍匐逃出了战火范围。

到了证物房的门口，展昭面上依然红潮弥漫，他看看白玉堂，那张白净的脸上仍然带着几分尴尬，红潮却已褪得干干净净了。

这只老鼠……这只老鼠这只老鼠……

他也不知道自己要说这只老鼠如何，只是忍不住要在心里念叨。

不过这样好像会越想越生气，于是他强迫自己把视线从白玉堂身上，移到证物房的门上，正想说一句化解尴尬的话，心中却忽地打了个突。

奇怪，人呢？

证物房是重地，进出口只有一个，连窗户都被封死，平日由专人轮流把守，一刻不得离人。但今天这里却连一个守卫都没有，连门也虚掩着。

白玉堂拉了拉他的衣服，展昭回握住他。

是的，他们同时听到了一种声音，是从虚掩的门内传出来的。

展昭按住白玉堂的手腕，让他留在原地，白玉堂踹了他一脚，红官服下的黑裤子上立时多了半个白色脚印。

展昭叹息，只得让他为自己断后，自己率先拔剑走入证物房内。

证物房中摆满了用过的、没用过的证物，每一件物品上都绑着带有标记的布牌，分门别类地分开存放。

展昭进门，见没有什么异常，便首先直奔毒杀案存放证物的地方，白玉堂则循着声音绕过房内的障碍物，追向刚才那奇怪声音的来

处。

毒杀案证物放在比较容易看到的地方，展昭很快就找到了，几乎有些激动地扑上去，却在即将碰到它们的时候忽然停下了动作。

白玉堂也终于找到了发声的东西，不过由于眼睛看不到，在接近的时候差点没一脚把发声的源头踩死。

白玉堂有些失笑，叫道："展昭，现在可是夏天，你们开封府却到处'春眠不觉晓'啊。"不仅打呼，而且打得非常有个性，他差点听不出来是人的声音。

展昭没有回应。

"展昭？"

展昭动了，脚步异常沉重地向他走来。

"展昭？你怎么了？麒麟剑呢？找到了吗？"

与即将盛夏的天气格格不入的冰冷手指，抓住了白玉堂的双手。

"麒麟剑……"展昭声音微微颤抖，"麒麟剑，还有剑鞘，都不见了！"

仿佛在头顶响了一个晴天霹雳。

"怎么会不见的！"白玉堂大急，"这不可能！你看别的证物还在吗？"

展昭道："别的都在……只有剑不在了。对方明显是冲着它来的！"

白玉堂道："啊……或许它是被包大人拿去书房……"

展昭长叹："你还不了解包大人吗？他若要将重要证物拿走，那必定是他清醒的时候，一旦不用就要立刻将证物送回。今天他疲累至此，现在恐怕都已经睡下了，怎么可能还把剑拿走？"

他说得一点都没错，白玉堂无言以对。

"而且……"展昭看一眼被白玉堂当作睡过头的守卫，"他也不是在睡觉，而是被人点了睡穴……"

如果是睡觉，至少应该找个舒服点的位置，可此人却是用很别扭的姿势趴在地上，就算打瞌睡也不是这样。

白玉堂抓紧了展昭的红色官服，心中快速计议着。

他们昨夜才得到麒麟剑的消息，连夜抓捕，连夜提审，直至今早，府外的人都应该不知道才对，否则应该早就下手……

啊，对了！自从昨晚得到麒麟剑后，剑就没有再离开过他和王朝的手，直到回府才由他亲自交给包大人，在一夜的提审中，此剑应当都没有离开过堂上诸人的视线范围！

那么，或许是谁一直监视着府内的行动，发现他们找到了剑，立刻伺机下手抢夺！只是因昨夜看守严密——或根本不想与任何人打照面——所以才会一直没有行动，直到今日防备松懈时才进来偷取。

其实现在想一想，就几乎可以相通了。

为何八贤王当时没有拿走麒麟剑鞘？其实他若真要强行拿走，开封府也只能以死劝谏，最多告到仁宗处，不可能真的与他起肢体上的冲突。

但他嘴上很坚持，威胁过后，却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这不像他的性格，除非……他另有他意！

白堂简直想踹自己几脚，他怎么不早点想到这一点呢？

“哼……”白玉堂对自己冷笑，“我们这回分明是给别人做了嫁衣啊！”

即使这与展昭的猜测结果相差无几，但此时从对方口中听来，却更令人心惊。

“其实对方并非意在剑鞘，而是剑身……原来如此……”

“没错，他们根本就是在等我们给他们免费做白工。”

八贤王当初“威胁”的用意并不在要他们归还剑鞘，而是在暗示那把剑的重要性，这几乎是在有意无意地引导他们去找麒麟剑。

或许可以这样想——

八贤王现在非常在乎那柄剑，但由于某种原因，让他绝对不能出面干涉此事，所以他必须以旁敲侧击的办法激开封府出面，等他们找到剑，之后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但，现在又有了新的问题。

丢剑之事与八贤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谁也没有切实的证据证明它一定与八贤王有关，若是八贤王死不认帐，那任谁也没有办

法。

现在唯一算得上证据的只有牢里那几个贼，只要他们能咬定八贤王不放，那一切就都好办了。

对了……

白玉堂蓦地握住展昭的手腕，展昭也在同时握住他的，两人同时喊了出来：“那几个贼！”

展昭挽起白玉堂就要走，白玉堂一把挣开了他：“不要拉我！你自己快点去！一刻也不能耽误！快点去！”

证物被毁还可以再想办法，但若人死了，那想多少个办法也没用。

展昭的犹豫只有瞬间，之后，决然地放行了白玉堂的手，他快步出了证物房，飞身跃上屋顶，往大牢的方向狂奔而去。

快！快！快！

那几个人是最重要的、最后的证据，他们绝不能出事！否则他们这段时间所做的一切都前功尽弃了！

白玉堂慢慢摸出门外，正午的阳光洒落在他闭合的眼皮上，视野中一片模糊的金红。他叹息了一声，靠在门上。

他是展昭的助力，今生也只能是他的助力，绝对不能成为他的累赘。

如果——只是如果——他真的变成了他的累赘，不必别人来对他怎么样，他自己就会先结果了自己的性命。所以展昭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昨晚才会为展昭的话而发怒。

可是现在……

他却不由自主地想，如果不是他而是别人的话，或许此刻就能帮上展昭的忙，而不需要他在如此危急的时刻还要顾虑自己的存在——尽管只有一瞬间。

他有些后，也许展昭……是对的。

周身的气忽然被一股外来的东西搅乱了，有些馨香的阳光气味中被混入轻微的血腥，白玉堂骤然警觉，全身的肌肉绷紧了。

“是谁？”

身前，左侧，有几乎不可听闻的微细呼吸。

“什么人在那里？”

呼吸并不平稳，和同样不平稳的心跳混杂在一起，就像那人刚刚从什么地方惊慌地跑过来似的，混乱而没有节律。

不过很快，白玉堂就放松了身体，轻吁一下，道：“原来是你，怎么，有什么事吗？”

对方没有回应，却传来了石板地上轻微的沙沙声。

白玉堂感到了不寻常的气味，他握紧拳头，有些冷冷地“看”着正向他走来的人，“终于还是忍不住了？想杀我？呵……那不如试试看，你到底有没有本事打败我这个瞎子。”

一道劲风扑面而来，白玉堂侧身滑过，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手腕。

“拳风劲，却后继不足，再练个十年还差不多。”

对方也不答话，一脚踢向他的手腕。

却在即将踹到他手腕的时候忽然转向他的胸口，如果白玉堂坚持要抓住对方的手的话，也许就要赔上一、两根骨头断裂的代价。

白玉堂当然不会做这种亏本的买卖，随即撒手后撤，对方的腿堪堪擦过他的胸口，所带起的劲风几乎让他的脸感到一阵轻微的刺痛。

“好功夫！”白玉堂赞道，“过了这么多年，你总算练出一项还算比较拿得出手的武功了。不过力道很大，速度却不怎么样哪。”

对方的牙咬得格格响，又全力向他扑来。

白玉堂笑着左右躲闪，尽管眼盲，却是气定神闲。反观对方，虽然一拳一脚皆是实实在在，而且一招比一招狠，呼吸却明显越来越凌乱，内力被大量虚耗在了毫无作用的地方。

最后，攻击者终于支撑不住，虚晃几阵劲风将白玉堂逼退一些，自己则跳出了战圈之外。

“怎么，这就不行了？”白玉堂再次嘲笑道：“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虚弱了？刚夸你几句就困歇，果然道行还是不够深哪……”

对方却不上白玉堂的当，只在他的攻击圈外徘徊着调整内息，同时仍然继续窥伺攻击的契机。

不过白玉堂却有点不耐烦了，展昭正在忙着去保护人犯，说不定现在碰到了刺客，已经和对方打起来了，他却还在这里和人浪费时间！

“好了，你打不打？不打我还要去找展昭，不能让他一个人待在那里。”

对方还算平静的气息在听到展昭名字时忽地变得杂乱无章，二人周身的空气顿时剑拔弩张，充满了暴戾的杀气。

裂帛之声传入耳中，下一刻，一股利刃般的劲风扑上白玉堂的面庞，白玉堂一惊，不敢轻忽大意，身体立刻顺着风刃的方向迅速地几个旋转，方才堪堪躲过对方的攻击。

“我收回刚才的活，”白玉堂站稳身体，嬉皮笑脸地说：“你进步还是很大的嘛，如果要杀我，再练个二十年包准你成功。”

对方似乎已经打定主意，不仅不反驳，连一点回应也没有，只有接下来的攻击一招比一招狠，一招比一招紧，招招式式猛追猛打，如同江潮涌动，绵延不绝。

白玉堂的武功仍受到眼睛的限制，之前来偷袭的那群人与面前的人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他打败他们也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已，可现在这个……

对方似乎对他的行动了若指掌，他的每一招每一式也似乎都已被看，甚至连他下一招的攻击将会使用在哪里也被猜得清清楚楚，他顿时从上风沦至下风处，不得不处处受制于人。

根据自己的听觉，白玉堂判断对方并没有使用利刃类的武器，那似乎也不是什么致命性的东西，感觉上应该是某种细长的武器，比如竹竿——但，为何是竹竿?

白玉堂可以感觉到对方对自己的新武器似乎并不趁手，对方横扫时还不算明显，等到点刺的时候就明显感应得出来。

虽然对方竿竿皆能点到他的身体，但竿头的着力点却总在对方期望的部位错开半寸左右。

仅仅是这半寸，就可让对方的攻击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白玉堂又忍不住边躲边笑道：“哎呀呀，你以前就不怎么擅长暗器，怎么现在把暗器拿在手里也会打错地方啊……”

面对他的嘲笑，对方倒不生气，只是在攻击间歇轻轻地冷哼一声。

白玉堂觉得不太对劲，忽然想到或许那“竹竿”有什么问题，心头一惊，反手以未出鞘的剑将对方的竹竿格开。

对方看出了他的想法，又是冷冷一哼，竹竿如影随形地追了上来。

白玉堂啪喳一声抽出画影，刹那间，银色剑身恍如狂舞银蛇，绞出无数夺命匹练向对方攻去。

此招一出，对方顿时手忙脚乱，他要的正是这种结果，趁此机会提气便欲暂时后撤。

然而白玉堂没想到的是，他刚刚提起真气，却忽然感到胸口一阵憋闷，丹田的气息登时大乱。

他一口气没提上来，扑通一声狼狈地坐到了地上。

“你……你刚才对我干了什么！”

全身的气都在乱窜，经脉中就像有无数条发狂的虫子正在乱钻似的，所有的穴位都隐隐作痛。

尤其是睛明穴，尽管他一直双目紧闭，却仍感到眼前金光乱冒。

无数气息仿佛都被挤到了那里，被插入金针的部分原本只要被碰一下就疼痛难忍，如今简直令人痛不欲生。

“你对我干了什么，你刚才干了什么！”

白玉堂汗湿重衣，他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衣服，手指几乎掐入皮肉。如果不是这样，他恐怕现在就会惨叫出声来。

“你到底干了什么？”

第四章

展昭远远地便看见开封府大牢大门洞开，两名衙役倒卧在附近。

他迅速上前检查那两人的情况，颈脉搏动如常，看来没有什么大问题，便随即抽出湛卢进了男牢。

牢内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味，那是迷香的味道，整个大牢内包括牢头和犯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倒在地上。不过因为门被打开，现在这香已无法再对后来的展昭起什么作用。

昨日刚有一群犯人被释放，昨夜新抓回来的那些麒麟剑盗，应当就被关在那群人之前所住的牢房里，展昭几乎是足不沾地地飞扑到了那间牢房前。

其实不用进去，结果也很明显了。只要看一看洞开的牢门，以及从内溅出的鲜血就可以猜得八九不离十。

不过他还是想说……

干得漂亮！

所有的人，全部一刀毙命，一个活口都没有！

展昭眼前一花，身体几乎站不住。

这是他们……整个开封府，包括白玉堂在内的所有的人，辛辛苦苦这么长时间才得到的证据，居然就被这么几剑，干干净净地结束了性命！

展昭一只手紧紧地抓住牢房的木栏，指缝之间，木屑纷纷落下。当他松手时，五个指印清晰地印在了硬木上。

不……还不算完！还有一个人！

他飞身出了男牢，转身向背面的女牢奔去。

女牢的情况也差不多，大门洞开，女牢头倒在地上，女犯们同样昏迷不醒。

最里面的牢门开着，他飞跃至门口，发现这里面唯一的女犯，背部被人划开了一个又深又长的猩红伤口，全身是血的倒卧在那里。

那个叫春艳的女犯大概是早上才进牢的，又不是什么重罪，白玉堂也说过让其他人多关照她一下，所以她并没有穿囚衣，牢房也是最

干净的一个，即使展昭根本没有见过她，也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她就是他们现在仅剩的证据了。

但是，她的伤……

他几乎已经不抱希望地上前去搭她的脉，原本打算只要确认她的确死了就立刻回去接白玉堂，然而令他吃惊的是，他的手指下居然还能摸到她不均匀的微弱细脉！

她竟还活着！

展昭喜出望外，立刻为她点下了止血的穴位，又折回门口，将女牢头唤醒，让她照顾那名重伤女犯，自己则以最快的速度去找公孙先生。

公孙策刚刚睡下不到一刻钟，不过一听发生了这种事，立刻便起了身。

展昭将四大校尉叫醒，让他们保护公孙策和包拯，自己又往之前和白玉堂分手的地方跑去。

其实展昭对白玉堂的能力是十分信任的，即使白玉堂目不能视，他也不是十分担心他会遇到什么事，因为他相信白玉堂，知道他绝对能够保护他自己。

但是今天不同。

在他刚刚叫醒公孙策的时候，仿佛隐约听到了一个人的惨叫——他不确定那是从外部还是从自己身体内部传来的声音，但无论是幻觉还是真实，无论和白玉堂有无关系，那声音都让他难以自抑地心惊肉跳。

他一边跑，一边在心中默念……玉堂，你一定不能有事，你一定不能有事！

白玉堂伏在地上，骄傲的洁白由于激烈的翻滚而被尘土遮蔽成了脏污的灰色。但是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管这些，他现在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痛！痛得要死，痛不欲生，奇痛难忍，怎样说也好，却都无法形容他现在感觉的万一。

他痛得……简直恨不得现在就给自己一个了断！

只要一不小心，他几乎就要痛叫出声来，但他死命忍住、闭紧嘴巴，努力不让声音从喉头传出来。

不能叫，不能叫，不能让展昭听见，不能让展昭发现，不能绊了那只猫儿的脚……

但是很疼，真的很疼，疼得他真想就这样把自己的眼珠子抠出来！恨不得削掉那附近所有的肉和骨头。

那个不知在自己身上做了什么手脚的人不知何时消失了，在他痛得毫无抵抗之力的时候，居然没有对他再做什么，仅是在一边看着他，然后在他无暇分心的时候悄然离开。

那个家伙……为何要做这种事！把他害成这样又悄然离去，到底抱着什么目的！

究竟是疼痛在加重，还是自己正在变得越来越虚弱，白玉堂已经无法分辨了，他只觉得自己的意识正在慢慢飘远，外界的风声也好，鸟叫也好，展昭的呼唤也好，都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等一下……展昭?

“玉堂！玉堂！”

白玉堂本能地睁开眼睛，一片杂乱的金光昏茫中，一个看不清却令他感到熟悉万分的人影向他飞奔而来。

展昭……

猫儿……

比之前更加剧烈的疼痛如巨浪般兜头打中了他，也许是因为毫无防备，也许是因为那个正在向他跑来的身影，他的意志终究没能压过本能，长长的惨叫终于从喉咙里挤了出来。

猫儿！猫儿！猫儿！

听到白玉堂的惨叫，展昭顿时像被人血淋淋地砍入了心里，连整个人都要被撕成碎片了。

他狂奔到白玉堂身边，将滚得一身肮脏的白玉堂抱起来，带着几分恐惧问道：“玉堂！玉堂！你怎么了？你哪儿疼？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玉堂！”

感觉到身边熟悉的体温，白玉堂伸出双手，用力勾住他的脖子，让自己的脸紧紧地贴在他的胸膛上。

不只是因为这样的距离能让他觉得减轻了疼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绝对绝对不允许展昭看见自己痛出来的眼泪，那比被他听见自己的惨叫更让他感到屈辱。

然而看不见他的表情这一点却让展昭更加紧张，他努力想让白玉堂离开一些，却又不敢用太大力："玉堂，你到底怎么了？不能跟我说吗？你怎么乐？你是不是哪儿痛？玉堂，玉堂，你不要这样，你让我看看……"

白玉堂无力回答，只是缩在展昭怀里，不断发出如同小动物受伤后的隐隐哀鸣。

"玉堂，你让我看看，玉堂……"

"猫儿……"白玉堂终于开了口，听得出他在努力在稳定自己，但颤抖得几不成声的声线还是出卖了他。

"玉堂！"展昭欣喜万分，想将白玉堂推开一点看看他的情况，但白玉堂死死地抱住他，就是不松手。

"玉堂，你到底怎么样？不能让我看吗？究竟出什么事了？"

"春艳……"

"春艳？你带回来的那个女犯？"

"她……和那几个犯人……怎么样……"

展昭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这种时候是该跟他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好。说真的，他实在不忍心，但说假话……

白玉堂只是痛，心里却还清明，展昭一犹豫，他立刻就猜出了答案。

"都被灭……口了？"

展昭忙道："不，那个女犯没有死，她只是被人砍伤而已……"

展昭眼前又浮现出女犯背上那深长狰狞的伤口。他其实明白，她的砍伤不只是"而已"这么简单，甚至连她能不能保住命也不知道，那种伤口，能剩下最后一口气就不错了，又怎敢再想其他？但现在面对白玉堂……

“所以……玉堂，我已经叫公孙先生去看她了，应该不会有大碍……啊！”展昭终于想到了由于刚才的慌乱而忘记的重要问题。

“你又怎么回事？是不是攻击那些人的凶犯折返回来伤了你？你跟他们交手了吗？有多少人？他们伤到了你哪儿……啊！现在不是问这个的时候！我这就去叫公孙先生！”

他正要站起来，却被白玉堂死死地拉住了：“不行……让他救春艳……先救她……一定要先救她……把她救活……然后……”

然后，才有可能不让他们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努力白费。

虽然展昭明白他的意思，虽然现在不是时候……但听到白玉堂如此连命都不要地维护一个女人，展昭心中仍冒上了一阵难以理喻的愤怒。

不过他也知道，这不是他该愤怒的时候。

“好，我们先救她，公孙先生医术高超，一定不会有问题的……”他在白玉堂耳边轻声哄道，“那你不要这么紧张，好不好？我现在要点你的睡穴，让你先睡过去，等到公孙先生回来，再给你治疗，好不好？”

白玉堂的手在展昭红色官服的背上用力攥紧又松开，留下了几个湿漉漉的印痕：“你……一定要救她……”

“嗯……”展昭一只手摸到他的睡穴上，食指轻轻发力，白玉堂僵直的身体蓦地软了下来，被他紧紧抱住。

玉堂，玉堂，展昭发誓，无论是谁！敢将你害成这样，那就要有付出相应代价的觉悟！就算对方是八贤王——也绝无例外！

那个叫春艳的女子果然运气很强，那凶犯砍杀时的技巧不错，但力气却不够大，加之又是砍向她的背部，剑刃遭骨头和背部较为强健的肌肉格拦，所以只造成了流血很多、伤很重的假象，但其实并没有伤到重要的位置。

展昭也算及时赶到，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她止了血，当然还是免不了要留下一个丑陋的疤痕，不过总算是把命保住了。

公孙策花了几个时辰才解决了春艳背上的伤，此时他已是一夜未睡，有些摇摇欲坠了。可刚从里屋出来，还来不及跟等待了许久的包

拯说上一句话，展昭又从外面冲了进来。

“公孙先生！那名女犯已经没事了吧？那好！请快些跟我来！玉堂他好像哪里又受伤了！可是我检查了他全身也没有发现伤口，只是内息混乱……”

公孙策根本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展昭一路拖走，已是等得双目通红的包拯在他们身后张了张嘴，最后挫败地叹了一口气。

算了，还是先让他去帮白玉堂吧……看来这名女犯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

他转身对同样双目通红、身体摇摇欲坠的王朝道：“口供如何？”

王朝道：“仍在安全之处。”

包拯点点头，仰面长叹。如今，他们仅剩的证据就只剩这女犯和昨夜的口供，如果连这些也没了，那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为黄梁县一家、那名硖石以及今天死去的几名人犯交代……

可是，即使这些证据没有问题，他也仍是无法平静。

摸摸怀中，停查黄梁县一案的圣旨还在里面。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闯入宫中把圣旨扔到皇上面前，问问他究竟想怎样，是否人命对他就如此不值一提。

但这是密旨，他不可能在朝堂之上就大刺刺地问出这种问题，可当他想见私下求见皇上的时候，却每次都只得到“皇上正在休息”的回答，就算他在门外一连站上几个时辰也一样。

他很怀疑，就算自己找到了那幕后主使，又真的能将对方绳之以法吗？

假设——仅仅是假设——一切都是八贤王做的，而他做这一切的原因，又是什么？

包拯非常确定，那个原因八贤王是绝对不会告诉自己的，否则他不会绕这么大的圈子，将他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

公孙策皱眉，将手从昏睡的白玉堂脉上收回来，捻须沉吟。

展昭急道：“公孙先生，他现在如何？那人究竟伤到了他什么地方？他为何会痛得死去活来？他的内息怎会如此混乱？他……”

公孙策温和道：“展护卫，你不要着急，这病要慢慢看，太急躁反而有害无益。”

展昭住了口，却仍是心急如焚，忍不住在房间里团团转。

公孙策知他心思，也不再劝，只道：“对了，你刚才说，他曾有想捂脸的动作，后来却又住了手，是吗？”

展昭道：“是。”

公孙策道：“那或许便是……展护卫，你过来，脱下白义士的衣服，看看他身上是否有奇怪的痕迹。”

他站起来，背对着床铺。其实他不必如此回避，不过鉴于那二人的关系，他还是认为不要看为好。

展昭没有注意到公孙策的心思，立刻走到床边掀开被子，小心地解开白玉堂白色的里衣。衣物一层层解开，那下面所暴露出来的莹白而有些消瘦的躯体，使得他的眼睛又热又疼。

白玉堂……原本不该是这样的啊……

果然，正如公孙策所猜测的，白玉堂的身体各处都散落着指肚大的红色印痕。这些印痕都散布在穴位附近，总与穴位之间相隔两、三寸左右，看上去就好像一个初学点穴的新手所做。

展昭将自己所见一一说出，公孙策思考许久，却无论如何不得其解——那个人，究竟是在害白玉堂，还是想救他？

若是想害他，为何那些杂乱的内息却在攻击金针，使得之前还纹丝不动的金针竟有了松动之感？若是想救他，又为何将他其他大部分的内息也搅得混乱不堪？

见公孙策久久不语，展昭急道：“公孙先生，玉堂究竟怎么样了？”

公孙策叹息道：“唉……自然还是那金针……”

展昭的手紧紧抓住了被单。又是……又是这金针！缚住了白玉堂的手足，又封住了白玉堂的眼睛，不仅如此，如今又害得他如此痛苦！

白玉堂的惨叫一遍一遍回荡在他心里，不断撕扯着他的体内，让他鲜血淋漓。

白玉堂应该是微笑的，爱和他吵架的，被人欺负就立刻报复回去的……却不该在这里缠绵病榻，更不该因痛苦而惨叫出声！可结果为何却是这样？究竟是谁让他变成这个样子！

那个罪魁祸首……

八——贤——王！

白玉堂的痛苦蒙蔽了展昭的理智，原本的顾虑、怀疑、犹豫都在愤怒中烟消云散，如今，展昭的脑子里只剩下了一件事……

等展昭小心地给白玉堂穿好衣服，转身面对公孙策时，他的面容已经平静如常。

“多谢公孙先生，”展昭平静地向公孙策躬身施礼，“您也很累了，不如就先行回去休息，玉堂这边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再叫您。”

公孙策觉得不太对劲，不管是展昭的表情、声音还是动作，都让他感到十分的不对劲。但是一夜未睡又一直忙活到这时候，身体实在很累，脑袋里昏茫茫的，怎么想也想不出到底是哪里不对，便稀里糊涂地离开了展昭的房间。

直到他躺到床上，几乎已陷入昏睡的时候才想起来，展昭，为何不曾向他请教救人的办法……

这个念头在他的心里一闪而过，他很快就沉入了梦乡。

展昭坐在床边，手指轻轻抚过白玉堂苍白憔悴的面颊。

“玉堂……”他俯下身，在白玉堂干裂的唇上印下一吻，“我一定会救你，不惜任何代价。”

不管对方是谁，不管让自己或者对方付出任何代价，绝对！

三更。

八贤王府。

八贤王躺在榻上，身体随意地软在上面，就好像被人抽掉了骨头似的。

如果是他人如此，必然会有“这还哪里像皇亲国戚”的念头，但被他这么做出来，却奇异地让人有种协调的感觉，仿佛皇亲国戚们就该这样，若不这样反倒不正常了。

他身边的侍卫或坐或站，手中皆是紧抚着自己的兵器，不敢有丝毫松懈。

“兆源哪……”他好像有点头疼似的抚着自己的额，对在面前正襟危坐的侍卫道：“我不是都说过了，不需要这么多人……”

“不行！”那侍卫右手紧握开山斧，面无表情地断然拒绝，“属下的职责便是守卫王爷的安全，绝不能有任何漏洞！”

被称为“兆源”的侍卫名叫孙兆源，身穿侍卫服装，身材壮硕，说话铿锵有力，坐在那里也是非常端正，整个人就如他手中的开山斧般，散发出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钢硬气势。

面对他的气势，即使是八贤王也只得长叹了一声：“兆源啊兆源，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就长了一副死脑子呢……”

“谢王爷夸奖！”依然是凛然的气势。

八贤王无语。

门外传来破空之声，衣袂飘飞的声音由远至近，屋内所有人立时手中一紧，锵地一声就要拔剑出鞘。

孙兆源抬起未握剑的手，止住了其他人的动作：“等一下！不是他们！”

确实不是“他们”，来的只有一个人。

“民女参见王爷千岁……”门外传来跪地的声音，说话的人是个女子，声音疲惫不堪。

“是你啊，”八贤王一只手指支着额头，似乎很高兴，“你来得这么晚，看来事情办得很顺利？”

女子道：“王爷素来明察秋毫。”

八贤王仿佛没有听到她近乎无礼的回答：“那很好，你回去吧，今后自然有你的好处。”

女子没有回答，却也没有动。

“怎么？信不过本王？”

“不……”女子的声音已近乎咬牙切齿，“王爷曾经答应民女的……”

“哦——”八贤王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原来你是说这个。本王已命人将他送至你处，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石板地与人的头颅发出咚地一声轻响，女子又带着破空之声迅迎飞走。

“王爷……”等女子走远后，孙兆源梗着脖子硬生生地对八贤王道：“此事本不该闹这么大。”

八贤王优雅地执起自己的茶碗，拨开茶叶抿了一口，“兆源，其实咱们都清楚啊，把事情闹得这么大的人根本就不是本王，而是另有其人……难道不是？”

孙兆源以雷霆般的声音断然道：“自然不是！”

八贤王手一抖，差点把茶水全扣到自己的身上。

“……果然还是死脑筋……”八贤王自语。

第五章

白玉堂被疼痛强行自黑甜乡中拉扯出来，除了睛明穴之外，头也一跳一跳地抽疼得厉害。

他想摸摸头，刚一抬手，却摸到了一具温热而熟悉的躯体，同时发现自己正伏在那个身体的背上，一上一下地颠簸。

“……猫儿？”即使不睁眼，他也能感觉得到这具身体究竟属于谁。

展昭原本用布带将白玉堂绑在身上，自己在民房上快速跳跃前进，一听到白玉堂的声音，他的脚步便慢了下来，回头用自己的脸颊轻触白玉堂的脸：“玉堂，你现在感觉怎样？还疼吗？”

白玉堂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习惯了还是怎样，虽然那疼痛仍是让人痛不欲生，比起之前来却好了很多，至少他可以忍住不要喊叫。

“没事，已经不疼了……”他按住太阳穴，道，“你这是要去哪里？”

展昭脚下一刻不停地前进，没有回答他。

白玉堂却有些慌了：“喂，等一下，猫儿，先说清楚！你要去什么地方？”

展昭仍是不答，脚下却快了许多。

不过即使他不回答，白玉堂现在也很清楚了。

白玉堂大怒道：“展昭！你快给我停下！你再走一步我便自尽于此！你听到没有！展昭！”

展昭的声音异常冷静：“玉堂，你的内息太过混乱，我封住了你身上的重穴，你现在应该已无法使用内力了，就算想自尽也不可能。”

白玉堂暗自运气，发现果真像展昭所说，大部分的气息无法自由运转，每每走到最重要的几处穴道时便被阻住。难怪他会感到疼痛减轻了。

可是……这和那个问题是两回事！

他从后面抓着展昭的双肩愤怒地低吼。

“展昭！你给我停下！停下！”

大概听出他真的在发怒，展昭终于停下了。

两人站在民房顶上，微凉的夜风吹过他们被热汗和冷汗浸湿的衣服，身上透过一丝轻微的凉意。

“我的眼睛没事，”白玉堂狠狠地说：“休息一下就会好！所以……绝对绝对……不准你去八贤王府！”

八贤王城府太深，谁也不知道那双微眯的凤眼里都藏了些什么，这只猫又呆又傻，怎么能拼得过这只老狐狸?

就算自己眼睛没问题也不会让他贸然闯这龙潭虎穴，更何况，现在自己又是这个样子……

展昭默然，缓缓道：“你只管你眼睛好不好，怎么也不想想你痛起来我会怎么心疼？”

白玉堂体内瞬间被幸福涨满，恍惚问，几乎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可是，公孙先生他不是也能治我吗？对了，公孙先生！猫儿，我们现在快点回去，也许公孙先生能从那本书里找到解决之法！猫儿！我们回去吧！猫儿！”

展昭的心被刺得一跳一跳地疼。白老鼠高兴地晃着他、要求他回去，那兴奋的模样简直可爱得让人想亲一亲他。这让他怎么开得了口告诉他，其实那本救命书已经被人偷走?

“猫儿……猫儿？展昭！我在和你说话！”

展昭蓦地惊醒，将白玉堂从背上放下，双手执了他的手，道：“玉堂，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吧，‘展昭今生只执白玉堂一人之手，永不违誓。’

“白玉堂是谁？是那江湖上恣意大胆的锦毛鼠，是那纵马狂歌、行侠仗义的英武少侠。展昭心中所爱，唯这样的白玉堂一人而已。但是现在……”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你是锦毛鼠白玉堂，不是一个永远都无法睁开眼睛的侠士，等你的雄心壮志一点一点消失，你的意气风发被全部消磨后，你就不是过去的你了，你会痛苦，会难受，会恨我为何要把你卷入如此纷争，恨我为何眼睁睁地看着你变成这样而不帮你……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爱你，但我……绝不能让你恨我。”

白玉堂气得说不出话来。

——听情话也能听得七窍生烟，他八成是第一个。

被这傻呆呆的木头猫一番剖白，不感动是不可能的。不想让他痛苦，不想让他受伤，不想让他心疼，希望他幸福安康……可这样的想法不只是展昭，自己也一样的。

但对于这，他又想过几分？

有没有想过若是他受了伤，自己又该如何心疼才是？

这只该死的自私猫！

“那你要我怎么样！”

白玉堂咬牙忍住掐断猫脖子的欲望，近乎暴怒地低吼，“难道我还能说：‘很好，太好了，我们去送死吧，百年之后自然会有人为展昭和白玉堂竖碑立传’吗！我要的是一只健康的活猫！不是被人用箭扎成的豪猪！不是背叛开封府的叛徒！”

展昭也反唇相讥：“我也只是想要一只健康活泼、看看我的眼睛就知道我在想什么的老鼠！不是一个痛苦万分还不愿意让我救的瞎子！”

“难道公孙策就不能救我吗！他明明都治好了我的手脚，为什么不给他时间治我的眼睛！”

“你这只该死的老鼠怎么就不明白！”

“你这只该死的猫才真是不明白！”

“如果那本该死的书还在的话——”

展昭的声音断在半空，在浓稠的黑夜中回荡着冰冷的余音。

白玉堂愣住了。

如果，那本书还在的话……

“那本书……不见了？”

展昭轻轻地捂住胃部，那里又开始疼痛了，痛得他耳朵里嗡嗡作响。

白玉堂抓紧他胳膊的手几乎陷入他的肉里去：“你说那本书不见了？什么时候不见的？是不是昨晚？还是前晚？难道说……对了……你说吐血……你是真的吐血了对不对？根本就不是公孙策的药！是急的吧？！”

“我不想跟你说这么多……”

“居然敢骗我！展昭！你这个混蛋！”

“我说了我不想跟你说这么多……那本书我会想办法……”

“谁管那本该死的书怎么样！你居然瞒我你吐血的原因！”

展昭抚着额角，不管是头还是胃，都疼得受不了：“我不想让你担心……”

“你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吗？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老是这样才让人不放心！这样让我以后怎么相信你，说不定你死了我都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啊！”

胃里的痛觉一直烧到胸口去，展昭不禁气血翻涌，心烦意乱。带着少许的气急败坏，他一弯身又将白玉堂背了起来，用布带在两人腰上狠狠地缠了几个圈。

白玉堂气得脑袋发懵。这只该死的猫！说不过别人就来这一招！要不是他现在被封了穴道，看不把他……把他……

算了，与其生气，还不如想办法对付等会儿可能发生的事，毕竟就算他现在没有问题，恐怕也拿这只猫没办法……不然怎办？

难道还真的揍他？

等他真能下得了手再说吧。

其实他们都明白，八贤王府内必然早有准备——人是他们杀的，东西是他们偷的，甚至连整个连环的计谋都是那一个人设的。

这最后的结果，他不会不知道。

可是如果他们不闯这一趟龙潭虎穴的话，事情没有办法做个了结。

一路飞跃，夜风在耳边呼呼作响。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八王府内灯火通明，戒备森严。

展昭一边奔跑，一边从腰间抽出画影交给白玉堂。“玉堂，你拿好它。”

白玉堂不接。“你根本没带其他剑，我用它，你怎么办？”

展昭道：“等会儿自有剑让我用。”

白玉堂勉强接剑：“那你打算如何进去？”

展昭静默。

白玉堂的脑袋上又开始往外冒青筋：“不要告诉我，你打算从正门闯。”

继续静默。

猜对了……

光明磊落的南侠，英勇的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就算是闯八王府也要闯得正大光明坦坦荡荡！

“展昭你是不是疯了！”白玉堂咬牙切齿地低声骂，“你给我绕路！绕路！”

展昭终于开口，声音却是出乎意料的沉稳：“玉堂，你觉得你受的这身伤很见不得人吗？”

白玉堂提高了声音：“胡说！”

“既然如此，”展昭道，“那我们就要让大家都知道！”

白玉堂险些从展昭背上滑下来。这……这只猫儿果然疯了！

“你想让我们名扬京城？”

“没错！”

“猫儿！”

展昭道：“玉堂，你想想看，即使我们从什么后门、死角偷偷进去，能躲得过他们的耳目吗？我不相信我们想得到的漏洞，八贤王会想不到。所以我们不如就从正面进去，理直气壮，闹得天下皆知，他又能如何？”

白玉堂明白他的意思。如果他们偷进，被人发现反而理不直、气不壮，就算理原本在他们这边，也等于拱手让给了别人三分。但如果是正面……同样是闯，意义却大不一样了。

“……随便你吧。”

提气轻身，脚下一点，越过民房，越过空旷的门庭，跃上八王府的围墙，随即一个漂亮的翻身，展昭背着白玉堂飘然落在了所有人都看得到的地方——朱红门内，八贤王府邸。

如此耀眼的登场方式当然不可能遭到忽略，护院兵士齐刷刷地一个转身，将手中刀剑对准了大摇大摆侵入的两人。

“什么人敢夜闯贤王府——啊！展……展大人？白玉堂？”

白玉堂终于知道平日自己胡闹的时候展昭的感受了。他抚摸着自己隐痛的额头，痛苦地问道：“接下来怎么办？让他们通传吗？”

展昭冷哼：“通传？通传什么？我今天就是要大闹八贤王府！”

他手一抽，将捆绑白玉堂的布带抽离，让他站在自己身边。

“我们走！”

“咦？啊——喂！等一下！猫儿你还……”

展昭根本不听他说，挺身便冲入了人群之中，把白玉堂的“猫儿你还没有拿剑”淹没在了一片兵器交击之中。

展昭当然不会真的连剑都不拿，他手中无剑，但那些兵士手中有剑，若是他想用，只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

所以，在他冲入兵士人群的瞬间，他已从离自己最近的兵士手中抢走他的长剑，反手划了半个圈，只听“叮叮当当”几声，手执刀剑砍向他们的兵士都被他的力量震得手臂一抖，武器脱手飞出。

真是胡来！白玉堂憋着一肚子的气，举剑挡住了向自己迎面砍下的兵刃。

孙兆源站起来，将开山斧半扛在了肩上，斧头的利刃在通明的烛光下闪着森森的寒光。

“他们到了。”他说，“王爷，请下令吧。”

八贤王懒懒地端起茶碗，像是要喝似的拨了拨上面的浮叶，吹了一口气，沉吟半晌，又放下。

“兆源……”八贤王眨眨眼，半垂下头，微微一笑。烛光的影子在他的脸上跳跃，透出了几丝暧昧的意味。

——一个年届不惑的中年男子，竟能如此，展露无限风情。

孙兆源头也不回道：“属下明白王爷的意思，请王爷放心，属下绝对不会做出违逆王爷心意的事！”

“你——误会了。”八贤王再度笑出来，笑得眼睛微眯，嘴角大幅扯开，简直就像一只老狐狸。

“本王担心的不是你将他们如何，而是那对小猫小鼠会将你如何……你可是御前侍卫统领，要是在本王府里被猫和老鼠挠得一身伤，到时可怎么向你的下属交代？”

孙兆源脚下一滑，好不容易站稳脚跟，用他的铜铃眼瞪视了八贤王半刻，愤愤地挥舞着他的斧子离去。

看着他出去，八贤王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地消失，最终，冰冷的气息围绕了整个房间，所有的侍卫都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ｆ～ａ～ｎ～ｊ～ｉ～ａ～ｎ～

展昭此来志不在伤人，因此直到孙兆源出现为止，他和白玉堂没有杀害半个兵士，只是绞断了他们的武器，或点中了他们的穴道。饶是如此，他们一路行来仍是伤了不少人，所经路上，到处都是倒地呻吟的人。

展昭一身蓝布袍，一手拉着白衣的白玉堂，经这一路战斗，两人的身上却没有沾到血迹，剑上也只有细微的血丝而已。

孙兆源开门，提着开山斧慢慢走下台阶。

“展护卫，白玉堂，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夜闯八贤王殿下府邸。”

展昭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孙兆源是御前侍卫统领。

平日是谁也管不到谁，但毕竟同朝为官，见到时常常会打个招呼，所以即使没有如何交往，两人也算有些交情。

展昭单手执剑为礼，道：“孙统领，展昭和白玉堂的来意，想必孙统领也明白，又何必让展昭在此浪费时间？”

孙兆源冷哼道：“你们为何而来我管不着，但你们不经通传闯入贤王府却是事实，希望展护卫能了解孙某苦衷，先卸下武器，向王爷请罪，之后再来讲话。”

展昭忍住心中怒气道：“当真不得通融？”

“国法，家规，无论哪样都于理不合，请展护卫理解。”

两人针锋相对，连他们之间的空气亦仿佛被他们的气息震得劈啪作响。

展昭身后的白玉堂却忽然笑了，一拍展昭的肩，道：“猫儿啊，那人是谁？”

展昭不明白他的意思，仍老实答道：“是御前侍卫统领，孙兆源。以前你做御前护卫的时候曾见过他。”

白玉堂夸张地“哈哈哈哈”笑了几声。“那倒奇怪了，御前侍卫统领，本当保护皇上的，怎么会保护到王爷府来了？莫非八贤王的派头竟和皇上一般大……”

除了展昭之外，所有人都勃然变色。

孙兆源提斧大骂：“白玉堂你不要胡说八道！此乃皇上的恩宠，专程将我调至王府保护王爷，这和王爷的派头大不大没有关系！”

白玉堂根本不听他的解释，径自笑得暧昧万分，好像已经抓到了别人重大的把柄似的。孙兆源气急败坏，挥舞着开山斧便向那两人攻去，展昭一把将白玉堂推开，自己和孙兆源战作了一团。

八忧王一直在屋内听着，当听到孙兆源盛怒下和他们打起来的时候，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

“这个孙兆源！”八贤王无奈地直摇头。“早就跟他说过，一定要冷静为上啊……”

孙兆源的武功路数就像他的开山斧一样，走的是刚猛的路子，要跟他硬碰硬，对展昭来说没有什么好处。

展昭试着和他硬碰了几次，都只得到了比之前更加强硬的内力回应，震得他虎口发麻。

若是平日的展昭，要和他打个平手是没有问题，但今天他的状况……

更何况他今日来到这里，可不是为了要和对方打个平手的！与他过了几招之后，展昭忽地收回了大部分内力，仅以四两拨千斤的取巧剑术应对。

孙兆源的开山斧看起来沉重，在他手上却使得像玩具一般，上下翻飞，灵活无比。然而无论轻重，一斧下去，刚开始还能实在地砍在剑身之上，但后来，斧头刚一接触剑身便是一滑，所有攻击皆被卸于无形，力道如泥牛入海般毫无反应。

孙兆源不是傻瓜，怎会看不出展昭玩的这么点小花招？他气一沉，心随意动，一只沉重的开山斧被他玩得在手心中滴溜溜地旋转，和展昭手中的长剑一碰即走，双方都不再用上力道。

周遭兵士的目光追逐着二人的攻势，只见这两人周身刀光斧影，打得甚是热闹，令人目不暇接。

不过话说回来，这战斗热闹是热闹，却很难分出胜负。四两拨千斤这种战术，小的与大的打是很占便宜，可当双方都在使用的时候，那却是谁也挡不出谁去。

几乎就像师兄弟间互相试探似的，一碰即走、见好即收，根本不可能对对方造成任何伤害。

相对于他们“似乎”很紧张的战事，白玉堂倒是显得非常悠哉，一边侧耳倾听着对战的情况，一边在战圈之外踱步。

“猫儿，打他的腿。猫儿，打他的头。猫儿，使劲打！猫儿，把他打趴下……”

本来这种打法就够让人心浮气躁的了，白玉堂又在这里煽风点火，孙兆源更气得七窍生烟。而周围的兵士，只是一直戒备地对着战圈中的人和袖手旁观的白玉堂，却没人敢向他们挑衅。

八贤王下了榻，随意地挥了挥手，侍卫们会意，为他拉开门，严密地守护在他的前后，让他悠然步行出去。

“住手。”声音不大，不过足够那两个打得难舍难分的人听见。

展昭和孙兆源同时收手跳出圈外，孙兆源下跪，和其他兵士一同高呼贤王千岁。展昭却没有要跪的意思，反而走向同样没有下跪打算的白玉堂，和他轻轻地把手覆在一起。

对于他们如此无礼的举动，八贤王居然不以为忤，反而好像刚发现对方是谁似的笑道：“哟，展昭，白玉堂，我就说刚才怎么有喜鹊在枝头上叫呢，原来是二位，真是稀客啊……难得，难得。”

大半夜的，别说喜鹊，连乌鸦都睡了，怎么可能听到叫声？若换成猫头鹰还差不多。

展昭微微躬身为礼，不卑不亢道：“实在抱歉啊，王爷，展昭最近眼皮不好，本想到庞太师府上叨扰一下，没想走错路，居然打扰到了王爷府上，真是罪该万死。”

八贤王哈哈一笑："真没想到本王的府邸居然长得和太师府一样啊，那展护卫你看看，本王是不是长得也越来越像庞仁美？"

白玉堂插嘴道："白玉堂看不见王爷相貌，不过声音是越来越像了。"

孙兆源大怒。

"放肆！白玉堂你不想活了！"

白玉堂吊儿郎当地靠在展昭的肩头，嘻笑道："啊呀，不知道这声音是谁啊？好像太师府的那个管家……啊，他叫庞什么来着？"

展昭忍笑，正经答道："叫庞全。"

白玉堂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哦，对，就是叫庞犬！你看我连这个都忘了，真是不好意思，别见怪啊。"

孙兆源听到他居然把自己和庞家的狗腿子比，简直是火冒三丈，把手里的斧柄握得咯吱咯吱响，眼看就忍不住要砸上去了。

贤王笑着向孙兆源一摆手："行了，要论气死人，谁也比不上这对猫鼠，你就别恼了，退下吧。"

孙兆源做了好几个深呼吸才稳住自己，低头答道："王爷教训得是。"

说完，他转身走到了八贤王身后的侍卫中。

也许是太热的缘故，在他迈步的同时，他将比别人高了许多的领子往下拉了拉。展昭的目光落在他的后颈上，眼神闪烁了一下。

八贤王道："既来之，则安之。虽然是走错路，不过你们能走到这里也说明和本王府有缘，不如就进来喝两杯茶，之后再去庞府，如何？"

展昭看一眼白玉堂，白玉堂在他的手心捏了一下，展昭立刻应道："如此甚好，那就多谢王爷款待了。"

八贤王哈哈大笑。

展昭和白玉堂也笑。

多么温馨融洽的气氛，多么爱才惜才、宽宏大量的王爷。

第六章

进屋的时候，那群侍卫却没有一同跟进去，只有孙兆源扶着八贤王上了台阶，关门。

八贤王又如烂泥般倒在他的榻上，还没等他允猫鼠坐下，白老鼠就已经毫不客气地摸了一把椅子顺势坐下，速度快得连展昭这个眼睛无恙的人都汗颜。

八贤王微笑："白玉堂果然厉害，就算双目不能视物，对本王房里的东西也是了若指掌啊，哈哈哈……"白玉堂，看来你眼睛好的时候没少往这儿摸！

白玉堂大笑："都多亏王爷宽宏大量啊。"谁让你没发现，活该！

两人对着哈哈大笑，看来心情很好的样子。

但展昭的心情可没他们那么好，站在八贤王身后的孙兆源也一样。

展昭向八贤王一抱拳："王爷……"

八贤王道："坐下说话。"

展昭脸绷得死紧，道："多谢王爷！不过展昭不能坐。"

八贤王显得有点惊讶："哦？为什么？难道本王府里的椅子都长刺了不成？"

展昭道："椅子是没有长刺，不过人心里却长刺了。王爷，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这么假来假去的，实在不合展昭的习惯。"

八贤王收起笑容，盯了他好一会儿，又嗤地一笑。这笑与刚才不同，刚才笑得欢快，却只见满脸堆得都是"假"字；而此时的微笑，虽然有些苦，却再也闻不到那个字的味道。

"展昭啊……你希望本王说什么？"

展昭紧盯着他的眼睛，道："全部，从头到尾的全部。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玉堂的眼睛。"

八贤王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丹凤眼微微闭合，望向一边："本王凭什么要告诉你们？"

展昭沉声道："就凭你假传的圣旨！"

他这一句，本该吓到敌人的，哪知八贤王并不害怕，只是笑笑：“圣旨？什么圣旨？”

白玉堂不耐烦地道：“关于那份密旨的事，王爷自然比猫儿知道得更多更详细，又何苦让他一再重复！”

八贤王皱眉，叹气：“我说白老鼠，怎么瞎了招子还堵不住你的嘴呢？”

白玉堂恨恨道：“那王爷令人掳我时就不该刺我睛明穴，而该直接割掉我舌头才对。”

八贤王微哼，一只手指支在额上：“你说得对，我……后悔了。”

此话一出，另外三人皆是一惊。八贤王——这分明就等于承认当时的事确实与他有关！

八贤王一勾手，孙兆源立刻弯下身体听他吩咐。

“让外面的人再退，除了这几个，十丈之内不准有半个喘气的。”

孙兆源领命出去，向其他侍卫大声命令着什么。侍卫们齐声答应，之后便听轰轰的脚步声越走越远。

孙兆源折转回来复命，八贤王一点头，孙兆源又站回他的身边。

“你们是想先说他的眼睛，还是想先听事情的来龙去脉？”

展昭本能地应道：“当然是玉堂的眼……”

白玉堂用力拽了一下他的手，大声道：“当然是案情！”

“玉堂！你的眼睛还疼……”

白玉堂在人看不到的地方偷偷掐了他一把，展昭痛得抽气。

八贤王看看猫，又看看鼠，不由笑出了声来：“好，好，看在你们夜闯王府的胆量上，本王就给你们一点奖励……”

事情的经过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场机缘巧合。八贤王属下的幕僚得到了一味奇毒，据说此毒一沾即死，十分厉害，只有其专用的解药能够解毒，于是献给八贤王，希望能讨其欢心。

八贤王得知竟有此毒，十分惊讶，为证实其毒性，便派人到偏远县城试药。

被派去的人按照指示，在黄梁县寻找试药者。正巧听到恶霸的妇人在跟邻居骂恶霸不专，便扮成小贩，将一丁点毒药和解药卖给了她。但没想到那毒药太过霸道，只那一丁点，便毒死了整整一家七口，连接触时间稍长的恶霸也一病不起。

此毒药效甚好，但太过霸道，容易暴露。于是八贤王下令，调整毒药配方，以使毒性稍减。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点小问题。毒药及其配方被献上时被藏于麒麟剑中，为防丢失，常以重兵把守。

可是，不知如何却泄漏了消息——或者根本没有泄漏，只是凑巧——麒麟剑竟于某夜遭梁上君子所盗。

第二天传来一青年倒卧西城门的消息，由其身边的麒麟剑鞘看来，他应该就是那夜的盗贼，但可惜他不知在何处碰到剑上机关，触及机关内的毒药，等他们知道消息的时候，那人连尸体都凉透了，也就无法从他口中套出剑身的下落。

从那时起，剑身一直下落不明。

正值此时，黄梁县县令那个傻瓜居然把此案上报开封府，八贤王大怒，令转运史夫妇从中百般阻挠，后来更是趁展昭返回开封府之际，令转运史下毒杀死已成罪证的恶霸夫妇，并威迫县令烧毁那一家七口的尸体，让其死无对证。

当时转运史所用的，就是第一次调整完配方后的毒药。

当白玉堂与展昭回到黄梁县时，有两批人一直对他们进行严密监视——不，或者说，从他们开始查案起，就一直有人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

所以，当一直被大家忽略的恶霸小妾春艳，想向白玉堂传递消息之时，监视白玉堂的人立刻按照对付人证的计划出现，掳走春艳，并将白玉堂带走。同时向开封府假传圣旨，令其停止查案。

八贤王猜得不错，白玉堂神秘消失，展昭立时方寸大乱。

如果他当时就去找转运史夫妇或者拷问县令，或许当时已真相大白，可惜白玉堂的失踪几乎完全占据了他的心思，很多该查的东西都被他轻易放过，许多重要的线索也被其抛至脑后，以至于案情依旧难以大白。

而包拯那边也让人意外，那个死脑筋的包黑子平日就算跟皇上顶撞，开口闭口骂得皇帝一脸唾沫星子，却从来没有违抗过圣旨，而这次却置密旨于不顾，打乱了剩下的其他计划。

不过对八贤王那边来说，掳走白玉堂的目的并不在“掳走”本身，而更在于扰乱展昭。

因此，展昭在公孙策的劝说下回到开封府后不久，白玉堂就被送回，当然身上的禁制还在，这也是为了牵制开封府的力量——文武双全的展昭一个就够了，再来一个，又会增加许多变数。

可没想到，公孙策居然有办法解开他双手双脚的禁制。八王府当然不能让他再治疗疗下去，想拿走他所用的那本书，又怕他有其他的书可用，便令人偷走了公孙册所有的藏书。

“等一下，王爷，那乞儿呢？”

“乞儿？”八贤王双目微垂，一笑，“不过是要扰乱你们而已，正巧那时又调整了一次配方，就让他们用那孩子试药，如果他当时死掉的话，或许会让你们在新的案子上多花些精力。可没想到他居然还能起死回生……”

白玉堂终于忍不住道：“亏你还有八贤王之名！居然如此草菅人命！”

八贤王笑：“这八贤王是先皇封的，和本王的德行有什么关系？”

如此毫不羞惭的回答，连白玉堂也无言以对。

然而……等一下！展昭忽然想到，那孩子从刚开始就知道自己会活过来！因为有人告诉他醒来后就去某处拿剩下的酬劳！那么下毒的人——自然是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才对。

不过他保持了沉默，并没有一口指出这个问题。

“此剑终究不能落入他人之手，否则便是一场劫难——不只本王，或者还有整个汴梁。但如果由王府出面查剑的下落，那就等于是告诉你们，人就是本王杀的。

“为此，本王不得不亲自出马。除假传密旨，让你们先停查黄梁县一案外，又有益将你们的目光往麒麟剑引，就是希望能转移你们的目标，首先帮本王找到麒麟剑的下落。

“开封府果然名不虚传，短短几天的时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真是让人欣慰。”

一想到这个白玉堂就一肚子的火！他们辛辛苦苦这么长时间，一转眼就被他偷走！简直就是个成精的老狐狸，而且还是坐等兔子自己往嘴里跳的那种！

现在剑不在他们手中，贼人又被他杀了个干净，若想让他伏法，希望已是非常渺茫。

“除了剑外，另一个意外就是那个叫春艳的女子，我们优秀的侍卫，四个彪形大汉，居然都没看住这个根本不会武功的弱女子，还让她回到了你身边……真令人惊讶。”

白玉堂冷冷道：“王爷，难道您追杀她都追到开封府里，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因为她太出乎你意料？”

八贤王点头：“哦……或许正是如此。”

白玉堂捏紧了椅子的扶手，以防自己会跳起来一脚踹上去.

一直没有说话的展昭忽然开口道：“多谢王爷！不过展昭尚有几个问题不明，希望王爷能帮忙解惑。”

八贤王唔了一声，道：“你问。”

展昭道：“王爷，您是先皇所封的八贤王，上殿不跪，下殿不辞，并得先皇所赐金锏，上打昏君，下打谗臣，权势之大，无人可与比肩。既如此，您又有什么事，竟需如此霸道的毒药解决？”

八贤王看看他，又看看白玉堂，只是笑，许久没有回答。

“王爷？”

“还问什么！”白玉堂不耐烦地回答，“像王爷这种城府，我等就是钻进去再爬三千丈也见不到底。您说是吧，王爷？”

他这声王爷叫得很是谄媚，听得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八贤王居然同意他的观点，“啊，白玉堂说得没错，就算是本王，要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也不太容易啊。”

该死的老狐狸！展昭和白玉堂在心里同时大骂。

“好吧……第二个问题我来问，”白玉堂按下火气，咬牙道：“您刚才多次提到‘假传圣旨’，我们姑且不讨论您身为八贤王是否能免于一

死，只说您——八贤王，您是否有必要假传圣旨？若是您亲自向开封府下令，又和圣旨差多少？”

展昭道：“更奇怪的是，好像自从您‘假传圣旨’之后，包大人就再也没能单独见到皇上，这又是为什么？”

八贤王笑而不答，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白玉堂沉不住气了：“王爷！刚才可是您让我们问的！我们问了您又不回答，那我们岂不是白问！”

八贤王笑得好像笑面虎一般：“所以……本王不是让你们问吗？”

换言之，问问题可以，但答不答就在他自己了！

猫鼠二人七窍生烟。

大概看出猫鼠的忍耐已臻极限，八贤王终于带了些许鼓励道：“不过嘛……看在你们努力问本王问题的份上，下个问题，本王一定回答。”

好……忍耐！白玉堂恨得咬牙。等解决了此事，看我不把你八王府闹成耗子洞！

展昭看看白玉堂，老鼠正气得神智不清，第三个问题还是由他来问吧。

“那，展昭就再请问王爷第三个问题。王爷令人盗书之时，在开封府后墙外留下了三道车辙，当时我以为是偷书者太过不慎，后来想想不对，那天并没有下雨，怎么可能留下如此明显的痕迹？”

八贤王从鼻子里轻哼了一声：“哦，看来他们办事也靠不住啊，回来一定责罚。”

死寂。

展昭的目光紧盯八贤王，捕捉着他脸上所有可能的证据。

“王爷……”他轻声说，“您到底是不想让我们知道？还是……”

八贤王突然打断了他：“好了，展昭，白玉堂，你们半夜闯入本王府邸，不是只为了查案吧？”

白玉常本能地回应：“当然就是为了查——”

……不对！

展昭按住他的肩膀，不让他再说下去。他想，他知道八贤王要说什么了。

“我的眼睛根本没事！”白玉堂自然也明白了，他有些愤怒地高声道：“先把他的事情解决掉再说！”

“玉堂！”

“白玉堂……”八贤工道：“你可以睁开眼睛看一看。”

他这一句话说得非常突兀，猫鼠二人不禁吃了一惊。

展昭怒道：“八贤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们如此折磨玉堂的帐我们还没算清楚！难道又想提醒我们玉堂的眼睛究竟是谁弄的么！”

为了查案，他完全是强压着怒意同他周旋，他居然——

八贤王轻叹：“若本王对你们怀有恶意，你以为你的白老鼠还能坐在这里和我耍嘴皮？”

展昭心中一凛。他说得没错，如果他想，别说是他展昭、白玉堂，就是再加上陷空岛甚至开封府，都绝不是他的对手。

白玉堂咬牙切齿道：“你究竟想怎样！”

八贤王淡笑：“就是让你睁开眼睛而已，有必要如此害怕吗？”

白玉堂暴跳：“谁害怕！区区小事我白玉堂有什么好怕——”

“玉堂！”

他猛地睁开了眼睛。

然后，愣住。

眼前的一切都异常清楚，清楚得纤毫必现，清楚得让人几乎要怀疑是不是真的。

展昭一脸的震惊，八贤王懒懒地倚在榻上，他身后，一个强壮的侍卫手执大斧戒备地看着他。

没有黄晕，没有炫光，没有昏花，一切都很正常，就好像他从来没有中过那些针一样。

“猫儿……”白玉堂自己也很震惊，说话都有点不太利索，“猫儿我……看见了……”

展昭微张着嘴，似乎已忘记该怎么反应。白玉堂那双灵动的深黑双眸，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在这种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与之再度

相逢，连他也有点傻住了。

白玉堂张了几次嘴，有点傻傻地问："这究竟……是什么时候治好的？"

难道八贤王也有通鬼神之能，一句话就能解开他的穴道？

八贤王笑："究竟怎样治好的，你回去想想就猜得到。还有别的事吗？没有的话，本王可就要送客了。"

展昭从讶然中惊醒，高声道："不行！此案尚未真相大白——"

八贤王以手指按着额头，道："展昭啊展昭……你觉得本王把白玉堂捉捉就放是为了什么？闲得没事和你们耍着玩吗？"

展昭大怒："八贤王！好一个八贤王！我展昭从没想过，居然连你也是如此卑鄙之人！"

孙兆源沉喝："展护卫住口！不准你辱及王爷！"

展昭一指他，怒道："你也不用装了！这件事从头至尾你都知道！孙统领！孙兆源！"

八贤王眉毛一动，微微瞥向身后，嘴角扯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

白玉堂拉住已经有点失去理智的展昭："猫儿，你在说什么？你发现什么了？"

展昭冷笑道："孙统领，你怎么不把你的领子再往上拉一点？如果不能连头发也挡住的话，那可不太妙啊。"

孙兆源低头看看八贤王的背影，叹了一口气："王爷，实在抱歉。"

八贤王没有回答。

孙兆源慢吞吞地将挡在脖子上的假领解开，捏住边缘，将之扯了下来，稍微转过头去，可以看到从衣领处露出来的一片红色，从衣服下面一直长到头发里。

展昭道："刚才与他对手的时候就觉得他的肩膀明显不平，只是没敢确认。但在进来的时候，他用手拉了一下领子，那时终于看见一直隐藏其下的乾坤……"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和白玉堂同时问出口：“王爷，您如此处心积虑，将罪名往自己身上引，这究竟是为什么？”

八贤王的身体一僵，笑意凝结在眼睛里，开始结冰。

孙兆源握紧了斧子。

第七章

不错，就好像一开始的车辙，还有对白玉堂的那一抓一放，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证据，都异常明显……不，不只是明显，简直根本就是故意印在那里的！

白玉堂和展昭握手一笑，道："此案不管从何处而言，所有的人证、物证都明显地指向八贤王您。可问题就在于，太过明显，反而让人不敢相信了。"

"并非展昭恭维王爷，"展昭道，"但如果是您要灭口，恐怕最后连渣子都不会给我们剩下吧？"

八贤王做事从来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像这种忽东忽西、毫无章法的做事方式，可一点都不像他的风格。

造成如今漏洞百出，甚至连八贤王也不得不挺身而出为其抵罪的局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某个人闯下了祸，八贤王一直跟在那个人屁股后面收拾烂摊子……

八贤王久久不语，仿佛根本懒得回答。

展昭向他抱拳，道："若王爷不弃，展昭愿为王爷讲一下这出戏的另一种开始，如何？"

孙兆源大喝："展昭！你好大的胆子！"

展昭盯着他，道："孙统领，展昭还什么都没说，你何以如此紧张？"

孙兆源无言以对。

展昭又转向八贤王，道："不过……虽然这么说，但展昭其实一直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因此以下所说，全部都只是展昭的猜测，请王爷指教。"

八贤王不置可否。

"其实王爷所说，确是事情发展的真正经过，不过，展昭并不认为从刚一开始就是王爷计策的结果。因为从现在看来，此案从头至尾漏洞甚多，根本不像王爷所为。那么，究竟哪里是真，哪里又是假呢？——展昭斗胆猜测，王爷真正插手，应该是在玉堂被掳走的时候开始。"

八贤王半睁双目，淡笑：“展昭，你凭什么说，本王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插手的呢？”

“因为除了您八贤王外，目前应该还没有人知道可以用玉堂的安危牵制展昭。”

八贤王从鼻子里哼笑了一声，道：“好，好，你继续说。”

“因此，从一开始就得到毒药的应该是另有其人，同样，用那一家七口试药的也正是那人——

“不，或者说，其实他刚开始并没有想杀那么多人，仅仅是想试试此药是否如此厉害，没想到居然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来。

“之后，县令因无法处理而将案情上报开封府，此举引起那人震怒，无奈之余下令转运使夫妇与我们纠缠，极力阻挠办案，当发现恶霸夫夫妇成为重要证人之时，下令让转运使或者是县令，将他们毒杀，后来更趁我等不在，将那一家人的尸首烧光。

“那人是从何时开始了解药性的，这一点倒是难以确定真正的时间，不过据推算，应该是在恶霸夫妇被杀前几天就成功了。我和玉堂回到黄梁县，此时，王爷开始插手此事，之后便与王爷所说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是……王爷，您其实一直都知道，那孩子不可能死，因为那时，您对药性已经十分了解，之所以把那孩子送去，又让他说那种一戳即破的谎言，其原因不只是为了让他扰乱开封府，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此案的开始实在太过七零八落，到处都是漏洞，如果后面突然严密，只会导致他人起疑，为了使此案从表面上看起来就像一人所做，那就要在后面也故意露出一些无关大局的破绽，让人如坠五里雾中，摸不着头绪。

“其后，无论是春艳的逃脱，还是孙统领与展昭的一战，都是如此。表面看来好像是因思虑不周而泄漏天机，事实上却是一早已计划好的。”

“孙统领……”展昭突然抬头对孙兆源道，“你的朱砂掉了。”

孙兆源本能地想去摸脖子，然而刚抬起手就怔住了。

“孙兆源，”八贤王叹笑，“早告诉你不要上这只猫的当了……”

白老鼠毫不顾忌地纵声狂笑，展昭也笑得好像尝到了鱼鲜的猫。

“实在抱歉，孙统领，展昭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

孙兆源气得用力握紧斧头……又松开，再握紧，再松开……

八贤王只是抚着额头笑，就好像这件事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似的。

白玉堂笑道：“八贤王想为那人开脱罪行，所设计谋不可谓不精妙，甚至御前侍卫统领也调来做保镖，以表示那件事情确与那人无关，因为孙统领同时也归您八贤王所管。

“但是，这未免太造作了，不管从哪个方面说都有问题，那个人手下有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要用御前侍卫统领去试药？而且还有如此醒目的特征，难道就是怕别人不知道么？

“而八贤王您更是不可能了，您要试药，只会让一个没有任何特征，并且和您毫无关系的人去，怎么会选中孙统领呢？在下所能想到的解释唯有一个，就是那人其实早已被杀，孙统领不过是替罪而已。

“那道密旨也同样大有问题，到了那个时候忽然要求开封府停查，以包大人的脾气，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只会让人疑心这件事，是不是和圣上或者您身边的人行什么关系。

“加上那圣旨并非皇上亲笔，而是盖了印之后才写上去的，说明那圣旨八成不是皇上所写，而是他将空白圣旨交给了某个他非常信任的人，比如八贤王您。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八贤王闭目养神，淡淡道：“是啊，为何要这么做呢？”

白玉堂道：“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您在把罪过往自己身上揽，其实却不然，留下这么多的破绽，也不只为了看起来好像是同一人所做。

“所以这一点才是我们想不明白的，你为何要一边将罪过揽下，甚至亲自到开封府，逼迫铁面无私的包大人将重要证物交给您，又一边用各种破绽告诉我们，其实此案与您无关，凶手另有其人？”

“比如？”

“比如春艳。”白玉堂道。

“虽然她的计策够卑鄙够管用，但我绝不相信一个毫无武功的弱女子能够逃得过那些人的追捕。毕竟他们的手段我白玉堂亲眼见过，他们想制住她，只要抬抬手就可以，怎么可能让她顺利逃走？

“所以答案很简单，他们是故意放她走的。然后是今天……”他看一眼展昭。

展昭续道：“今天，开封府大牢中那几名盗贼已死，但那叫春艳的女子却还活着。这实在很奇怪，一个能一剑斩下男人头颅的凶手，怎会杀不了一个女人？

“如果是我，绝对不会在想砍她头的时候却以那种手法砍到她的背上，那砍在她身上的一剑，分明只是要让她受伤，而不是想要她的命。”

白玉堂道：“或许那春艳的确是真的春艳，或许她所说的话也全都是真话，她本人对八贤王您的计谋也全不了解，但她确实帮了您的忙，所以您在下令杀死那群盗贼的时候，并没有准备杀她，她的受伤是为了不要让我们起疑。

“但是，您为什么要杀那群盗贼呢？有了他们，不是更容易确定那毒药的主人是八贤王您吗？所以我们猜想，他们是不是还发现了什么，让您不得不杀人灭口。”

展昭道：“今天玉堂昏迷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可能，就是昨夜包大人他们连夜审问的时候，其中一名盗贼所说的一句话……‘我们逃走的时候，听到有人大喊，贡品被偷了……’

“当时我们以为是要进贡给皇上的东西，但是现在仔细想想，就算全天下的人需要进贡，八贤王您也是根本不必的。那么，究竟是什么的贡品呢？恐怕是别人献给皇上的……”

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故意顿了一下，好像在等八贤王的反应，但出乎意料的是，八贤王根本就没有要打断他的意思，反而同样饶有兴趣地道：“你继续说，怎么停下来了？”

展昭的眼神一闪：“王爷，您真的希望展昭说出来？”

八贤王道：“本王就是在等你说。”

听他这么说，展昭反而难以开口了。他有些为难地看向白玉堂，白玉堂不耐烦地道：“猫儿快跟他说！他不是想听吗？告诉他啊！以为我们怕了吗？”

展昭苦笑：“不是怕了……”

八贤王动动眼皮，锐利的目光刺向那对青年：“这就对了，他不是怕，而是他知道，有些事是不能说的。当然锦毛鼠白玉堂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不如你说说看？”

白玉堂当然不会服输，紧走几步正欲开口，展昭却忽然拦住了他：“玉堂！等一下！”

白玉堂怒道：“这有什么好隐瞒的！本来就是那人做得不对！我们破了案为何还要藏着掖着，好像犯案的是我们！”

展昭的眼中露出一丝祈求的意味：“玉堂……”

白玉堂想再说些什么，看看他的表情，又把下面的话吞下去了。

展昭向八贤王拱手道：“王爷，如果我们永不说出答案，是不是就行了？”

白玉堂大惊：“猫儿！你在说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到现在是为了什么？难道那一家七口，在城门口死掉的那个人，还有大牢里的人，你都忘了吗！”

展昭不理他，执意问道：“王爷，这样是否可以？”

八贤王笑了，眼睛细细地眯起来，就像一只狐狸在笑。

“在这件事上，”他说，“展昭，算你选对了。兆源，去叫我们的医女，将残留在白玉堂身体里的金针全部起出来。”

孙兆源出门，跟外面吩咐了一句什么，又回来站在八贤王身后。

白玉堂目瞪口呆，一把抓住了展昭，怒吼：“展昭！你这个混蛋！我不是说过了没事吗！这一两根小小金针根本不算什么！而且我也能看得见了！你还怕什么！怎么能用那些人的冤情为代价救我！你以为我会高兴吗！混蛋！”

展昭也不回答，忽地一抬手，竟一掌劈在了白玉堂的脖子上，看他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慢慢倒下。

展昭托住他，将他抱在怀里，头也不抬地道：“王爷，这回您满意了？”

八贤王唔了一声：“何以见得？”

展昭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开封府要猜出幕后主使，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您趁此机会弄走了所有证据，即使开封府查到最后，

也只能因为证据不全而全盘失败。不过玉堂不一样，他根本不管什么官家的规矩，如果被他知道了真相，一定会闹得沸沸扬扬。

“您只是因为‘那个人’这件事做得太过分，所以想给他一点教训，根本就没有要让他失去皇家威严的意思，如果被玉堂闹开，反而搅乱了您最开始的意图。

“所以，您让人趁玉堂落单的时候打伤他，让他痛苦难耐，让我不得不来找您，即使恨得恨不能吃了你还要求你，用最后的真相做为交换……”

八贤王向孙兆源做了一个手势，孙兆源跪下，小心地搀扶他坐起身来。

“很好，”八贤王道：“那你一定知道本王接下来还要你干什么了？”

展昭道：“是。”

一名女子推门而入，向八贤王躬身施礼后走到展昭身边，一翻手，一根牛毛般的细针出现在她的指缝间。

八贤王道：“展护卫，你是不是想清楚了？中了这根针后，你说不定就会成为本王的傀儡，今后本王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展昭道：“如果您用的是玉堂，结果也是一样的。”

八贤王大笑：“展昭啊展昭，本王实在没想到，你居然也是个多情种子！”

在八贤王的笑声中，那女子的双手拍向展昭——忽然在中途转了个弯，拍向昏迷不醒的白玉堂。

不知她用了什么方法，青葱般的玉指只是在白玉堂全身的各处穴位上轻抚而过，就见他睛明穴内一直难以起出的金针缓缓退出。

当退到大半的时候，她停止拍穴，用二指在针尾轻轻一夹，金针便被她整个起了出来。

做完这一切后，她向八贤王深施一礼，转身出门。

展昭呆呆地看她所做的一切，直到她出门才想起来，道：“王爷，那我的针……”

八贤王掸掸自己的衣服，站了起来："展昭，你真的以为，本王会因为这点小事就在你这样的人才身上下那种针吗？如果连对付你也要用它的话，那我和那个用人试毒的臭小子有什么区别？"

展昭怔住了。

八贤王继续道："你一定要搞清楚，本王并不是想要对付你们，本王要对付的，是咱们都心照不宣的那个人，所以只要你们不再提这件事，本王就不会再追究。你把本王的话带给包拯，他自然知道该怎么办。"

八贤王这一手的确高明，展昭原本想只要起出白玉堂身上的针，即使从此受罪的是自己，也好过眼睁睁地看着白玉堂受苦。只是那样的话，他对八贤王这一世贤名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

然而他居然在此时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宁愿如此简单放他们自由，这实在让他不知该如何回应。

展昭心中翻涌着说不出的滋味，向八贤王拱手，躬身将白玉堂抱起来。

八贤王忽然又道："对了，还有最后一件事。你一定要记得，告诉白玉堂，你身上有针。"

展昭沉默一下，道："我不想骗他……"

"你自然也不希望他再受这种罪。"

展昭垂下眼睛，抱紧白玉堂，大步走出门去。

八贤王看着他们出门，再抚一抚额头，忽地向后倒去。孙兆源大惊失色，丢了斧子，上前将他接住。

"王爷！您没事吧？王爷！"

"哎呀呀……"八贤王淡笑，"果然是老了，和这些年轻人稍微周旋下就累了。"

孙兆源不赞同地道："王爷，您本来就不该同他们周旋。如果不是您坚持要给皇……他一点教训，也不会惹出这许多问题。"

八贤王倒也不与他争，反而转移了话题："那种事啊，哈哈……对了，兆源，你猜身上没有针的展昭能牵制住白玉堂吗？"

孙兆源想一想，道：“不可能吧。那白玉堂是个随性子的，展昭恐怕根本管不住他。”

“哦？是吗？”

八贤王笑笑，“那本王就猜……他可以。”

孙兆源有些愤愤道：“凭王爷您自己的经验吗？！”

八贤王哈哈大笑。

第八章

当白玉堂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趴在某人的背上，在夜半时分空无一人的大街上缓缓行走。

“展昭。”

“……”

“展昭！”

“……”

“展昭你听见没有？不要给我装死！”

“听见了，白兄不必这么大声。”

这一声白兄叫得白玉堂大怒，在展昭背上拼了命地挣扎：“展昭！你这只发瘟的猫！听见了就快点放我下来！展昭！你这个混蛋！展昭！”

他的声音实在太大，在青石板地和两边的墙壁上震得嗡嗡直响，就算是半夜，只怕再过一会儿也得有人伸出脑袋来看了吧。

展昭默不作声地将他放下。

自玉堂拍拍身上的土，就像要把展昭的痕迹全部拍掉似的，之后看也不看展昭一眼，便决然而去。

展昭看着他的背影，一直到他消失，连叫都没叫他一声，只是站在原地，似乎忘了自己该往何处去。

许久之后，展昭的视线中又出现了一个人影——白玉堂。

他从远处狂奔而来，一直奔至展昭身边，怒吼：“你这只呆猫！要你追上来解释一下就这么难吗！”

展昭微笑：“那是因为我知道，玉堂不会把我丢下就走。”

白玉堂七窍生烟，一把揪住展昭的领子大吼：“展昭你不要得寸进尺！即使是对你，我白玉堂也是有脾气的！”

展昭道：“我知道。”

“你知道？你知道个屁！你把最好的机会浪费掉了知不知道！我们本来可以把那个家伙揪出来的！就是因为你！如果不是你的话——”

“如果不是我的话……又怎样？”展昭平静地说：“你真能揪出他吗？你真的以为我们手边有足够的证据？凡是我们发现的，八贤王已经全部毁掉了，我们还剩下什么？只有春艳。到了现在，她对我们没有一点帮助了。”

白堂用力一挥手：“没帮助又如何！我们还可以找新的证据！他们总还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总会找到的！那些人不该白死！

“对了……对了，还有转运使夫妇！还有那个县令！只要我们找到他们，总还是有办法的！”

展昭道：“有什么办法？你以为他们真能帮得了我们吗？向他们下令的不是八贤王，而是……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那只能是对王子而已。这江山是属于他的，律法对他起不了作用。”

白堂暴跳如雷：“我不管！我不管那种问题！我只要还那些死掉的人一个公道！”

“这种公道你又如何讨得回来！”

“怎会讨不回来！任何事情都总有解决的法子，像你这般不知拿了八贤王多少好处就放弃的，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展昭也发怒了：“我展昭是那种人吗！白玉堂！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你才是！南侠展昭心中的律法公道都已经死了吧！”

“那你不如就试试看！揭发此事！然后就等着整个开封府为咱们陪葬！”

“你那个该死的猫脑筋，怎么就只认那一个理？”

“有办法你倒是现在就说出一个来啊！”

“我要是说得出来，还需要在这里和你吵吗！”

好一个白玉堂，没理也能把有理的气个半死。展昭颤抖地指了他半天，忽然捂住胸口弯下了身去。

白玉堂慌了手脚：“猫儿？猫儿！你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受伤了吗？猫儿！”

“针……”

“针？”

白玉堂略一思考，登时大怒，“八贤王那个该死的老狐狸！我就知道他没那么好心！哪有那么简单就放了我的事！原来是在你身上……”

借着月光，隐隐可见展昭涨红的脸，手触上去，感觉得到上面微湿的汗意，白玉堂又是焦躁又是心痛，恶狠狠道：“该死的赵德芳！看白爷爷不把你家翻个底朝天！猫儿你在这等着，我这就去抓那只老狐狸！今儿个不让他哭着跟你赔罪，我就不叫白玉堂！”

白玉堂抬脚就要走，展昭忽然直起身体，一把抱住了他。

“猫儿？”

“玉堂，刚才看我如此痛苦的模样，是不是很心疼？”

白玉堂稍一思考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不禁气得浑身发抖：“展昭！想不到你一介南侠也会干这么卑鄙下流无耻到极点的事！给我放开！不要缠着我！”

被白玉堂这么骂，南侠却也毫不脸红，依然将老鼠抱得紧紧的，低声道：“玉堂，玉堂，不是我要试你，只是，你也知道那样滋味不好受，是不是？”

他的心思，白玉堂又怎会不明白？然而在此时同意他的说法就等于是输给了他一样，白玉堂硬是梗着脖子，偏装不知道。

“玉堂……”

“……”

“玉堂……”

“……”青筋。

“玉堂……”

“展昭！”

白玉堂脸红脖子粗地将展昭的手从自己衣服里拉出来，狠狠将他推开，“你你你……你这个伪君子要是再敢如此……如此……看我不亲手剥了你的猫皮做衣穿！”

展昭大笑。赶上狼狈逃窜的白老鼠，与他并肩前行。

“我们还有一件事，玉堂……”

床上的人昏迷着，丁月华在房间里忙忙碌碌地走来走去，给那人换掉衣服，又端出去一盆一盆的血水和染血的布条。

白玉堂从门口走进来，看着那个身躯单薄的女子。她依然很忙，好像根本没发现他的存在。

“月华。”白玉堂叫道。

丁月华没有回应，手里的活也没有停。

白玉堂走到床边，看着床上那个昏迷的男人——丁兆惠，他的脸色和他的玉枕一样苍白，虚弱得仿佛一转眼就会死掉。

“月华。”白玉堂又叫。

丁月华包扎好丁兆惠最后一个伤口，头也不回，冷冷道：“白大侠，您纡尊降贵到这里来，是想抓小女子去见官么？”

“不是的，月华我……”

丁月华站起来，回头，用一双通红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他。

“我没有任何事好解释！攻击你的人是我，把你的内息全部打乱的人也是我，杀了大牢里案犯的人还是我！怎样！要不要现在就把展昭拉过来，告诉他我欺负你！”

“不是的，我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想问问，他是什么时候被八贤王掳走，变成他们要胁你的人质的？”

丁月华咬了咬嘴唇，又转身去给丁兆惠整理衣被。

“月华，我很抱歉，确实是我们的疏忽，竟没有发觉……”白玉堂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她啪地打掉。

“三天！”

她对他吼，“整整三天！开封府有半个人发觉了吗？他被带走之后我被封住穴道整整十二个时辰，却没有一个人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只要你们有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

“白玉堂！展昭！你们这些大侠的嘴脸实在是太好看了！”

她觉得脸上有点痒，伸手一摸，竟摸到一脸的泪！

她狠狠地擦去脸上的水，抓起桌上的剑塞到白玉堂的怀里，哽咽着叫道："我受够了！这个给你们，让他快点把我的湛卢还我！我们两清，互不相欠了！你现在就滚！只要哥哥一好我们就回茉花村去！你滚！滚出去！"

白玉堂还想解释，但她根本不想再听白玉堂说什么，用力将他推了出去，碰一声将门关上。

"都滚！"她尖叫。

白玉堂抱着剑呆立门外，直到展昭从后面按上了他的肩，他还没有回过神来。

"玉堂。"

"猫儿……我们对她实在是太过分了。"

展昭不置可否，上前几步，将手中的湛卢放在她门前的台阶上，退后，拉着抱剑的白玉堂离开。

"猫儿，猫儿？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们走吧，我娘过几天就要来了，还有你的四个哥哥好像也听到了什么风声准备过来，还是想想到时候该怎么应付他们……"

"猫儿！"

展昭停下脚步，看着他："玉堂，你想要我说什么？"

白玉堂咬牙。"猫儿，不管她做过什么，都不是她的本意，要是我大哥被他们弄走了威胁我，我也会这么做的！这不是月华的错！她只是被利用了而已！"

展昭的目光从他的脸上缓缓移开，望着天空道："那你的意思是，只要存了这个理由，即使她伤害了你，我也应当原谅她了？"

白玉堂无言以对。

人总有不能被碰触的地方，对展昭来说，他"不能被碰触的地方"就是白玉堂。

他可以原谅任何事、任何人，但他不能原谅任何人伤害白玉堂，无论是八贤王也好，丁月华也罢，只要触到那片逆鳞，温文有礼的展昭就会消失无踪，八贤王原本就知道这一点，而丁月华也应当是知道的。

因而，八贤王是故意的。
但丁月华呢?
门内，丁月华靠在门上，捂着脸蹲下。
房间里，只听得见她重重的抽泣声。
展昭永远不会原谅她。
同样，她也永远不会原谅展昭。
繁花谢，红碎遍地。
春已逝，夏日正浓。

第九章

“展昭吾儿：

为娘五月初四就到，等着！

母”

一阵寒风自展昭脊背后刮过……那张和纸条差不多的家信随风飘啊飘……

“碰！”

“碰！”

“喵呜呜呜呜……”

“碰！”

“碰！”

“喵呜呜呜……”

午后闲暇，刚吃饱饭的赵虎剔着牙在开封府里踱步，走到展昭门前的时候，忍不住站住了。

“白大人……”

白玉堂蹲在展昭门口，手里抓着一把石子儿一个一个抛，懒懒答道：“干什么？”

“您这是干什么呢？”

“哦，练飞镖。”

“碰！”

“碰！”

“喵呜呜呜……”

赵虎冷汗涔涔：“可是白大人，您拿什么练不好，怎么拿咱府里的……野猫练呢？”

白玉堂又抛起一颗石子，对他奸笑：“啊呀呀，这又有何不可呢？”

一只不知被白玉堂从何处抓来的倒霉野猫，颤抖抖地窝在展昭门前，也不晓得是不是被他打怕还是打傻了，竟缩在那里也不敢逃，只将尾巴蜷成一圈，耷拉着耳朵，睁着溜圆的猫眼发抖。

白玉堂丢出一颗石头，砸中猫脑袋……上方的门板，发出“碰”的一声，石头反弹回去，又掉在石板地上，发出第二声“碰”。

野猫就好像被谁调教过的一样，准确地在第二声“碰”后“喵呜呜”叫一声，小小的声音可怜得让赵虎这种粗人都忍不住要怜香惜玉了。

“白大人！”赵虎义正词严地说：“您怎么能用野猫做靶呢？看它多可怜啊！要让人知道你堂堂锦毛鼠居然欺负弱小，那还不坏了你白五爷的名声？”

本来是好心，这话说出来却让人怎么想怎么不爱听。搁在别人耳里都不痛快了，更何况骄横无比的白玉堂？

于是只见白玉堂笑得更加灿烂，举起满把的石子儿，对赵虎道，“哟，我还不知道呢，原来赵大人这么有同情心！”

赵虎有几分得意：“那是自然，多亏了包大人平日的教诲……”

白玉堂阴笑：“这么说来本大爷这一肚子的气，就可以不往这‘弱小’身上发了？那好啊……不如就用你代替吧！给我受死！”

只听一声长长的惨叫，赵虎掩面而去，身后暗器漫天飞舞，砸得他顾头不顾尾，连滚带爬地逃走。

白玉堂得意洋洋地叉着腰，满脸都是“终于出了一口恶气啊哈哈哈哈”的表情。

“吱呀”一声，展昭的门开了，白玉堂扭头看去，那穿着蓝布衣服的大侠正弯身，将那只吓得全身僵硬的猫抱起来。

“啊呀，展大人起来了啊？不知是不是刚才被小的打扰了呢？”白玉堂有点恶意地笑着说。

展昭叹气：“玉堂，你是不是真的闲得太过了？逮住谁欺负谁……”

白玉堂哼一声道：“岂敢岂敢！我白玉堂终究也是个欺软怕硬的货色，不敢欺负你展大人，落在你手里的那点公道也不敢讨回来，只好欺负这些好起伏的了。”

展昭苦笑。

想一想就知道，这只老鼠八成又想起之前自己“欺负”他的事了，可那时候他又不是故意要那么做的，虽然事到临头也的确有点占便宜……

咳咳，不管动机什么的怎样，他也是没办法啊，难道要他看着这只爱干净的没毛老鼠一直那么脏兮兮的样子吗?

话说回来，那时候的玉堂，那柔软的身体，滑腻的皮肤，还有水下……

“展昭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随着一声怒吼，一颗石头正中展昭脑门中央，留下一块指肚大的紫红印记。

“脑袋里整天都在想什么！”

展昭蓦然惊觉，摸摸自己的鼻子下面，发现竟有两道红色正从中涌出……

展大人不禁脸红了。

“玉……玉堂，其实展某什么也没有想……”

好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白玉堂气得直咬牙。

是聪明人就不该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展昭不是傻瓜，当然不会再把话题往对自己不好的地方引。

趁着白玉堂气得说不出话来的时候，不着痕迹地将那只倒霉的猫放生，拍拍自己的衣服，笑容满面地走到白玉堂身边。

“玉堂……”

白玉堂愤愤地转头，不理他。

“玉堂，我接到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你骗鬼么？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你能笑得这么畅快？继续不理。

“我娘，明天就来了……”

借句民间歇后语，“老鼠爬花椒树——麻爪”，一听明白展昭在说什么，白玉堂顿时不只是麻爪，连脑袋也麻了。

“你娘？你不是说她再过半个月才来的吗？”

展昭愁眉苦脸地道："这个……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前天接到的信，这几天忙着抓那个盗墓贼把这事都忘了，刚才才想起来看信……"

"你怎么不连自己也忘了！"白玉堂跳起来大骂，转身就往展昭房间里冲。

"哎？玉堂？你怎么了？干什么去？"

"干什么？"白玉堂怒道："当然是逃出去！我又不是没听说过展老夫人的手段！连你这种两面三刀的黑心猫儿都能养得出来，她本人也好惹不到哪儿去！我才不在这儿等死呢！先收拾收拾走人了！"

紧追着白玉堂进房，看他在那里翻箱倒柜，刚才还愁容满面的展昭忽然奇怪地笑了笑，反手，轻轻将门关上，闩好。

慌张的白玉堂根本没发现这边罪恶的一幕，只顾使劲地翻自己的东西，嘴里还不停地念叨："那个呢？嗯嗯，在这里……对了，还有……奇怪？那个哪儿去了？快点拿上走……"

"玉堂。"展昭出声叫道。

"干什么！"白玉堂恶狠狠地回应。

"你在找画影吗？"

"那是自然了！没有画影我怎么走得了！"

"画影被展某藏起来了。"

白玉堂的身影停滞。

白玉堂一脚踢开脚边的杂物。

白玉堂气势汹汹地走到展昭面前，狠狠揪住他胸口的衣服："你刚才说什么！"

展昭微笑："展某知道白兄绝对不会留下来和展某同甘共苦，所以不得不防患于未然，先把白兄的画影藏起来。白兄向来对画影视若生命，想来不会丢下它自己逃走吧？"

好啊……好一个大侠展昭啊！白玉堂恨得牙根发痒，狠狠甩开展昭，又回头去那堆杂物中乱翻。

"白兄？你应该知道展某是绝不会把你的画影，藏在你能找到的地方……"

"我知道！"白玉堂对他吼，"所以我现在找的是你的巨阙！"

“啊，巨阙我也藏起来了。”

“……”

也就足说，他早就预料到了白玉堂的反应，然后将一切白玉堂所有可能需要的东西都藏起来，以防万一。

这只狡猾的猫！

其实根本不是刚才才看到！是到刚才为止才做好应对的一切准备吧！白玉堂真恨不得用目光在他身上戳几个洞出来，然而想想还是算了，真把他穿个洞出来，真正心疼的还不是自己……

他一边为自己的心软而生气，一边将展昭撇出自己的视线之外，一脚踏上房间里唯一的窗子。

展昭眼疾手快，一把从后面将他抱住：“玉堂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你以为没了剑你白爷爷就走不了了？做你的梦吧！放手！”

展昭心中暗暗叫苦，早就知道这只老鼠不是好惹的，稍一不注意就得跳起来。早知道就不这么惹他，虽然他生气的时候那脸粉粉地透着红，可爱得很……啊，要是被他知道自己竟敢这么想，那他的死期怕也不远了！

想到这里，展昭不禁汗颜，不得不努力把自己的绮思赶出脑袋，又是哄又是劝地把那只倒毛的耗子从窗台上抱下来，紧接着顺手关窗，断掉他的最后一条逃路。

“玉堂……”

展昭对老鼠使出了大堂上对付贼人的第一条法宝——怀柔。

“难道你就想看着我一个人受罪吗？为了我们的未来，你至少也得给一点帮助吧？这时节是用不着程门立雪，不过至少也得站两天对不对？若是没有你的话，恐怕我站个七、八天都没用……”

白玉堂愤怒：“你这只臭猫别说那么好听！其实根本就是要我陪你一起受罪是不是！”

当然是……但展昭哪里敢点头，只能哼哼啊啊，顾左右而言他，反正怎样都好，只要把他留下来就行。

在展昭的温言劝哄下，白玉堂的气也渐渐消了。当然，冷静下来以后他也不认为自己逃走有错。

他见过展老夫人，那老太太剽悍到什么程度他是知道的，能养出这只白皮黑心猫的女人，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不好惹；他有英雄气概，但不是用在这时候的，尤其自己和展昭的关系还是这样……

他不敢想像被那老太太知道以后会是什么结果，反正只要想像一下他就肚子里直打鼓，要是真的发生那种情况的活……

“展昭，”打断展昭言不及义的废话，白玉堂直截了当地问道：“若是展老夫人不同意的话，你当如何？”

展昭沉默一下，道：“那就求她。”

“求她还不同意呢？”

“再继续求。”

“还不同意呢？”

“求到她同意为止。”

“若是一直这样下去也不同意，你又当如何？”

展昭闭上了嘴，无言以对。他不可能背叛玉堂，却也无法违抗母亲，即使二者不能共存，他也不能放弃任何一方。

只是，这话即便告诉白玉堂他也不懂，在这只老鼠眼里只有黑白二色，不懂何谓妥协，也不会明白为何要妥协。

他要的是“是”与“非”，展昭的答案却并非这两个之中的任何一种。

白玉堂挣开他的怀抱，正色道：“猫儿，我不会莫名其妙地就和你在一起，你若愿意为我放弃你自己的想法，那自然很好，但我知道那并非你心中所想。我很喜欢你现在的模样，黑心的样子我也喜欢……”

展昭的脸黑了一下。

“所以我不想看你为难的样子，我喜欢你高兴，喜欢你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变成黑心猫，又能立刻变回包大人身边的那只御猫……

“如果跟我在一起会让你为难的话，那你也会让我非常为难。我不想逼你做选择，你也不要逼我。”

展昭默默放开他，眼中闪过轻微的痛楚。抬起一只带着粗厚硬茧的手轻轻抚过那如水的长发，他低声道：“那你要我如何？屈服于我娘，放你离开？”

“那又有何不可？”白玉堂嘴里这么说，表情却和所说的话完全对不上，那双漂亮的老鼠眼……不，桃花眼里，满满溢出的都是愤恨的意味。

这么明显的意思，展昭又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于是展昭笑了，他笑着从身上摸出一块玉佩，在白玉堂戒慎的目光中解开他的领子，白玉堂不明所以，还以为他要占自己便宜，便伸手就去推他。当然他没有用多少劲道，所以展昭很轻易地拨开他的手，将玉佩挂在了他的脖子上。

白玉堂举起那块玉佩，不管是手感还是观感都告诉他，这并非他当初送给展昭的那一块。

因为比起那块来，这块的质地和手工都更加地……差！简直差到不能再差了！

这只蠢猫！白玉堂暗骂。他不会是又上当了吧！

“这个是？”

“这是我爹当初买给我娘的，后来我娘送给了我……”

原来是这只蠢猫的爹！看来他鉴赏东西的眼光和他爹完全是半斤八两，要不怎么连差劲的程度都差不多呢?

“……让我送给我娘子。”展昭笑眯眯地说完这一句的尾巴。

短暂的静默。

白玉堂暴跳如雷地狂扯那玉佩的绳子：“你这只天杀的臭猫！你快点给我把这个该死的东西拿下来！展昭你信不信我杀了你！我真的杀了你！这回我绝不会心疼！快给我拿下来！你笑什么！再笑真的杀了你！”

展昭既然说得出口，自然就有胆量迎接老鼠的熊熊怒火。

这老鼠发狂他是不怕的，反正门窗都关了，只要没他这只猫的同意，老鼠到死都逃不出去，这样他就有充足的时间和他慢慢磨，总能等到老鼠同意的那一天。

猫向来都是老鼠的天敌，这一点他从来不怀疑——话说回来，老鼠爬到猫脑袋上的事也不是没有，可最终还不是得乖乖待在猫的身下……不，爪下。

不过让老鼠再这么挣扎下去，玉佩倒是不要紧，那根线却在玉堂白皙的脖颈上勒出一道道红色的血痕，看得他心疼不已，慌忙抓住了那双乱舞的鼠爪。

“玉堂，玉堂，我是说笑的！那个不是给我娘子的东西，是我娘让我拿着护身的！我娘怀我的时候，我爹从庙里求来这观音给她，说是不让恶鬼近身。

“如今她说她用不着了，但包大人日审阳夜审阴，开封府里肯定有很多鬼，我既然在开封府供职，在这些地方还是小心点好！”

他不解释也罢，这么一解释后白玉堂反而更怒了：“这和那个有什么不同！你现在把这个给我，难道不是想我给你怀一只小的？做你的梦去吧！”

白玉堂挣扎得厉害，稍一不小心就得让这只白鼠挣脱了。展昭不得不更用些力将他抱紧，笑叹道：“玉堂，玉堂，你明明就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白玉堂恶狠狠地看着他。

展昭道：“这玉佩本就当归展家男丁伴侣所有，是妻是夫又有什么关系？你若想做‘夫’，我让给你就是。”心里暗暗在后面加一句：夫就夫，大不了回头在心里多叫几声“夫人”，没啥区别……

炸毛的白老鼠慢慢平静下来，很乖地依偎着他，但眼神里依然带了几分愤怒。

“你我二人的关系必定不能见容于世，这一点咱们以前便已是非常清楚。然而即使如此，展昭也做好了准备，愿与白玉堂耗一辈子。

“可现在展昭什么都不能给你，甚至不能与你在他人目光之中拜下天地，只好做我唯一能做的，将这属于展家的信物给你。

“请你记住，它便是展昭心意的证明，无论它生、它死、它碎、它失，展昭此心，矢志不渝！”

听着展昭坚定的誓言，看着展昭温柔却坚毅的脸，白玉堂挑了挑眉毛，忽地笑起来。

他的微笑从唇边开始，刚开始只是一条缝，后来便成了一道月牙，再拉得大些、再大些，他的笑容就越来越夸张，整个脸上仿佛就只剩下了一口洁白硕大的鼠牙。

“展昭啊展昭，你果然又变成那只黑心的猫了呢！”白玉堂手臂越过展昭的肩，用力拍他的背，展昭露出些许痛苦的表情。

“无论它生、它死、它碎、它失……你的意思根本就是在说，本大爷不管是把它扔了丢了摔了还是还给你了，对你而言都没有区别是不是？不管买主的意见，货物一经售出，概不退换是不是？”

尽管那只鼠爪故意用了很大的劲道，展昭还是认真地在冷汗中点了头：“不错……”

“可是这都是你的一念之想，若是我不爱你呢？”

仿佛一块炸药投入二人之间，展昭的表情变了一下。

“若是我坚持要你放弃呢？”

展昭咬紧了牙。

“若是我推开你呢？”

展昭眼角下的肌肉微微抖动。

“若是我爱上了别人，和别人在一起呢？若是我现在还爱你，但明天就不爱你了……你又会如何呢？仅凭这个东西就想捆住我白玉堂，展昭，你想得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

展昭周身的杀气升到了最高点，烧灼一般的目光紧紧锁定在白玉堂的身上，白玉堂原本是满肚子的主意，这会儿竟被烧了个一干二净，反倒开始思忖是不是应该找点什么办法让展昭泄火了，不然接下来倒霉的还是自己……

展昭微微弓下身，白玉堂还以为他要压上来，然而展昭却只是将自己的唇贴到了他的耳边。

“可是你该知道……我是绝对绝对……”他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不可能……放开你的！”

拉开与白玉堂之间的距离，满意地看见他张口结舌的表情，展昭微笑——和平日一般温润的笑，却带了几分残忍：“既然刚才那么讲你不喜欢，那就换一种说法好了。

“白玉堂，你要记住，无论你是生，是死，是困守这小小的方寸之地，还是浪迹天涯，你都属于我，属于我展昭一个人。除你之外，展昭不属于任何人，而除了展昭自己，也不准任何人分享你。

“若是你死了，展昭就用这身皮肉和魂魄与你陪葬；若是我死了，即使这身皮囊化作灰烬，展昭也依然不会消失，我会随风飘到你的身边，紧紧跟着你，死死看着你，让你逃都无处可逃。

“若违此誓，就让白玉堂忘记我，却让展昭记得你，爱你，为你所苦，辗转不得，今生、永世，轮回不息！”

多么可怕的誓言！

没有一句血腥，话中的毒药却阴狠至极，不让砒霜。

白玉堂冷冷地看着展昭，冷冷地梭巡他的目光，冷冷地上下打量，仿佛在冷冻半扇刚剖好的猪肉……然后，他噗地笑了，满脸寒冰如春阳化雪，温柔得让人忍不住想亲上去。

“那只是你展小猫一厢情愿的想法，”白玉堂又故意板起脸来，狠狠地道：“你若是把本大爷跟烦了，没准本大爷连你的骨灰和魂魄都封进坛子，丢到海里去，让你飞不起来……”

展昭毫不在意道：“那倒是很好，不过……”他的嘴唇悄然贴近了白玉堂滑腻温软的颈项，“你舍得吗？”

被人对着自己的脖子说话，那气息撩拨得白玉堂不得不低声发笑，浑身发抖：“你这只狡猾的黑心猫……你这只狡猾的……”

一只手勾住腰带，轻轻一扯，便如同打开了机关，白色外衣整个散落，一层一层地绽放开来。

这是只为一个人绽放的身体，哭也好，笑也好，悲伤也好，高兴也好……都只为了那一个人。

行路、睡觉、呼吸，心中的悸动与手中的剑，每一次回眸每一次心跳，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一个人。有他就是活着的，没他就是行尸走肉，活着、死去，都只为他，因他由生而死，因他由死而生。

第一次的进入非常缓慢，尽管已做了诸多的准备，却还是无法顺利地进入那个身体。

光裸的脊背一直在不停地颤抖，滑腻的皮肤上已出了一层细细的汗，有力而充满弹性的肌肉全部紧张地隆起，仿佛要将侵入自己的敌

人排除出去。

“玉堂，放轻松……”展昭伏在他的背上，喘息着说。

“轻松个屁！有本事你来放轻松给我看！”白玉堂口不择言地怒骂道。

白玉堂痛得冷汗直冒，展昭的汗出得不比他少，被吊在半空的滋味实在太痛苦了，明明前方就是极乐终点，自己却只能待在这不进不退的地方，想像着在那内部的美妙感觉。

这种看不到、吃不到的痛苦简直让人痛不欲生，若是可以，他真恨不得一口气进去，管他三七二十一，一通乱闯搅个天翻地覆，才能算解了如此长久以来他分明就在身旁，却连一个指头都碰不得的痛苦。

但看着老鼠疼痛难忍，虽然嘴里大骂却又努力打开身体接受自己的样子，他又怎么可能狠得下心?

于是他只好继续忍耐，发挥身为展护卫坚忍不拔、隐忍不发的特性……一动不动，等待那个身体习惯自己。

尝试了很多次，直到热汗逐渐变成冷汗，两人才终于小心翼翼地合为一体。

那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明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却能以这样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肌肤相贴发丝相缠，手足相交，身躯相合。如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论哪一方的脉动或是轻微的颤抖，都会引起对方的一丝颤栗。

果然……如登极乐！

展昭已经等得太久，再这样僵持下去他非得爆发不可，到那个时候可就顾不得身下这只老鼠是哭还是怎么样了，肯定要做到结束才算完。

为了不伤害到玉堂，为了他自己为数不多的理智，他决定从现在开始，把那该死的君子风度全都抛到床下去！

他在他耳边低语：“玉堂，抱歉，我要开始动了……”

白玉堂下意识地抓紧了被褥，喉咙里挤出一声低哑的呻吟。

到这种时候还能忍住的才是木头！

展昭抱紧怀里柔韧的腰身，开始了他们通向炫目顶点的旅程。

第二天，正午，最大的麻烦来了。

“展大人！白大人！快起来！出大事了！展大人！白大人！”

白玉堂勉强睁开眼睛，想回应一下门外人辛辛苦苦的呼唤，却发现自己被人从后面死死压在床上，连动一动都很困难。

“展昭……”

那个罪魁祸首没动。

“展昭。”

罪魁祸首还是没动。

“展昭！”

白玉堂气急，抓住正巧环着自己脖子，放在自己嘴边的那只手腕子往嘴里一放——

“啊——”一声惨叫。

“玉堂，你干什么！”展昭一个鲤鱼打挺跳到一边，看看手腕，上面一圈整整齐齐的老鼠牙印……

“干——什——么！”

白玉堂心中怨气翻腾，心说要不是你把我折腾得连动都不能动，简直就是个废人，你以为我会这样吗？你以为我喜欢吗？你这只该死的猫！

大侠是有限度的，不管是御猫还是锦毛鼠都不过是血肉之躯，在进行了大半夜的床上运动之后，两个人都把今天最重要的事抛到了爪哇国去，一睡之下，大梦难醒啊……

展昭的脑袋还是有点糊涂，不过在静默了一刻之后，他蓦地在那其实一直都没停过的敲门声中清醒了过来，顿时脸都吓白了。

“我娘……来了！赵虎你们先帮忙顶着！我马上就到！”

“就是快顶不住了呀！展大人！”赵虎带着哭腔吼道。

“我马上就到！真的马上就到！赵虎你快点去帮忙挡住！”展昭急叫。

自己的娘他自己当然知道，那四大门柱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嘴也好手脚也好，没一个比得过她的，现在外面的情况根本连想都不用想！

“我就去！展大人你也快来啊！”

“知道了！”

展昭连滚带爬地下床穿衣服，慌张得连衣服和裤子都分不清楚了。当穿到一半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回头，却发现白玉堂依然维持着那个姿势趴在那里，动都没动过。

“玉堂？你怎么还不动啊！再不快点的话……”他的话顿住了。

不是他不想说话，而是他想说也说不出来，他的思考已经被打断在眼前那如画的美景之中，根本忘记了自己到底想说什么。

正午的阳光透过薄薄的窗纸温柔地洒入房间，正正罩在白玉堂的背上，将那身白玉似的身躯染成了淡淡的橘红色，可以清楚地看见背部的汗毛又细又茸地铺了一层，背部的肌肉和骄横的腰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弧度，圆润的臀有力地翘起，衬托着结实有力的一双长腿。

如此美景，实在让人不得不回忆起刚刚过去的疯狂一夜，这臀是如何在某人的进攻中大力晃动，这腿如何夹在自己的腰上，摆出一个个撩人的姿势……

“展昭你这个混蛋，在这种时候还在想什么！”

枕头直冲面门而来，展昭反射性地一转头，凶器擦着他的鼻子飞过。

展昭捂住血流不止的鼻子，一边努力抵抗脑袋里的绮思，一边和衣服搏斗，心里忍不住思忖是不是要把眼睛蒙上个几天？要是再这么下去，他可不敢保证自己不会在被母亲打死之前就先失血过多而死……

死后到了阎王殿前该怎么解释自己的死因？看美景过度？自己喷血而亡？会下油锅地狱的呀……

“玉堂，你怎么办？要不要和我一起去见见我娘……”

白玉堂火冒三丈：“你这只没用的猫！要是能动我早就逃了！还等你在这儿教训我吗！”

展昭这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脸更红了。

纵欲果然是不对的，越到后来自制力就越差，虽然一直努力避免伤害到他，但在最激昂的时候谁管得了那么多，现在想来，那时候的好些动作和姿势的确太那个了点，也难怪他会爬不起来。

“那……那好吧，玉堂你就先休息。”

展昭上前，将被他们揉得一塌糊涂的被子整理了一下，轻轻盖在白玉堂身上，低头在他的肩膀落下一吻，“我去见我娘，之后再回来看你。”

白玉堂闭上眼睛，嗯了一声。

展昭的眼睛溜过那个被被子盖得严严实实的臀部，一边拼命按住正在冒头的绮丽幻想，一边以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严肃告诉自己，床上没有血，但玉堂肯定受伤了，一定得想个办法给他上个药什么的……他没有想上药的方式，真的没有想！

带着满脑袋挥之不去的春色，展昭壮士断腕般悲壮地向门口走去。

“展昭……”

“嗯？”

“别死在她手里了啊。”

白玉堂闭着眼睛，说梦话般咕哝。

“……你是真的在担心我吗？”为什么声音里带了点幸灾乐祸的意味？

“我爱你……”依然是那样梦话般的咕哝。

展昭微微地笑。

那微笑如一束春光，顿时照亮了白玉堂的整个世界。

我爱你。

第十章

八贤王悠然落下最后一子，笑道："皇上，您这回可是真的输了。"

宋仁宗心不在焉地看着棋盘，嗯了一声："王叔的棋艺精湛，朕自愧不如。"

八贤王咳嗽了一声："咳，可是皇上，您这一盘之所以会输，全都是因为您乱下子，把自己走死了哪。"

宋仁宗手抖了一下："这个……这个……王叔能不能就不要提了，朕只是思虑不周，这个也不能全怪我，实在是那几个办事不力……"

八贤王眼睛一瞪，刀子一样的目光把宋仁宗砍得体无完肤："皇上！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你怎么还不醒悟！"

宋仁宗小声道："又来……"

"若不是为了你这个案子，我又何苦多造那么多孽！那一家七口，那个江湖人，那些盗贼……要么死得无辜，要么罪不至死，要不是微臣等几人替你遮着拦着，万一你的证据让那包黑子抓住，就不是喷一脸唾沫的问题了！"

八贤王越说越生气，平日的良好风度都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到了那时，皇家尊严何在！皇上颜面何在！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皇上这个道理都不懂吗?

"你是皇上就好好做你的皇帝，管那种闲事、研究那种歪门邪道干什么！这次只是个教训！如果再……"

宋仁宗告饶道："是朕的错，是朕的错，朕真的知错了……"

"你错在哪儿！"

"不仅朕自己犯错，最后还要害得王叔替我顶罪……"

八贤王怒道："顶罪只是小事！最大的问题是，还要被迫串通那对和包黑子一样又臭又硬的猫鼠替你脱罪！皇上知道要让他们屈服需要多少手段吗？尤其是那只没毛的老鼠，简直就是无法无天的祸害！

"若不是抓住了他们的软肋，这件事能这么简单解决吗？若包黑子认定了真相，他万一连命都不要来要求皇上……难道皇上真想以皇帝之身，向天下谢罪吗？！"

宋仁宗掩面道：“我就知道……求你了王叔，朕已经认错了，还要朕怎样……”

优雅的八贤王怒形于色：“简直就是不思悔改！皇上你——”

一个太监急匆匆地从御花园外小跑进来：“皇上！皇上！不好了！包大人又来啦！今天包大人的脸色也很难看呀！皇上！”

宋仁宗的脸色本来就被骂得很难看，再一听禀报，脸顿时就白了。

“大胆！谁让你们如此禀报的！”皇帝怒骂。

太监被什么绊倒，扑通一声扑倒在地。“皇上……”可怜小太监完全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是您说……”

皇帝很大声地反驳：“胡说！”

刚才还怒意满面的八贤王勾起了一个笑容——可惜，除了皮笑肉不笑之外，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其他辞汇来形容这个诡异的笑容了：“啊，皇上，这禀报方式不错啊……”

不知道我来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暗号呢……皇上！

丹凤眼恶狠狠地盯着眼前的皇帝，目光中射出无数匕首似的冷光，扎得皇帝鲜血淋漓。

宋仁宗一副很想自杀的表情。

“皇……皇叔！”他结结巴巴地道，“你听朕……不，你听我解释……”

八贤王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怎么看怎么像奸笑：“不必，皇上的心意，微臣心知肚明。”

皇帝陛下开始抖若筛糠。

八贤王一甩衣摆，站起来，对刚才大叫“不好了”的太监笑道：“包拯在哪儿？带我去见他。哼哼，皇上……”

皇帝陛下向后翻倒。

“救驾！救驾！”太监们大呼小叫地扑了上来，“皇上！您没事吧皇上……”

“啊——玉堂！你轻一点！”

“很疼吗？那还真是不好意思，不知道有没有我那天更疼？嗯？”

“大概差不多吧……啊！”

“是……吗……”

“啊！疼——玉堂……求你……轻一点……”

开封府，猫窝。

御前四品护卫，御猫展昭躺在床上……正确地说，是趴在床上，锦毛鼠白玉堂则跨骑在他背上……给他的屁股敷药。

“看看你的样子，什么御猫展昭！”白玉堂对着他屁股上纵横交错的伤痕大声嘲笑，“干脆就叫猴屁股展昭算了！哈哈哈……居然被打成这样也不敢还手，更没用！”

展昭把脸埋在被子里，一副想要永远住在里面的模样：“你就不要嘲笑我了，你以为你见到你娘的时候比我好到哪儿去吗？而且我是为谁才变成这样的？不要装得好像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似的……”

原本就心疼老鼠被自己折腾一夜的辛苦，偏偏这只耗子却没一点自知之明，非要在最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别人眼前，倨傲地跪在展昭身边说什么一夜夫妻百日恩，自己没理由让展昭一个人受这个罪。

他若是只说前半段也就罢了，偏偏后面又补上那半句，害得其他人看向展昭的目光顿时就暧昧了……

什么叫一夜夫妻？什么叫不让展昭一个人？根本就是一副宁死也要从丈母娘手中保护妻子的好丈夫模样啊！

可只有展昭知道，那时说话的时候白玉堂的手一直在抖，不管是疼还是怒，都让展昭不得不心疼，只能赶快将小老鼠护在自己身后，大声告诉展老夫人这就是他爱的人，老鼠也好，猫也好，流言也好，中伤也好，都无所谓，他今生今世就是要和白玉堂在一起，至死不渝！

因为所以，结果，展昭挨的揍比预料的还多了好几倍哪……

“唉呀，别说是我啊。”白老鼠冷笑，“是你自己要和展老夫人说清楚的，说不管怎么打都不悔改的也是你，别想推到别人身上来。”

看来老鼠还在记恨那天的疼痛。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不过报复看来暂时还很难有止尽的意思。

展昭痛苦道：“我没想到娘这么生气……居然下这么重的手……”

“哈哈哈……”老鼠很没同情心地笑，“我也还是第一次知道，你娘看起来就是一傻傻的老太太，没想拐杖居然使得这么好！”

“……如果使得不好就好了……”这绝对是真话！

白玉堂嗤笑。

上完药，白玉堂找块干净的布覆上，然后再盖上被子，把展昭裸露出来的部分全部遮蔽住。

他跳下床，邪恶地笑着蹭到展昭身边，跟他脸对脸道：“怎么样，现在就算有那个心也没那个力了吧？让你居然……哼哼哼……报应啊！”

老鼠的脸凑那么近，要是不吃点豆腐实在有负御猫之名……

展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他脸上狠狠一亲，转眼间又趴回去——同时再撤一尺的距离，笑眯眯地看着白玉堂的反应。

御猫名言：见鼠不吃，枉为御猫。

白玉堂的脸唰地变得通红，红得简直就像会有热气从头顶上冒出来。

“展——昭——”

他猛扑上床，打算卑鄙地从展昭受伤的部分下手报复，展昭早看出他的意图，在他扑向自己的时候就更卑鄙地大声惨叫……

白玉堂以为自己真的碰到了他的伤处，吓得当时就一动都不敢动了。趁此机会，展御猫一把挽住白老鼠的腰一带，就将他压在了身下。

看着他离自己越来越近的脸，白玉堂气急败坏，真恨不得抓烂他的脸：“展昭！你这个伪君子！说谎骗人坑蒙拐骗无恶不作！连这种事都要用这种卑鄙的办法！”

“卑鄙吗？”展昭一只手潜入他的衣服里，“还不知道是谁，在我受伤的时候趁机占我的便宜，要不是我警觉，都被你得逞多少次了……”

“你你你你看看你自己像不像受伤的样子！要不是亲自给你上药，我还真忍不住要怀疑你是不是和你娘串通演的苦肉计呢！”

展昭笑道：“说得好，不过只有苦肉计这一点是真的，串通么……最多，我也只是串通那只没毛的老鼠……”

嘴唇和嘴唇的距离，缓缓拉近。

“我……唔……我告诉你，把我惹急了……唔……我非跟你娘告密不可……”

“怎么？才这么几天就和婆婆关系这么好了……”

“是丈母娘才……唔……对……展昭！你不要每次一遇到你不想听的话就……就这么……唔……你你你你再这么……唔……我就真的生气……你到底有没有在听！”

“有，有，有。”很不认真。

“我现在就去告密！”

“唔……好啊……”

声音已经埋到了脖子里，细微的呼吸吹入颈项，白玉堂的脸怎么也板不住，噗哧一下笑了出来。

“喂喂……不行啊，不行……哈哈哈……你伤还没好，绝对不行……”

“……”

“你怎么不记教训！告诉你！这次完了以后你再抱怨痛，就真的强暴你！”

“好好，欢迎强暴……”

一个重伤员和一个微伤员滚在被子里，床上隆起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布包。

“展大人！你的伤怎么样？包大人公孙先生都来看你！不知道你——啊！”

随着赵虎巨大的声音，门“哐当”一声开了，可怜的门闩掉在地上，摔成了两半。

“啊啊啊啊啊！展护卫和白玉堂正在——”

随后进来的王朝和马汉见势不对，一把捂住他的嘴，将他强行拖出门去。还没来得及进门的包大人和公孙先生作鸟兽散。

门内传来什么东西掉到地上的巨响，然后是一声痛苦万分的怒吼：“赵虎！你给我记住！”

有仇必报，白玉堂。

包拯和公孙策对视一眼，叹了一口气。

“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公孙策摇头。

“我们还是先去看看新案件的证据吧……唉……”开封府的一家之主，决定装作什么也没看到。

一行人——包括被王朝和马汉堵住嘴一起拖走的赵虎——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离开了案发现场。

“对了，大人，”公孙策踱着步，对包拯道，“学生还是不明白，为何之前八贤王不愿意说明真相？若是刚开始就说明的话，说不定就不会有如此多的枉死者……”

包拯捻着胡子道：“枉死者？除了那一家七口，本案中哪里有半个枉死者？”

公孙策沉吟片刻，恍然大悟道：“对了，贡品！”

在八贤王家行窃本就已是重罪，加上所盗之物皆是贡品，那些贼人就算不被刺客杀死，也必然会被开封府正法。那个江湖人算比较冤枉，不过也不算太冤枉，不管他知不知道，买卖贡品都是可以杀头的罪过。

唯有春艳才真是无妄之灾，本来不关她的事，她只是多说了几句，就被砍成了那个样子……

“可是他为何要这么做？明明一件很简单的事，非闹得这么大，还把白义士和展护卫卷进去，未免有点太过分了。”

“是啊……”包拯叹，“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皇上八岁登基，至今仍是一代明君，虽然偶尔还是会犯糊涂……明君总是得有代价。”

“大人说得是……”

沉默。

“大人，您刚才又到宫里干什么去了？”

“呵呵呵……”包拯笑，“去督促皇上继续做他的有道明君……”

“啊？”

<完>

真实与梦境之间

“白玉堂，昨晚在冲宵楼……”

万箭穿心……

穿在谁的身上?

“那又如何？”

是你的?

还是我的?

“他行事阴险狠毒，也算是他的报应。”

冷酷的话，正在由谁的口中吐出?

怎么会……好像离得如此遥远。

“展昭！就算你与我们五弟平日交情甚恶，你也不该在此时说出这种话来！”

是谁在喊？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扭曲了。

可是别人看不见，扭曲的只有他眼前的这一片天地，听到那个人死去的消息，一切就全乱了。

展昭的眼睛掠过开封府，以及陷空岛诸人的身上，冷冷一笑。

“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大步走出去，身后，掠过狂风阵阵。

“展昭！”

“徐义士！”

“公孙先生！展昭那小子也未免太混蛋！我家五弟他已经……已经……他却居然说出这种话来，亏江湖人士还称他作什么南侠！”

“徐义士，陷空岛诸位，在下知道白义士的死对诸位打击很大，但展护卫他……”

“他又如何了！看不出他有半点伤心！反倒……算我等过去错看了他！”

“老三！闭嘴！”

“大哥！怎么连你也这样！”

“难道你没有看见？”

“看见什么？”

“你……唉……”

其实只要用心便看得见的。只要用心，便应该清清楚楚地看见的。

——展昭的眼睛。

血红的、凌厉的、肃杀的，在听到消息的瞬间，那杀意仿佛就要从心底深处迸裂出来的……疼痛的眼睛。

展昭，展昭，你的心已经碎了，碎裂的残片正在从眼睛里流出来，你自己发觉了吗?

你的心碎得，只剩下残片了。

白玉堂……

已经……

死了。

五年后。

那是山腰处一个宁静的村庄，一条小溪穿过村子的中央，在村内绕了一个几字形蜿蜿蜒蜒地穿了出去。

溪水顺着山腰扭曲地向下爬行，清亮的水流无声地行进，只有静静地聆听才能微微听到它悄然爬过山石和泥土的声音。

无声的水流伴随着这座山中特有的琴鸟叫声，还有山腰上村户人家袅袅升起的炊烟，让人几乎将这里当成了桃源仙境一般。

忽然，一个狼狈的人影出现，打破了这如画的景色。

那人身着暗蓝色外袍，满身都是尘土与血污，似乎受了不轻的伤。只是由于手中一把长剑的支撑才勉强站着没有倒下。

他踉踉跄跄地走到溪边，似乎想喝口水，然而有什么东西绊了他一下，他身体一震，长剑脱手滑出，身体失去了支撑，他咚地一声便侧身倒了下来，昏死过去。

一条小小的血色溪流从他身上蔓延出来，滑入溪水之中，飘出丝丝缕缕猩红色的曲线。

一个打柴的青年走到溪边，刚放下柴禾，转跟间发现脚边的草丛中躺着一个人，不由吓得大叫出声。

展昭慢慢地睁开眼睛，一排破旧的房梁映入眼帘。

那房梁真的很破，看来已经腐朽了多年，稍微有一点震动便向下面不断地掉灰。一只老鼠窜过去，不只灰，连木屑都掉下来了。

这里不像是普通民居，大概是他人废弃多年的房屋吧。房顶已经千疮百孔，最大的一个洞被破木板和树叶之类的遮盖了起来，不过就凭这种遮盖技术，万一外面下大雨那里面下中雨是绝对没问题的。

展昭想动一下脖子，却发现脖子好像僵硬了。之前那里的确受过伤，不过也不该伤到这个程度……

他摸摸脖子，受伤的地方被布条一类的东西包扎住了，不过由于包扎技术太差，该紧的地方不紧，不该紧的地方却死紧，害得他现在想转个头都很困难。

他勉强将目光转向自己要看的地方，一个穿着粗麻衣服的年轻人正背对着他劈柴，一盆火在他身边殷红地燃烧着，一股烤红薯的香味弥漫开来，让人不禁有些肚饿。

展昭呻吟一声，勉强坐了起来。这才发现自己原来是躺在一堆稻草上，身上盖了一件补了无数补丁的破衣服，正因为他坐起来的动作而下滑。

他自己的衣服不见了——不，就住火堆旁边，大概是被洗了，正在那里用火烤干。身上的伤也被一一包扎好了，只不过那种包扎技术和他脖子上的一样差而已。

这房间很破，东西也很简陋，除了那堆火和稻草之外几乎一无所有，但却收拾得异常干净，连他身上盖的这件衣服也是破虽破，却洗得很干净。

年轻人听到了他的声音，放下手中的活转过身来，对他微笑道：“你醒了？”

展昭看着那蓦然转过来的脸，喉咙里一时竟发不出半点声音。

——白……玉堂?

——是白玉堂！

尽管他的头发只用一根破烂的麻系着，尽管他穿着白玉堂那种人死也不会穿的麻布破衣，但那张脸，那张脸……连笑的时候眉毛微微一挑的那个动作都一模一样，真的是——

他也抓住了那个人的手腕，焦急地想要说一句什么，话已经到了口边，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声音太多了，想说的话太多了，都堆积到喉咙那里，出不来。

玉堂！你没有死！

玉堂！为什么不回去?

玉堂！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玉堂！你知道我们痛苦了多久！

玉堂！你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

玉堂……

“壮士？”

一模一样的声音啊……为什么……会忽然抓不住了……

白玉堂是不会这么叫他的。

这个人……

“你不是玉堂……”

“啊？鱼塘？”年轻人有些尴尬地笑起来，把由于他的动作而滑落的外衣又盖回他身上，“我怎会叫鱼塘……”

展昭呆呆地看着他：“那你……”

“我没名字，我爹姓白，村里的人都叫我爹老白，我就是小白了。我说壮士啊，你这是从哪儿来？怎么伤这么重？是不是有坏人？不应该啊！这附近没土匪嘛……”

这个人……不是……白玉堂……

展昭收回了手，年轻人几乎可以看见他身上竖起了毛刺来。

不是玉堂，那便没有理由待在这里，还有事要做，还有那个钦犯必须带回去……

“多谢壮士搭救，不过在下有要事在身，不便打扰，这便……”他艰难也站起身来，告辞二字还未出口，一阵眩晕。

“嘿！你的伤势还没好哪！怎么能跑！”

年轻人臂膀一张，展昭恰恰倒在了他的怀里。

“喂！壮士？”

展昭听不见年轻人的呼喊，因为他又昏过去了。

小白本来不叫做小白，他爹也不叫做老白，可是由于村里的外姓只有他们爷儿俩，大家也便懒得再叫他们名字，直接以老白、小白称呼，他们在这叫伍家村的村里生活了二十多年，渐渐地连自己的大名也不记得了，向外人自称时，也是叫做老白与小白。

三年前，老白病死了。原本为了给爹治病，小白已经卖掉了家中所有的东西，又不愿老白死后还被丢在乱坟岗，便卖掉了里面已是空空如也的屋子，给老白买了一个体面的棺材入殓。

他自己因失去了最后的庇护之所，只有到这个据说几十年前就被人舍弃的房子里暂时栖身。

展昭原本还抱着一丝微弱的希望，然而在问了几乎所有的村人却只得到同样的答案之后，终于完全死心了。

白玉堂已经死了，而救了他的这个人只有一副与白玉堂相似的皮囊。

他不是白玉堂。

所以展昭应该走了。他所抓的那个钦犯已经被他杀死在树林中，现在这种天气很快就会腐烂，他必须在尸体腐烂之前，割下他的头带回开封府去复命。可是他想了好几次要走，却每每在踏出伍家村地界时，又悄悄地转了回来。

即使是假的也好，他想多看看玉堂的脸，做一做他还活在人世间的美梦。

小白以砍柴为生，可是一天努力下来砍的柴却只能勉强管得住他自己的温饱。多了展昭一个，他的生活便显得更为捉襟见肘了。

展昭便想帮他做点什么，可是身上的银两已经全部用完了，那个钦犯的钱他不会拿，也不屑于去拿。

他想和小白一起去砍柴，帮他做点事情，但小白却不许，理由是展昭的手一看便不是干粗活的料，他一个人干，也不过是多做几个时辰而已。

展昭硬是抢了他的斧头去砍，却没想这斧头和剑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不知道砍柴时需要用力的方向，一斧头下去便震裂了他的虎口，鲜血直流。

“啊啊啊啊啊！”他没出声，小白却惨叫得比他还像受伤的，“我就说你不行嘛！快包起来快包起来！我都说了你是大侠！要行侠仗义的！怎么能干这种事……”

展昭看着他喋喋不休的嘴唇，眼前闪过每次自己受伤时，那个与这个人有着同样脸庞的人几乎同样唠叨的模样，唇边不由掠过了一丝笑容。

玉堂……

小白为他包扎完毕之后一抬头，正对上他的眼睛，脸庞竟唰地红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眼神暧昧到了什么程度，根本就和……在看自己的情人没有区别。

是，他是在看自己的情人，可是那是在“情人”活着时他从未用过的眼神。只有在他死了以后，他才学会用眼睛表达。

小白只是个粗人，可粗人也是人，那种眼神他不太明白，却隐隐约约感觉得到它的意思。他讷讷地退了两步，捡起被丢在地上的斧头，快速逃走。

毒舌却温柔的玉堂，故作冷淡却最关心的玉堂，总是吵架却永远最亲密的玉堂……

其实当时我该告诉你那句话的，若当时告诉了你，我便没有遗憾了。可是为什么呢？每一次每一次，都必须失去了，才想得到？

展昭看着小白的背影，脸上的表情空洞而茫然。

我以为还有时间，我以为还有机会告诉你的。可是你连这一点点的机会都不给我，就死在了冲宵楼里面。

（玉堂……已经……死了……）

被另外四鼠拼死抢出来的尸体上满是铁箭，看来就好像沾了血的死刺猬一样可笑。

你为何就甘心如此死去，玉堂？

你为何就甘心死得如此难看，玉堂?

你为何连最后的机会也不曾留给我，玉堂?

你独自死去了，在冲宵楼。你完成了你的忠义侠情，完美地死了，玉堂。

我呢?

你死去之前，有没有想过我呢? 有没有想过我会为你痛苦多久，多深? 玉堂?

你死了，死得好痛快。

“玉堂……玉常……玉堂……”展昭捂着脸，泪水从指缝中渗透出来，滑落到了手肘上。

可是你落下了我!

你没有连我一起带上!

你把我置于何地!

玉堂!

小白站在稍远的地方抚摸着斧头，呆愣愣地看着那个莫名其妙便哭起来的男人，一会儿，自嘲地笑了起来。

“原来不是为我啊……”

他想一想，又狠狠拍头，“当然不是为我了! 我在想什么! 真是——”

某个晚上，展昭带着钦犯的头颅不告而别，小白等了他一夜，在天亮时才真正确定他是不会回来了。

“至少说一声嘛……”小白空落落地看着平白大了许多的破房子，悄悄地说。

展昭不是不想说，而是害怕再看到他的脸。他没有自信再去面对那张脸，他一定会再度被纠缠住步伐，无法离开。

——因为，他不是真正的玉堂。

回开封府向包大人复命之后，他便将自己关在了房间里蒙头大睡。

他想睡个灯觉，这五年来玉堂总是搅得他睡不好，只有在小白身边的几天里，他才很少梦见那个像血刺猬一样可笑的白玉堂。

可是他失望了，离开了小白他依然睡不好，他的梦中依然满是各种各样的白玉堂。

微笑的、生气的、温柔的、蛮不讲理的、疾恶如仇的、小心眼儿的……当然，还有那个血刺猬一样的。

玉堂……

玉堂……

玉堂……

已经死了……

玉堂……

一次一次，反复地梦着他其实并未看见的玉堂死去的情景，梦见他被网抓住，被万箭穿心的惨状。梦中的玉堂最后总是在念叨着什么，声音和血液一起喷涌出来，听不清楚。

一次也好，是梦也好，假的也好……能不能让他听清楚，玉堂到底在说什么?

他是不是在叫他的名字?

他最后吐出来的词句，是不是在呼唤“展昭”?

仿佛自虐一般反复温习着剧烈的痛感，只求那一句即使真的听见也挽回不了什么的语言。醒来时，胸腔内满满地都是失落，眼泪沾湿了枕头却无法弥补那伤心虚无的空洞。

是后悔? 不，是惩罚吧。

惩罚自己失去的痛苦。

包大人或许也看出了他有心事，但却也明白展昭不会向自己说什么，便只暗示了公孙先生去劝劝他，至少让他说出胸中的抑闷。否则再这样下去，展昭要么郁郁而终，要么劳心而死。

公孙先生静静听完了展昭的讲述。在展昭说话时，他的眼睛一直看着他，没有丝毫移动。

“展护卫……”听完之后，公孙先生缓缓地开口了，“你要记住，白义士……已经去世了。”

好像一个惊雷打到了展昭身上，他全身猛地震了一下。

“我知道……”

“那个叫小白的年轻人就算再像，也不是他。”

“我明白……”

“你不明白。”公孙先生的声音清清冷冷地，好像如水的月光一般，冷静得没有温度。

展昭打起了寒颤。

“你心中还在希望着他没有死。”公孙先生道，“你希望他还活着，活在这世间的某个地方。所以在那个叫小白的年轻人出现时，你便把他当成了他。可他不是。这世上白玉堂只有一个，就是牺牲在冲宵楼的那个。”

万箭穿心……

血染白衣……

“展护卫，你尽可以骗自己，说他还活着，说那个叫小白的年轻人就是他，我们也可以帮你，甚至可以让陷空岛的人来帮你。可是那是假的，展护卫。”

喷薄而出的血液，你的口中，在呼唤着淮?

“他不是真的白玉堂，你心中的白玉堂也只有一个，就是死去的那个。若你一定要将那年轻人当作白义士也未尝不可，可是这样……对死去的白义士，对那个年轻人，都不公平。”

你爱的人只有一个，无论谁来代替，原本在那里的人也只有那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白玉堂，已经以他的方式留在了你心里，你用那个年轻人来代替，是对白玉堂的亵渎，也是对那个年轻人的亵渎。

“莫要再错下去了，展护卫。白义士已经死了，已经死了，死了……”

展昭抱住头，呜咽声从臂弯中隐隐约约地传了出来。

这是梦……在梦中，你死了，玉堂。

展昭知道自己不该回去，可是不知为何，在为包大人执行新的任务时，脚步却渐渐地偏离了方向，等他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惊醒，发现自己竟又回到了小白的那所破房子里。

破房子里还是那么干净，还是那么一无所有，屋角仍是那堆破烂的稻草，小白又在破盆里生起了一堆火，破烂的房中弥漫着烤地瓜的香味。

展昭悄然走到他身后，见他正想把地瓜拨拉出来，忍不住开口道：“你又吃这个？”

小白被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手中正在翻挑地瓜的木棍挑起一点火星，飞溅到他的脸上。

“啊呀！*烫烫烫烫烫烫烫*死了！”手一甩，带火的木棍飞出，竟向屋角的稻草飞去。那可是一点即燃的东西，他不由更加大声地惨嚎起来：啊！完蛋了！我的床！”

那些稻草一燃，他今晚可就没地方睡了！

展昭身形一闪，下一刻已经将尚在半空飞行的木棍捞在了手中。

“啊……你……”小白呆呆地看着这个不告而别，又对他这个恩人毫不礼貌的家伙，心中却隐隐地升起了一丝欣喜。

“你没事吧？”多么温柔的嗓音，多么奇怪的感觉。

“你……你怎么又回来了啊。嘿……嘿嘿……”这是第一次，因为别人的话语而感觉到幸福，不由自主地傻笑了出来。

在这村子里，他家是外姓，就算村里的人对他们父子很和气，那也是有一层隔阂的。他爹死后，他便剩下了自己一个人，没有人陪伴，甚至连可以说说话的人也没有。

这个叫展昭的人就是在那时忽然出现在他眼前的，短短几天便填补了这间三年来都如此孤单寂寞的破房子。他不是负担，是上天派下来的神。所以他舍不得让他干活，也舍不得看他弄伤自己。

可是他走了。一句话也没有说，不声不响便离开了。

他并不怨恨，因为他知道那个人不是属于这个破落的小村，不是属于这个樵夫的。可是心中还是难免失望，就好像爬到了树顶，又不小心掉下来一样。

一切只是回到了先前的状态，没有太大的变化。唯一不同的只是曾经得到了某样东西，又被偷走了。

“那个……”头端有火的木棍还在展昭手里，他指了指它，“我拿来当柴禾……”今晚也许可以把藏了好几天的三个地瓜全烤了吧？就当作

是庆祝！庆祝他回来……

然而展昭却似乎没有还他的意思，只是借着木棍头部微弱的火光，愣愣地看着他的脸。

“……”

那种眼神……真奇怪……

“玉堂……”

“玉堂？”

不……不是……

“你是……谁？”

小白愕然：“我……我是小白啊！”

看着那双近乎呆滞的眼睛，小白忽地退了一步。

为什么会忽然感觉到恐怖？明明还是那个人，明明还是那种表情——可是，还是感觉到了令人颤栗的恐怖。

是哪里不一样了？从什么地方散发出了恐怖的气息？

展昭知道他不是白玉堂，真正的白玉堂不会被他的声音吓到，不会惨叫得那么难听，更不会这样傻笑。

对，小白。

他是小白。

不是玉堂。

这是梦……

这只是梦……

梦中的玉堂，已经死了。

可是为什么他的样貌与玉堂如此相似？

——还记得，他身穿白衣，爽朗地大笑着，二人并肩骑马驰骋的样子。

“你是……玉堂……”

“你在说什么？”

为什么他有像玉堂一般的眉，一样的眼？

——还记得，他对自己笑，说着同生共死的誓言，和自己一起，毫不犹豫地带着捆龙索从悬崖上跳下的样子。

“你是玉堂对不对？”

“我是小白啊！你怎么了？”

为什么，他们会拥有仿佛是同一个模子中倒出来的同样表情？

——还记得，每个月夜，开封府屋顶雷打不动的酒约。喝醉后的二人，暧昧的气氛、耳鬓厮磨中近乎亲吻的呼吸。

（不……）

“你一定是玉堂，对不对？”告诉我，你只是把一切都忘了。

（不是……）

小白知道自己的恐惧是从何而来了。这个人的眼睛，很恐怖的眼睛。

那里面有浓稠得无法化解的可怕的猩红色血丝，令人恐惧的气息就从那里渗透了出来。

“你是他！你一定是他！对不对！或者你在和我开玩笑？你开过这种玩笑的！对不对！”

（不是……他……）

小白的身体发起抖来，转身拔腿向外逃去。

很恐怖！

很恐怖！

这个人是谁？

他不是他救回来的那个人！

恐怖！

（玉堂已经死了……）

带火的木棍被随手扔到了稻草之中，稻草冒出了青烟，一会儿便窜出火焰。

（死在冲宵楼……）

梦中世界，反反复复，挣扎，却又横遭灭顶。

在梦中，玉堂，你死了。

或许那不是梦。

在真实的世界里，玉堂，你是不是真的死了?

或者那些曾经的幸福才是梦，我正坐在冰冷的月光下，守在你孤清的坟茔边，喝醉了，就靠在冰冷墓碑上，如同和你靠在一起，然后，做梦。

幸福的梦。

醒来却只见到你的墓碑。

或者，悲伤的梦。

醒来就看到你的睡颜。

却又紧接着再次醒来。

噩梦。

幸福的梦。

纠结、缠绵、伤痛、绝望心灰如死。

我究竟要不要醒来?

玉堂?

究竟哪一个世界才是真实?

玉堂?

我宁愿盘桓梦中，美梦也好，噩梦也好，只要用梦境蒙住我的眼，别让我看到真实。

我，仅仅是想与你一起，玉堂。

“玉堂……玉堂……玉堂……玉堂……”

“猫儿? 猫儿? 你醒醒! 猫儿? ”

猛地睁开眼睛，眼前灯火摇曳，一时竟看不清东西。

展昭摸了，摸自己的脸，发现上面都是水迹，眼睛里也全都是水，还在不断地往外涌。梦中的绝望与悲伤紧紧地包裹在他的身体上，让他在那窒息般的痛感之中不断陷落，无处可逃。

“猫儿? 你没事吧? 梦到什么了? ”白玉堂手执烛台坐在床边，身上只披了一件单衣，担心地看着他。

展昭一扬手，打翻他手中的烛台，反手紧紧将他抱住，一翻身，将他压在身下。

“——我梦见你……死了……”

“啊？”白玉堂一呆，登时大怒，“好你个展昭！连梦里都不让我好过！”

老鼠咆哮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的悦耳，展昭如此庆幸，自己已从梦中醒来：“是啊，是啊……对不起……”

展昭脸上的泪汹涌不停，连他自己也无法控制，就如梦里的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让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

“一定是我有问题……可是为什么死的是你……为什么你把我的心挖出来带走，还能那么简单就死掉……

“为什么我找不到你，还要看到那张和你一模一样的脸，不断不断告诉自己那是你、那不是你、那是你、那不是你……

“只是一个梦我就要疯了，如果那是真的怎么办？如果这才是梦怎么办！如果我现在是在你的坟前，我只有一个人对着你的墓碑……”

清风。

冷月。

孤坟。

一次又一次的嘶喊，寻找那白色身影可能出现的地点。

却只是失望。

少年轻狂的白衣已化为灰烬，埋入深深黄土。不会对他笑，也不会再回答他的呼唤。

绝望！

绝望！

绝望！

若是这个世界上你已不在，那我胸腔之中漫漫如天地一般的空洞，又该用什么来填补？

小白不是白玉堂，白玉堂只有你一个。

你死了，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能成为白玉堂。

“猫儿……”白玉堂用少有的温柔抱紧他，说：“你看，我不是没有死吗？我一直都在这里……你摸摸看……”

他握住展昭的手，让他从自己的眉，到唇，到颈项，到胸口，再往下。

展昭的呼吸粗重起来。

“猫儿，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吧？现在我把它还给你，你要记好了。

“展昭，你记住，无论你是生，是死，是困守这小小的方寸之地，还是浪迹天涯，你都属于我，属于我白玉堂一人。除你之外，白玉堂不属于任何人，而除了白玉堂自己，也不准任何人分享你。

“若是你死了，白玉堂就用这身皮肉和魂魄与你陪葬；若是我死了，即使这身皮囊化作灰烬，白玉堂也依然不会消失，我会随风飘到你的身边，紧紧跟着你，死死看着你，让你逃都无处可逃……”

“玉堂……”

“我会努力活得比你更长更久，你也一样啊，不要让我像你一样没用，从梦里醒来哭……”

最后一个字消失在一个极尽缠绵的温柔亲吻中，暖暖地，驱逐了心底积郁的寒气。

对，就是如此。一次次的试探，一次次的结合，不只为了确定对方，而是在确定自己。

你爱我吗？

我爱你又有多少？

失去你我能承受吗？

没有你的世界，我会疯否？

我不要声名，不要权势，不要珠玉，不要美女。只求你回首的一刹那，眼神，能在我的身上稍稍停留一下。

只要这样而已。

“玉堂，我想要……”

“等一下，别这么急……嗯……”

“我等不了了……”

“喂……”

拥抱，亲吻，更进一步，并非仅仅因为欲望。

更重要的是要确认对方的存在，确认这温热躯体的真实，确认自己是真的已从梦中醒来。

只有你能让我摆脱恶梦。

只有你一个人。

所以请不要走得那么快、那么早。

请在我沉溺噩梦之时将我叫醒。

让我知道你在这里。

一生。

永世。

——番外篇完